



Lonely Heart

THE LONELY HEART OF A GIRL
WHO WANTS TO BE LOVED
AND WHO ISN'T
—A NOVEL BY JENNIFER E. SMITH—

Note: Lonely Heart

楔子

「柯四杰！」

「柯四杰！柯四杰！」

「算了，她跣嘛，不过是个『普级校花』，就跣成这样，怎么跟柯三良比？人家是冰山美人，不理我们这种小家子气的女生也是应该啦，走啦走啦。」

当她回过神，就看见有人指着她的鼻子酸言酸语，然后拍拍屁股，小团体走人也。

她扫过四周，教室里又只剩她孤零零的一个。

她好像被排挤了耶，才上高中，这样是不是太不利了？她花了三秒钟思考，随即自动放弃。

从小就这样；国孝国中，一开始总是会被排挤，而且是非常严重的那一种——男生不跟她说话，女生视她如无物；她是不会在意啦……

只是，有时候她觉得很冤枉。长相又不是天定的，柯家姊妹里就她的脸偏冰块一点，这也要怪她吗？

人人都拿她跟她三姊来比，三姊的人缘好，在风云武术学校里是最出色的学生，今年校庆已排定她独自表演单刀剑术给外宾看，这在校内是一种莫大的荣耀，甚至学生们会因此而敬重这位表演者。

她上头有三位姊姊，全是出色的武术学生，而她今年据说「很悲惨」地排定在一般基础武术团体表演里，当个微不足道的小螺丝钉。

老师们都在叹息，柯家校花的传统就断在她这一届了，因为排定在基础武术团体表演里的学生，大多不是没有天份就是中规中矩的武术，实在不适合独挑大梁。

她是无所谓啦，现在她比较烦恼的是——

想考厨师执照，继承家业。

但，到今天为止，她只懂得基本料理，要继承家里那间自助餐店，她还有得学呢。

前途多舛碍...

想着想着，她从抽屉里拿出新品饮料，边喝边神游四方。忽然间，她脑中弹出重要讯息，脱口叫道：

「下一节是童老师的课！」她差点忘了，不能迟到的。「糟了，我连体育服都忘记换了。」来不及到女子更衣室换运动衣

了。她东张西望，确认无人，迅速滑进桌椅间，快速地脱衣穿衣，一气呵成。

接着，她奔到窗口，再度看看四周，扮了个鬼脸，然后从二楼一跃而下，身姿敏捷俐落得令人惊艳，只是——

布鞋从脚上飞了出去。

虽然安全降落，但落地的是赤裸的脚丫子。

「哎啊，又忘记穿好了。」赶紧奔上前穿起鞋，绑好鞋带。

目标：武术教室。

跑——

从头到尾，对面三楼的俊秀男学生，略带吃惊地注视着这一幕。

第一章

十年后——

吱的一声，一辆重型机车停在超商附近。

时间是早上六点多，地点在成宁学校对街的巷子里。

「姊，等我这阵子忙完，妳就不用再配合我的时间了。」坐在后座的男学生迅速跳下车，同时脱去安全帽。

他的蓬发散乱，完全破坏了出门前精心刻意的梳理，连忙对着后照镜，用十指魔功征服不听话的野草。

发型有差，形象就有差，刹那间他从爆炸面人化身为冷静优雅的学生会会长。

「姊，妳听见我说的话没有？」他有点抱怨。

「有埃我是无所谓啦，载你到毕业都没问题。」

他立刻转身，正好看见她拿下安全帽，一头直发很潇洒地扬向肩后。

潇洒……有没有天理啊，这种潇洒应该留给柯家唯一的男丁吧，给一个二十六岁的女生，有个屁用！

「五帝，我帮你到超商买个早餐吧。」柯四杰噙笑问，从后座车箱拿出围巾，帮他围上脖子。

虽然只是十一月初，但恰好冷锋过境，冷得要命.....嗯，她还好，但每个人——包括她这个弟弟，都冷到晚上盖两条羊毛被。

「不用，学校有福利社，我托人买就好了。」他拿过书包，正要过马路的同时，想到一事，又回头低叫：

「姊，妳要记得早餐只准配豆浆，不要再被电视广告迷惑，懂不懂？」

「.....」当作没听见。

「柯四杰！」

「是。」她笑着，很随意地跟他敬了个礼。

他的神色又恼又红，赶快东张西望。早上六点多，顶多几只猫在散步，很少有学生出现，不会有人注意这里有个老是不知不觉就变得很帅气的女生.....真可恶！他随便摆摆手说再见，消失在校门口。

柯四杰取出车钥匙，走进超商。

当的一声，自动门应声而开。

接着是——

「欢.....欢迎光临.....」

冷汗一直流，一直流，一直流。

他怀疑，如果晕过去，是不是可以逃过一劫？

不要再有人来了不要再有人来了，快点结束这一切吧！内心向四方神明祈祷再祈祷。社会乱象很多，但从来没有想到，有一天会轮到自己啊！

监视器录下了这一切，他不要有任何动作.....应该可以保命吧？

当的一声，那扇透明的大门缓缓拉开。

他两眼半翻，差点就地晕了。

进来的是.....咦！是冰山美人！

这么惨啊！男店员在内心哀叹。这几天常见这美女来买早餐，虽然老是一身黑毛衣牛仔裤的中性打扮，但美女就是美女，完全不会被随便的装扮掩去她的冰山光芒。他是男生，当然会欣

赏她，而且早就想找机会哈拉几句，但没想到会是在这种情况下碍...

「欢、欢迎光临.....」他气若游丝地说，相信超商监视器会录下他的尽忠职守。

她好像对这一切视若无睹，走过在茶叶蛋前罚站的成宁男学生，直接到冷藏柜前挑选三明治。

「这个.....小姐.....小姐.....」他知道这类冰山美人多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但也用不着冷到连头都不抬吧？

她挑了一份三明治加豆浆，手指游移在最新饮料产品的上头，至少有十秒钟之久才忍痛放弃。

接着，她头还是没有抬，直接把早餐放上柜台，拿出钱包。

有没有人告诉妳，其实美人都很笨？男店员忖道，却不敢在这当口耍贱嘴；脖子再度被勒紧，警告他最好选择保命。他赶紧配合低声说：

「不好意思.....小姐，麻烦妳.....抬个头，不要害怕，稍微配合一下.....很快就过去了.....」

她很讶异地抬起那张漂亮偏冷的脸庞。

「大姐，」在茶叶蛋前罚站很久的不良学生，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：「妳搞什么！妳有没有看过电视抢劫的画面？这间超商

被抢劫了，妳还在数硬币吗？」

她还是一脸错愕，与其说是被吓住，不如说一时之间难以消化自己危险万分的处境。

冰山美人等于木头美人，再狠一点，可以说是等于笨蛋美人。今天他见识到了，男店员沮丧想道。

「把钱包里的钱全部拿出来！」戴着安全帽的男人站在收银柜后，勒着店员的脖子，粗声对她喊。

同时，枪口也对着她。

「……」她神色呆呆地看着那把枪，至少有五秒钟以上。

然后，然后……

超商的对面，是成宁学校。

这所学校位于北部，近山区，占地颇广。虽然学生素质只是中等，但师资绝对中上——以上为前任理事长任内的评鉴。

自从三年前新理事长走马上任后，就彻底降低学校的品质；好比他大开方便之门，教职员不经正式面试，他说了算，直接钻后门，薪资比照一般正式考选的教职员。

教职员间窃窃私语不断，当然，窃窃私语的对象也包括这位新任理事长。

因为，他年纪轻轻，没有什么相关经验，就凭着与创办人有点远亲关系就空降到成宁来。

除了大开后门外，他惹人非议的事件也不在少数；好比今年突然下了个决策，决定与南部的风云武术学校缔结为姐妹校，同时在下学期开一门基础武术课程。

武术？武术？现在都什么年头了，到黑市买把手枪都比较有用，学什么武术？！简直莫名其妙！

教职员间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，但谁也不敢反对。所谓的决策，明为会议结果，但事实上，根本是独裁。

不满的女职员只敢私下抱怨，而所谓的私下，始于女厕，再流传到各个办公室，最后「不小心」流进理事长的办公室；但他大爷老神在在，毫无反应。

换句话说，就是绝对办定了。

「该不会到头来，连武术老师都找个走后门的吧？」教务处的职员周美怡讥笑着。

午休时间，她领了陶家餐的饭盒，转开公用电视，本来想要回到座位上，但瞄到学生会会长走进教务处，她立即闪到角落去。

午休呢，谁还来办事！学生也真不识相。

柜台后，只剩一名年轻的女职员，她连忙起身，紧张说道：

「柯同学，你不用专程过来。」

柯五帝看了眼她的职员证，露出客气的笑容。

「连老师，我下堂课在隔壁大楼，就顺路过来。这是校庆的细目，妳看有没有问题。」

连成兰接过资料，打开电脑比对。

柯五帝闲着没事，注意到她的便当上印着陶家餐。

当了学生会会长，等于提早跨入社会，他这才明白一些规矩。陶家餐不见得好吃，但由于有门路，所以成为成宁教职员长期订便当的对象。

不像他家……明明都是有厨师执照的人，作的菜虽不是顶尖，但也不至于差到哪里去，可惜一点门路都没有。

「柯同学，你签个名就好。」连成兰递出签字笔。

他应了一声，随手签名，忽然间听见其他职员低呼：

「这不是我们学校对面的超商吗？！」

超商？他直觉抬头，看见29吋的电视萤幕上写着「光天化日抢劫，店员险成枪下亡魂」——

他倏地怔祝

「这是早上六点多发生的事啊，还好我九点才来。我每天都上那家超商买早餐呢。」女职员惊魂未定地说。

柯五帝闻言，眼前顿时发黑。早上六点多？那不就是他那个笨蛋姊姊进超商的时间吗？

他忙摸上手机，却发现手机关上了。对啊，他上课一向关手机的，四姊当然无法联络他。

紧张地打开电源，他按下电话号码，双手直发着抖，好几次都按错。

四姊的手机没有回应，他索性抛开平日刻意营造的形象，凶狠地挤进职员群里，钉着电视萤幕里的画面。

新闻里播放的是超商监视器录下的画面，灰白的色调让人看不清长相，但是，单凭那端正潇洒的身姿，也知道是他那个笨蛋姊姊碍...

他看见她拿着三明治到柜台前结帐，还没有发现出了什么事。

「天啊！她是笨蛋吗？」周美怡也忍不住走到前头看个究竟。

柯五帝狠狠瞪她一眼。他老姊不是笨蛋，只是很容易发呆.....虽然跟笨蛋没什么两样，但他就是无法容许别人来耻笑她。

萤幕里，她掏出钱放到桌上后，退到茶叶蛋旁，跟看起来是不良少年的学生并站，且双手微举，表示没有反抗之意。

「对对，就是这样.....」柯五帝吞了吞口水，紧贴着萤幕。拜托.....拜托.....别吓他，别吓他，老姊，妳是个冰山美人，就继续当个冰山美人好了.....

抢匪挟持着店员走出收银台，原本事情就要结束，忽然间，抢匪停在柯四杰面前，不知道说了什么，枪口直对她晃着。

「他、他在干嘛？她没惹你啊！快走啊你！」柯五帝喊道。

「啊，他是要她的项链！」有职员惊呼。

项链？对，他记得四姊老戴着一条项链，说值钱也还好，拿给抢匪没关系.....

女人停顿半天，像在思考。

「拜托，妳不是傻瓜，懂轻重的好不好！」柯五帝有点抓狂了。

画面中的女人慢吞吞取下项链，默不作声地交给他，然后，抢匪开始往后退——

「等等！等等！妳那是什么眼神！喂！别往前！」妳不是一向很无所谓吗？柯五帝失控地扑上电视萤幕。「妳不要这样看他！就算他开枪也不干妳的事！让他开啊让他开啊！」

「柯五帝？」教务处的职员没被电视画面吓到，反倒被这个向来很优秀的学生会会长吓住了。

连成兰讶异地惊叫：「这个抢匪、会、会开枪吧？！」

「成兰，妳怎么会知道？」周美怡回头问道，再看向萤幕时，也愣住了。

灰白的画面里，忠实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一切——

抢匪夺过项链后，拖着店员往后退去，同时，又有人走进来。

抢匪并没有停下脚步，反而用力推开那名甫进超商的顾客，接着，他推开店员，枪口对准店员的大腿。

就在那时，电视画面转为慢动作，清楚看见穿黑色毛衣的女人丢出手机，上前，打人，结束。

再慢动作一次——

手机奇准无比地打歪枪口，她敏捷奔前，手腕似乎抖了一下，抢匪就被当场制伏。

「天！她的动作好快，刚才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……」连慢动作分解都看不清楚，只知道那个女人好像动了几招。

「……」柯五帝气质全失，傻眼了。

「柯五帝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」教务处的格妈妈关心地问。

「我……没事……我很好，我安然无恙，我全身而退，我万无一失……」他喃喃着。刚才云霄飞车故障了，他的心脏下不来，所以他稍微紧张了点，不碍事的。

「你满头是汗埃」

他立刻抹了抹汗，深吸了口气，然后抬脸展开笑靥——

「我没事，只是被刚才的社会事件吓呆了而已。」刻意不再瞄向电视萤幕。

他走回柜台，拿起签字笔来，手臂还有点虚软，签不下名，瞥见连成兰走回来，他随口问：

「连老师，妳怎么看穿他会开枪的？」

「因、因为他的眼神很像要开枪碍...」

连老师看得出来，他那个老姊当然也看出来了；他就看不出来，他只是单纯的觉得，店内的人太多，抢匪可能会开枪转移注意力，才能成功的逃脱。

「连老师，如果是妳，妳会出手吗？」

连成兰连忙摇头。「不、不会，那、那太可怕了。」

是啊，在这年头谁会出手？就他姊那个笨蛋笨蛋笨蛋！

哼，差点害他吓破胆，等他回家后他要搬出家规，狠狠地修理她一顿！

刚才，他真的吓坏了。

手臂还在持续发抖。拜托，他是有个厨师姊姊，不是有个行侠仗义的武术姊姊，好吗？

敬宁大楼全栋都是教职员室，三楼长廊的尽头是理事长办公室。

理事长本身贪静，所以三楼就这么一间理事长室里有人，平常上楼的教职员很少，更别说是学生了。

理事长室内——

A4的纸上写满密密麻麻的人名，哔的一声，从传真口里徐缓地推了出来。

坐在皮椅上的男人并非一身的西装，而是一身同色的毛衣长裤；他的肤色偏点不自然的苍白，五官深邃，细看之下，是带点贵气的俊美长相。

本来他是在假寐，在听见传真机启动后，微掀眼皮。

他隐忍着呵欠，戴上金边眼镜，慵懒起身，拿过遥控器随机选了一台新闻，便走到传真机前撕下A4纸。

他一目十行，名单上的人选都是上上之选，却没有他心中意想的人才。

明显的算计在他的脸庞上浮现，接着，他直接拨了一通长途电话。

「我是风云校友，请找校长来接。」顿了顿，听见对方的答复，他声音降温，直截了当道：

「我姓连，去问校长，他现在待的那栋连德大楼是谁捐的款……校长，您动作真快，我是遥久。没错，我收到您的传真了，不过我希望您能提供更多的人才供我选择。」

仔细听对方的解释后，他嘴角轻掀，似笑非笑。

「校长，我记得当年好像有个姓柯的……」

「柯？原来你说的是柯三良埃」校长得罪不起这个背景雄厚的姓氏，连忙解释：「你在国外多年，大概不知道她毕业后北上，现在是很有名的演员呢。呵呵，我记得当年你还跟她同班，怎么你没跟她有联络啊？」

「不，我说的是——」

「难道你问的是柯三良的姊姊们？她们毕业太久了，现在都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要她们当成宁的武术老师，恐怕太——」

「我问的是柯四杰。」他毫不留情地打断校长的自说自话。

「……」

「校长，您还记得她吧？几个月前您还借我那卷招生用的录影带，里头的表演者不就是她吗？」

「咳，连理事长，柯四杰是毕业于本校，但久未联络，连我也不清楚她的去向。如果你要的是她的下落，恕我不能奉告，不，是无法奉告。」

他对校长的反应似乎一点也不吃惊，点头道：

「既然校长说不出她的去向，表示风云并没有打算聘请她，那我就安心了。我想以连家的势力，要找到她并不是难事。校长，改天我再亲自登门拜访。」

「等等、等等！连遥久，柯四杰在本校的武术成绩并不出色，你找她当老师会误人子弟的！」校长紧张起来。

「校长，我只是找她叙旧而已。」

「叙旧？叙什么旧？你离开学校的时候她才高一，你们能有什么交集？连遥久，你要叙旧就来找我这个老头子好了，我欢迎你来跟我叙。咦！叫我做什么？电视新闻？」校长顺着旁边职员的手势，莫名其妙地看向电视新闻。

连遥久也直觉睇向电视新闻。

电视新闻正在播报抢案。他回国近三年，早就知道台湾治安败坏的程度，有什么好值得大惊小怪……顿时眯眼！钉着那既陌生又眼熟的身影。

电视画面慢动作分解她的擒拿，由于她的速度快捷，还是无法确实捕捉她的每一细微招数，但那股子的帅气，却被明显的拍了出来。

他印象里，只有一个女生拥有这样的味道。

「柯四杰？」校长看到同一台。天，英气犹在啊！

「柯四杰。」连遥久低声念道。

「等等！连遥久，你不要跟我们抢人，风云借你武术录影带，并不是要你来抢人.....不不！我是说，她一点也不适合当老师，真的！现在她是厨师。我警告你，别仗着你家财大势大打坏默契.....」校长暴跳如雷。

「校长，不瞒您说，我早就知道她是厨师。」

「什么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喂！连遥久？连遥久？」

电话的彼端，根本没人回应。

第二章

十年前，风云武术专校——

温热的清水冲刷着少女的身躯，洗净因上武术课程而流的满身大汗。通常这个时候女子更衣室里就像菜市场，彼此吆喝来吆喝去，互相谈天说笑，完全不必顾及形象。

只要没人跟她说话，她就很容易启动发呆模式，等到她再回过神来，更衣室里已经静悄悄的了。

「糟，动作太慢。」她赶快取过毛巾擦干，换上风云的女生制服，然后打开门。

果然已经空无一人，连书包衣物都收得一干二净。

她低头寻找布鞋。她明明记得布鞋放在柜子上的。

难道……这就是所谓团体中的排挤吗？她心一跳，有点紧张了。

前几天她才看了一本校园漫画，无助的小女生被女同学排挤，皮鞋被划花塞狗便便，放图钉涂胶水，凡是出乎她想象的都虐待下去。这个……要虐待是无所谓啦，不过一双布鞋也要几百元，很贵的耶。

「在这！」连忙从墙壁和柜子间的缝隙中抽出她的布鞋。

完整无缺。

「.....」漫画错了。原来被排挤的最高技巧是视若无睹，她的鞋子是自己滑下去的。

她抓了抓略湿的头发，没穿上白袜的小脚直接拿布鞋当拖鞋来穿，反正第四堂课是自习，自由活动。

女子更衣室离图书馆后的投币饮料机满近的，她想道，同时抓起书包，打算去买罐饮料，然后闪到附近的草坪看杂志。

十月的天气偏凉，但偶尔还是有像今天的暖阳。风云位居山上，占地广大，全校师生只有七百人，照说，如果刻意要找清静之处，是很容易找到的，就像是图书馆后的那片草坪.....

她停下脚步，盯着廊上尽头。

尽头是她热爱的投币饮料机，饮料机前是学长们.....嗯，是在勒索吧？她第一次遇见这种事。东张西望，只有她一个人。

「那个.....」等她回神，发现自己已经走过去，并且迟疑地开口了。

俗称不良少年，再难听点是老师嘴里的杂碎们，因为她的接近而转身注意到这个小小校花的存在。

「这不是学妹吗？」女生制服上有编号，很容易认出年级的。

「学长好。」

其中一名染发的学长认出她来，讶异地碰碰身边的同伴，说道：

「是顶级校花的妹妹耶。」

「哟！原来是柯三良的妹妹，叫什么去了？」

「谁知道。」染发学长走过来，打量她姣好的相貌。「学妹，妳叫什么？」

「四杰，柯四杰。」尊师重道是武术的根本，即使学长是杂碎，她也要保持礼貌。

「不管妳叫什么，反正妳跟我们一样都有个代名词，我们呢就叫杂碎，妳呢，就是顶级校花的妹妹……听说妳刚被调课，是不？」

「学长真是八卦……不，我是说，学长消息真灵通。」她很客气地说。

「什么调课？」另一名高年级问道，看见被勒索的学弟要遁走，立即勒紧他的衣领。

「你不知道吗？你以为她『普级校花』的名号哪里来的？她本来在尤痴武门下的，后来经过协调转到童晃云门下。」这是难得一见的例子。

风云武术老师有七名，依着学生的特性安排所属老师，不曾有中途替换的案例发生。尤其由据说很有天分的疯老师门下转到稳扎稳打的童老师门下，柯四杰的天分不言而喻。

再简单一点的说，很有天分的教法，是不适用于柯四杰的。

「你这样一说，我倒有印象了。今年校庆由柯三良独挑大梁呢。」顶级校花的表演谁也不想错过。

「学长，你们很认真地在搜集校园消息，很关心学校呢。」她突然开口。

染发学长像被粗针戳了一下，恼羞成怒骂道：

「柯四杰！妳看见我们在干什么了吗？」

「唔.....看见了。学长，这个行为不大好。老师说，学武并不是方便暴力，除了强壮身体外，同样也是要让我们的活得很正确，这样才能往正确的道路走。」是这样说，没有错吧？

「住口！不准去打小报告，把钱包拿出来！」

她沉默了一会儿，撩了一下略湿的头发，然后摊开手掌心。

掌心，只有五十元。

随即，她拢缩掌心，下定决心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。

「学长，如果我让你们勒索，把我的午餐费交给你们，那我等于是成全你们的勒索，我不就等于是帮凶了，我不能帮你们完成你们的道……」

「神经病！妳在胡说什么！」柯三良的妹妹看似冷若冰山，但说起话来好像少了根神经，很难沟通，可恶！

「算妳倒楣，撞见我们，把钱包拿过来！」伸手欲拿，发现她俐落闪过，不由得吃惊想起：对啊，就算她再差，毕竟还是有点底子的。

如果让人知道，他连这个没有什么天分的普级校花都打不过，那不是很丢脸吗？

思及此，染发的学长再度挥拳相向，而她再一次以敏捷的身手闪避。

该不会「听说」都是骗人的吧？他卯足全身的力气，再迎面打去，她立刻接下他的一阵乱打。

「她的招数不赖嘛，真像童晃云稳扎稳打的样子……」观看的高年级生惊奇低语，不由得松开被勒索的学弟，专心看着他俩对打。

跟柯四杰对打的染发学长更下狠劲，左勾拳一挥——

拳头用力击上她的左脸颊，咚的一声，娇小的身躯猛然撞上墙壁。

学长们吓了一跳，看见她无力地滑坐在地上，短裙被掀起大半。

「……」谁也没料到这个学妹看起来有点料，却这么的不经打。两名俗称杂碎的学长互看一眼，目光锁住她垂下的头，同时退了几步，然后转身就跑。

宁静无人的长廊上，没有任何声响，直到——

「下次……一定要绑好鞋带。」语音低微地抱怨，赤脚在地上摸索，套进刚才滑落的布鞋，指腹探进嘴巴里的牙齿，确定每一颗小贝齿还安全无恙。「不大痛……原来我也满耐打的。」她爬起来，拍拍脸，决定自己不告诉刚才那位学长——他的拳头还要再练几年。

她伸展四肢，打了几拳，再一次确认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后，走到饮料机前，用她以生命保护的五十元硬币，慎重地投下她早就研究好的新品饮料。

然后背好书包，抱着满怀饮料，走上阳光普照的草坪。

一罐饮料从怀里滚落，她眼明手快，这一次鞋带有绑，迅速踢回饮料，却没想到一时失误，变成排球飞出去了。

她连忙追上去。捡起草地上的饮料罐时，瞥到一抹高瘦的身躯摊坐在树下，树影掩去他苍白的脸孔，让她无法在第一时间认出是谁；但能把风云黑色的校服穿得这么贵气的，也只有一个人了。

「连学长？」

「嗨，学妹。」那声音带点低哑，也有点气弱。

果然是连遥久。

她迟疑了会儿，走到树旁，清楚地看见他要笑不笑的神色。

他跟她三姊是同班同学，但，是这学期才转来的。开学的那几天人人闲聊的话题都是他；特别的不是他的人，而是他挟带而来的雄厚财力。

据说，连家捐了巨额款项，数目大到足够让他随心所欲——迟到早退、出席日不足，大考可不应试，也不必编进基础武术课程，私家轿车可随意出入校园，明年照样可以给他毕业。

这样的「恩宠」，简直是风云创校以来的首度特例。

三姊曾提到，开学到今天，他出席还不满十天呢。

她盯着他有点透明的肤色，道：

「连学长，需要我到校门口叫你的司机吗？」

他慵懒的眼神微诧地投向她，优美的唇角轻勾——

「我很好，没事。倒是学妹妳……妳不疼吗？」

柯四杰坐在他的身边，明白他目睹了方才发生的一切。

「还好。我想，我挺耐打的。」她不是会主动跟人闲聊的人，但她必须坐在这里。

「妳不用向老师们报告吗？」

她想了一下，回答：

「我想，学长挥出那一拳时，并没有想到会打中我，不算恶意吧。」打开书包，拿出杂志，暗自挣扎后，不舍地递给他一罐饮料。「学长，要不要尝鲜？这是最近很流行的饮料喔。」

他接过饮料，修长的手指轻碰拉环，然后瞪着拉环，神色复杂。

她连眼皮也没有眨，很快上前，啪的一声，帮他打开。

「谢了……学妹，妳的裙子。」

她低头一看，春色微泄，连忙遮好，端正坐回原地，翻开杂志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耳畔一直响起「学妹」的呼叫。她回神，这才想起身边有一个她必须注意的学长。

不行，要集中精神。她打开一罐饮料，喝了一大口。

「学妹，好喝吗？」

「好喝！」她举起饮料罐，说道：「喝了它，活力十足——电视广告说的。」现在她活力源源不绝，保证精神十足。「学长，你那罐如何？」

「甜。」非常甜。他的口舌间已经被噁心的甜腻感给攻占了。

「你那罐，应该是天天喝它都开心。」她开心地说。

「……」应该是天天喝它都发胖吧。

这个学妹有点怪，跟柯三良完全不同。他注意到摊在她大腿上的杂志——如何作好菜。「学妹，妳学作菜啊？」他打发时间随口问。

「是啊，几年前我家是卖自助餐的，等我毕业后我要继承家业。」

她还真是有问必答。就算是他只待在这间学校没几天，也常听见一些八卦——关于柯家姊妹的。

「我以为妳将来要当武术老师。」他随便恭维着。

「老师？不不，学长，我从小成绩就不是很好……我想，我比较适合当厨师，我三姊才是适合当武术老师的那个，她非常有天分。」

「可是，刚才妳揍人挺帅的。」这句话倒是真的，他从不知道一个小女生的身手能这么潇洒。

「学长，你是说我被揍的时候吧？」她毫不在意，同时拚命喝着饮料。集中精神，集中精神。

暖风拂过他脸颊，顿觉冷意。他有些累了，半合上眸，说道：

「要做，理当做最好的。学妹，妳想当厨师，还不如当个饭店厨师，好过小小的自助餐。」

「我只是想继承家业，饭店不在我目标里。」

「妳家没人要继承吗？」

「其他人都各有志向，我想我来继承也没差。」她不甚在意地说。

「妳未来的人生，就是做一辈子的厨师？」

「是啊，当厨师就是我的志愿。」

这样毫不考虑的回答，在他听来格外刺耳。

她才高一，就已立定志愿，未来的一辈子碍...她还有一辈子可以专注在她的志愿上.....真是令人又羡慕又妒。

那天，一抹身影从二楼一跃而下，是那么的俊秀潇洒又活力十足，几年后她的潇洒未必会变，但他可能不再有机会看见了。

因为，他只能活在现在。

他没有再问了。

他不问，柯四杰也不会主动跟他聊天，专心回到「如何作好菜」上，然后.....

等轻风也拂过她被打肿的脸颊时，她回神，慢半拍地想起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学长。

她一转头，吓了一跳！

「学长，连学长！」她赶快爬过去，一碰到他摊倒在草坪上的身躯，大吃一惊。

他的脸好凉，刚才就是觉得这个学长不大对劲，她才守在这里的。

「学长，你不舒服要说啊，闷在心里，莫名其妙死掉怎么办？」她曾听三姊说过，这个学长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。

她东张西望，四周还是没人，手肘碰到他口袋里的凸起物。

是手机！

她急忙拿出来，是最新型的手机，昨天她在电视上看见男模广告过，她应该会用吧？

「学长，你等等啊，先别停止呼吸……」一打开，立刻连到通话次数最多的号码。「喂，你是连遥久的谁……司机大叔，连学长倒地不起了……这样吗？可以移动？好，你快来，我在、我在……图书馆，对！图书馆正门口！」语毕，她深吸口气，竟然一力撑起至少高她十几公分的学长。

「学长，你忍着点。」她背着他绕出草坪，举步维艰，满头大汗，奠定她日后扛数十包米袋的神奇力量。

连遥久的意识飘飘缈缈的，隐约只感觉到自己被人移动，他无力地掀了掀眼皮，闪入眼帘的是又黑又亮的细发。

这样的细发，他是有记忆的……是柯三良的妹妹在背他？

这个学妹叫什么去了？他只记得她姓柯而已……

「学长，你呼吸慢点，不要一下子就把剩下的最后一口气全吐出来。」她再度吸口气，然后大喊：「校医！谁快去叫校医来！有人昏迷不醒了！」

他听不清她在叫些什么，只知道这个学妹正锲而不舍地发出求救的讯号。

他想起来了。

这个从二楼一跃而下，并且承受一个拳头而面不改色的学妹，叫……柯四杰。

如果他告诉她，其实刚才她踢饮料罐时，她白色可笑的内裤全被他看光，不知道她还会不会背着他求救？

在这种时候，他想到的竟是这种事，连他自己都觉得好笑。

强迫自己稍微集中精神，硬逼自己嘴角扬笑。如果这次没有办法睁开眼睛，也要维持毫不在意的遗容。

简单地说，就是死也要装酷。

「学长，你撑着点！这样好了，你撑着口气，以后柯家食馆开张，你一律免费，好不好？」

遁入黑暗前最后的意识是——

柯四杰……柯四杰……柯四杰。

随着时代的前进，饮食业竞争更加激烈。

现今饮食讲究养生、新鲜、日式风格等等，一般自助餐虽然提供快速方便的餐点，但在强敌环伺下，终究居于劣势。换句话说，要谋生存，就得各凭本事了。

一年多前柯家食馆新雇一名厨师，除自助餐外，可依当天食材，随客加点其他种类，如皮蛋粥、烩饭等等：甚至，半年前新增了现场炒菜的铁板食器，随时提供热炒便当。

此外，柯家最小的弟弟柯五帝，学会电脑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为柯家食馆设计专属网页，提供网路下单、专门送到府的贴心服务。

就像今天——

重型机车通过成宁警卫室，一路骑到某栋大楼前。

时间是早上十一点半，正是一般教职员准备用餐的最佳时间。

同时，一辆小绵羊慢吞吞地停在她身边。

柯四杰下车之后，脱下安全帽，发现小绵羊的主人正在打量她。

「嗨，妳也是来送便当的吗？」小绵羊的主人是二十出头的美眉，很热情地递上名片，主动笑道：「我是陶秀秀，是陶家餐的人，跟妳一样，都是来送便当的。」

「唔……我忘记带名片了。我叫柯四杰，是柯家食馆的人。」柯四杰接过名片，名片上的图案很「卡娃伊」。

陶家餐，她记得。

今早当她从网上列印订购单时，发现竟有十笔生意是来自成宁学校，让柯家食馆惊喜万分。

团购对柯家食馆来说向来少见，更别谈长期订购了。

当时五帝还在分析整个局势——

「我查过了，姊，陶家餐是现在教职员长期订购的一家自助餐，几乎可以算是学校便当了。敌方有团体折扣、多种优惠方

案，最重要的是教职员里有陶家餐的亲戚可以拉线，所以成宁职员都吃这家自助餐。现在跟我们订购算是偶尔换口味，这是一个机会，妳记得，不要再闪神，而且不准随便乱、乱——」

「乱七八糟？乱中有序？我好像比较适合后者耶。」她笑道。

柯五帝刚整理好的头发刹那间爆炸了！他甩动一头爆炸面，咬牙切齿——

「柯四杰，我现在很认真的警告妳，这不是在成语接龙，我要妳，不准随便乱出锋头、乱丢帅劲给别人，懂不懂？还有，妳的冷幽默会吓到顾客的！」

「……」面对化身为爆炸面人的小弟，她还是不要随便乱接话的好，只能领着圣旨来送便当。

「柯姐，妳是第一次来吧？是要去哪栋大楼？」陶秀秀很和善地问，拉回柯四杰的神志。

「我记得是敬宁大楼。」她据实以告。五帝还事先画了地图给她。

「敬宁大楼？那就是教务处订的便当嘛。」陶秀秀默记在心，继续热情笑道：「就在这栋大楼后面的那栋，妳上了二楼就是。」

「谢了。」柯四杰微笑。

「不客气。我们都是做生意的，相互帮忙是应该的，说不定以后还要靠柯姐提拔呢。」

拔什么？拔萝卜吗？如果这样回答，她回家后真的会被爆炸面人痛扁一顿。

她点头，再度中规中矩的道谢，跟「敌方」和平分手后，提起十盒便当往敬宁大楼走去。

「便当来了埃」正进教务处的周美怡与她擦身而过，对着办公室里的职员喊道：「理事长请的便当送来了。对了，小姐，麻烦妳拿进去放在柜台上，跟连小姐收钱。」

「没问题。」柯四杰一进教务处，柜台后的女职员立刻起身，诧异地看着她。

「成兰，签收埃」周美怡提醒。

「啊，喔，好。」连成兰连忙接过单子，不住地瞄着一身轻便的柯四杰。「柯、柯……便当单子没有错。」

「便当跟陶家餐的差不多嘛。」周美怡打开一盒便当，热腾腾的切片排骨，再加上三样现炒的当季青菜，不算特别，饭上淋着深色的酱料，唯一小小的特别是红萝卜切片成幸运草的模样。

柯四杰不怎么在意地微笑。

「饭上的卤汁是我家大厨特调的，我个人满喜欢的。」再清楚点说，她家大厨的厨艺比她还要好。

「请跟我来，我带妳上三楼理事长室请款。」连成兰低声说，领着她往三楼而去。

「连小姐，贵校订柯家食馆的便当，是理事长的决定吗？」柯四杰谨遵小弟吩咐，详细探口风，好为将来有可能的团购算计一下。

「是、是埃」三楼的长廊没人，连成兰欲言又止。

「那是有人介绍柯家食馆的网址吗？」不是她自捧，五帝的拍照技术不错，尤其文字叙述更是一流，连她看了都以为五帝介绍的是一间高级餐馆。

「那个……」连成兰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只好转移话题，小声说：「柯学姐，我、我是风云的校友。」

柯四杰愣了一下，对这名胆小的女职员完全没有印象，但她还是十分客气地笑。「学妹，真难得会遇上风云的学生。现在学校还好吗？」

「还、还好。前几个月我有打电话跟童老师问安。学姐，妳没有收到学校通知吗？」

「收过。」常收呢。

「妳不想回校当老师吗？」柯学姐的高中三年历经尤、童老师的指导，很少有学生能有此殊荣的，虽然在当时并不是一项很好的传闻。

「学妹，我现在有份正当的职业，呃……下次妳可以跟我订便当。」想要攀门路真不容易说出口，唉。

「理事长他不大喜欢吵，三楼的办公室里，只有理事长室里有人。」连成兰低声解释长廊没人的原因。

柯四杰应声表示明白，正烦恼该如何拉关系，忽然间，一名男学生从刚经过的厕所跑出来。

他一把勒住吓得魂飞魄散的连成兰，粗声低喊：

「连老师，我最近缺钱，借点钱用啦！」

「我、我……」

柯四杰愣住，慢半拍地转向那名学生。

那学生只知道连成兰身边有个女人，但一抬头赫然发现——

「是妳！」惊声尖叫。

柯四杰顺着他意点头，很认真地说道：

「是我。同学，你这样做，不是很好吧？」尤其看见连成兰真的要拿出钱包，她内心更感惊异。

「妳妳妳……」他脸色遽变，结结巴巴，尤其见到柯四杰向他走来一步，他立刻松手，慌张地后退。

「我是不是见过你？你真的很眼熟呢，同学。你绝对不会使用欧蕾，所以我想你不会是我高中老师，那我在哪里看过你？」

「啊啊！没有没有！妳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我——」转身就跑，跑得踉踉跄跄，中途还撞上饮水机。

柯四杰很专注地「目送」他，冰山似的容颜突然抹上了悟。

「我想起来了，是昨天在超商茶叶蛋前罚站的学生埃」别人抢他，他抢别人，这样是不是过分了点？

她看向满面通红、紧张兮兮的连成兰，放低声音：

「学妹，妳没事吧？」

「我没事。」连成兰不敢抬头，敲了敲理事长室的大门。「理事长，柯家食馆的人来了。」

然后，她推开门，请柯四杰自行进去。

门内，最先吸引她的，并不是皮椅上正在讲电话的男人，而是轻柔如溪泉的国乐声，流泻在宁静的室内。

有点突兀，有点怀念，也有点耳熟。

柯四杰循声看去，电视萤幕播放着十年前风云校庆里的一段，穿着男生运动服独演单刀剑术的自己……

她记得五帝提过，成宁跟风云结为姐妹校，下学期即将开一门武术课程，所以特地情商风云武术学校借来招生录彩带定时播放给学生看，里头有她十六岁时的校庆表演。十六岁的她，还带点娇嫩的稚气，加上成功的化妆术，如果有人跟现在的她错身而过，不正眼面对，是不大容易认出她是录影带里的表演者的。

这么一想，她也就不怎么介意了，直接看向办公桌后的男人。

这男人，约莫三十上下，金边眼镜掩去他部分的容貌，但看得出他肤色略白，黑发微卷，五官颇有混血的深邃，还有一股浑然天成的高尚贵气……

那男人抬眸看见她，绽出微笑，同时对电话那端的老头温和地说道：

「校长，这年头没有公平竞争这种事的，我有客……对，正是你骂的那样，不管你再打几次电话，我还是习惯走后门。我的客人很重要，你可以猜猜看是谁。啊，这么快就猜中了吗？我要挂电话了。」

爆炸的火花从南部风云校长室内的电话线，一路灼烧过来，连遥久充耳不闻，说了声再见后，迅速挂掉电话。

他保持微笑，注视着她没什么表情的冰颜。

等待着。

过了一分钟后，他深吸口气，主动出击——

「学妹，不认得我了吗？」低沉的声音虽轻，但微显不悦。

「……学长？」她试探叫道。

成宁卧虎藏龙，一天之内遇见二名风云校友，真不容易。只是这位学长让她感觉眼熟，眼熟到——

「哪位学长？」见她还在迟疑，他面无表情地拿下眼镜。

「啊！」错愕脱口，她掩嘴，冰颜迅速融解，露出十年来最惊骇的表情。「连学长！」

第三章

十九岁的他，并不讨厌柯四杰，只是——

「柯四杰！」

划破静谧走廊的尖叫，在看见柯四杰后，换成得到救赎的惊喜泣声。

「学姐，我三姊不在教室里耶。」柯四杰回答。

从走廊往东边看去，尽头是锣鼓喧天的热闹校庆，透过扩音器，能听见上一段节目即将尾声。

风云这一届的校庆，到目前为止办得十分圆满，师生共乐，外宾也尽兴。

再过四十分钟，就是一天之中最重要的节目，可是——

奔上三楼的学姐不由分说，拉着柯四杰奔下阶梯，几乎是不浪费任何一秒的滑进二年级的教室。

「找到柯四杰了！」也喘得像小狗了。

找她？柯四杰一头雾水。「学姐，不是找我三姊吗？」

一个钟头前，她还是团体表演里的小螺丝钉，被学生会严重警告身为柯家人的她，必须找出失踪的柯三良，什么时候失踪者换成是她了？

「对！」学生会副会长走到她面前，深吸口气，严厉的指责：「柯四杰，我们是在找妳。妳知道柯三良的表演对本校有多么重要吗？」

「.....好像知道。」一转身，就看见有个很不要命的学长懒洋洋地倚在墙边，立即，她的注意力被分散了。「连学长，你还好吧？」

连遥久扬起漂亮的眉，嘴角微掀。「还可以。」

「副会长，我没有办法在二十分钟内帮她上完妆的。我要抗议！我研究柯三良的脸型很久，才自创出最完美的画法，保证上台表演时会轰动全场，让李氏化妆术流传千古，可是现在.....」化妆组的首席化妆师哀凄地哭诉。

「妳住嘴！」副会长龇牙咧嘴，转向柯四杰时，讨好地笑。「学妹，妳应该知道，每年校庆的重头戏，就是三十八分钟后的单人表演。前年是妳大姊，去年是妳二姊，今年理所当然由妳三姊。而彩排时，她的确非常的出色，柯家姊妹一向是我们学校的荣耀.....」

「荣耀远去了。」首席化妆师低语。「这次完蛋了，我们会搞垮这一切。以后校庆将由校方接手，学生再也不信赖学生会，而我的名字将会与这一届惨不忍睹的校庆并列，成为千秋万世的笑柄。」

青筋全数爆开，副会长几乎想掐住她的脖子。大家都已经快发疯了，实在无法容许有人继续在那里唱衰。她索性压住柯四杰，让这个可怜的代罪小羔羊坐在椅上，虽然有点惊讶小羔羊的顺从，但.....不管了，豁出去了。

「化妆组，开始化妆！」

化妆组立刻扑上来。

「.....学姐，我只是观众，用不着化妆吧？」柯四杰浑身发毛，发现两名学姐有意无意制住她的双臂，首席化妆师苦着脸打量她的皮肤状况，而她的头发开始被夹起来了。

「柯四杰，妳听过父债子偿吧？相同的，柯三良的失踪，妳必须负起责任来。」

听到这里，柯四杰已经明白她们在打什么主意了。她不是很怕啦，只是——

「学姐，我只是下午团演的一员而已。妳要不要亲自上场？」这样可能比较有看头。

「我？我？」副会长闻言，拔尖地说：「妳看过柯三良的彩排吗？我就算看过了，没有练习，上得了场吗？妳以为谁都能上场吗？只剩三十分钟，妳认为谁敢上场？！」搞砸一切，谁要承担？

「.....我只看过一次。」柯四杰很坦白。她的脸被摸来摸去，一下涂这一下又刷着她的颊面，化妆师突然发愣地打量她的

脸型。

「学姐，」助纣为虐的高年级低声跟副会长说：「可是……尤老师不是曾说过，柯四杰的天分远不及柯三良吗？」

副会长紧抿着嘴，注视化妆组为柯四杰上妆。

「尤老师的确是这么说过。」当时她也在场，尤老师的完整句子是——

「柯三良的确出色，她是我看过最优秀的天才。至于柯四杰嘛，打个比方，如果我从背后偷袭她，她绝对打不赢我，但假设我事先通知她，她就能回应并准备到最好。」

老实说，这是一个很烂的比喻，真的很烂，当时大家发了一阵呆，完全无法理解这名顽童老师的说法。

「学姐、学姐，吉普车开到楼下了，现在赶过去，尤老师跟童老师都在！」学生冲进教室报告。

化妆组哀号。「再等一下再等一下！」

「尤老师他们知道柯三良不见了吗？」

「他们知道了，他们在那里等，如果时间足够，尤老师会亲自指导柯四杰一遍。对了，她说，务必告诉柯四杰，今天她的目标就是成功的完成这场独演，快趁剩下的时间做心理准备。」

这是什么意思？算了，反正一向只有童老师才能跟尤老师沟通。「单刀跟长剑呢？」

「去拿了，待会一并送到尤、童二位老师那里，柯四杰过去后就可以挑选适合她的刀剑了。」

好，能做的都做了。「对了，运动服呢？」彻底无视小羔羊的意愿。

「学姐……团体武术表演的运动服是订作的，下午才会发……」被化妆组遮住的柯四杰幽幽地说。

「是这样吗？那妳们的运动服呢？谁借一下吧？」语毕，看见自家同伴们个个拉紧运动服。对啊，今天是校庆，除了柯四杰她们这一批小咖穿制服上山外，其他人都早已换上运动服了。

「如果不介意，我有一套全新的，在柜子里。」角落的学长开口了。

「可是，柯四杰是女生……」

「我想，男女运动服都很适合她……」首席化妆师颤抖地说道，痴痴地望着她。「学妹，我发现妳很适合我的妆耶，记得待会结束之后，让我多拍几张，我应征时要用的。」

「好。」柯四杰起身，问道：「要走了吗？」

「学妹，妳.....这么顺从？」会不会半途逃跑？不是听说柯四杰很难搞、人缘很差的吗？

「咦！我很顺从吗？」柯四杰也有点吃惊，不大在意地说：「我想妳很急，能帮到妳就好了。」其实她是想说：学姐，妳看起来很像是呱呱叫的鸭子，而且随时都会从窗口奔出去，如果她不帮一下，她怕学姐真的会奔出窗口。

副会长内心撼动，激烈地陈述：「学妹，从今天开始，妳就是我生生世世、千里相随的好学妹了！」顿了下，为了掩饰自己的恶行，她低声解释：「其实，一开始我也不打算要妳上场，是连同学说既然妳是柯家人.....」

「是连学长建议的吗？」她转向连遥久。

连遥久毫无歉意地微笑。

「是我。我刚转来风云，明年的校庆我是看不见的，所以，我一直很想看看众所期待的表演。」这绝对是谎言。

她愣了下，略带认真的点头。「我明白了。」

她真的明白吗？连他都不明白自己，她却这么顺理成章的接受。

「学长，你一块来吧。」她说。

「我方便吗？」

「如果学长独自一个，我怕我不在场，没有人能扛你了。」她想，能扛起数十包米袋的人不多了。

连遥久隔着半个教室与她对望，再度绽出浅笑。

「好埃」

劈哩啪啦，先是柯三良跑上楼，几名风云的学姐学长们跟在后面。

无隔间的厨房里，柯四杰先是回头看了一眼，然后继续研究她的食谱。

三姊人缘好，放学或放假后，总是有一票同学来家里玩，不过通常直接上二楼，她很少有接触的机会。

「嗨，学妹。」

那股慵懒的调儿，只有一个人会有。她转过身，果然看见最近很有缘的连学长。

「妳在作饭啊？」

她应了一声，虽然惊讶这个病弱斯文的学长会来她家玩，但想到三姊交友的能力，她也就不意外了。

他闲闲地上前，注意到她一边看食谱，一边以刀背拍切好的猪肉片。

「连学长，你不上楼吗？」三姊一向不喜欢在家里吃，她想，今天他们会叫披萨外送吧。

「我是来找妳的，用不着上去陪笑。」

菜刀在半空中停祝她睇向他，以眼神表达她的疑问。

他轻倚在流理台旁，挑眉浅笑。

「我是来道谢的。我似乎一直忘了跟妳道谢。」

「道谢？」她搜寻记忆，这份道谢应该来自于——「如果学长不在我的视线范围内，我也没有办法背你。」

十一月中旬的校庆，据说是圆满结束。

虽然她被赶鸭子上架，站在高台上表演，但她想，应该还OK，至少事后她没遭到围殴。而那次的唯一小插曲，就是当表演结束、她快走下台时，发现这个很病弱的学长又支撑不住，所以一回生二回熟，扛起他来毫不费力，甚至已经跟司机大叔搭起友谊的桥梁了。

校庆结束之后，说不出是不是有意，但她会在自习课时到图书馆后的那片草坪发呆，十次有八次学长会在，而平常如果他出现在她的视线范围内，她就忍不住开始注意起他来。

今天的学长，不再穿着制服；高瘦略嫌苍白的身躯虽然穿着便服，但还是拥有同样的贵气，当然，也是同样的病气。

「学长，医生说了什么？还没有治好吗？」都已经半个学期了，他还是老样子。她搬来椅子让他坐，免得他又突然倒地不起。

他微微一笑。

「有埃我这是遗传，算是长年病，要彻底根治不大可能。」

她喔了一声，心里有种奇怪的感受，但很快抛诸脑后，一边以适当的力道拍肉，一边跟他说话。

「学长，你最近好像常到学校耶。」

「是啊，我在做研究。」细密的视线扫过她稚嫩的娇面。

「研究？」学校有什么好研究的？

「柯四杰，妳想妳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？」他突然问。

十年后是有点遥远。她想了一下，抿着嘴笑了。

「我想，我应该在柯家餐馆的厨房里当个小厨师吧。」

她不变的答案，让他嘴角抹上若有似无的笑意。

「妳还真的以厨师当目标啊？妳觉得，十年后的我，会在哪里？」

她微诧。十年后，每个人都会在他该在的地方，而学长他——

「十年后的我，可能躺在病床上吧。」他不以为意地说。

她皱起眉。

「当然也有可能……」他笑容不变，小小的弹了弹手指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「是妳心中所想的结果。」

「我没有在想什么。」她强调，迅速把那个最坏的想象抹去。

「柯四杰，妳知道为什么我有此殊荣，能在风云里拥有这么多特权吗？」

「听说学长的父母捐了一笔巨额款项吧。」她照实答道。

「不，不是我父母。我家境虽然富裕，但要随意捐出那么大笔的金额是不可能的。捐款的是我哥哥，他长我十二岁，小时候他被南部另一家连姓大地主带走，那家人只有女儿没有儿子，因为某些因素，那家人打算在亲戚间找一个优秀的男孩……」他耸耸肩，神色自然地继续说道：

「妳知道的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我哥哥就这么雀屏中眩到今年为止，我只看过他三次，还是在过年的时候才有机会看见他。」

柯四杰听他突然没头没尾的说起他的家世，也没多说什么，默默从冰箱里拿出两罐市面新贩售的饮料。

「柯四杰，妳想，是因为我的病让他心甘情愿成为另一家人的儿子，还是，我的父母妄想从中分一杯羹？」

「学长——」顿了一下，她递出饮料，帮忙扳开拉环。「喝一罐吧。」

他注视着她偏冷没有表情的小脸，撇了撇唇，沉默的接过。

罐装饮料的外观色彩缤纷，是他完全没见过的品牌。他从不认为加了布丁的奶茶有什么值得好喝的，但他还是浅尝了一口。

「真甜。」又是同样的甜腻占据了他的味觉，真搞不懂这个学妹为什么热中此道。

电话响了，她接起电话，应了几声，然后挂掉，转头问他：

「学长，你也要吃披萨吗？想吃什么口味的？我一块订。」三姊直接从二楼打电话下来叫她代订披萨。

他扬眉，看向砧板。「学妹，妳不是在作饭吗？我有这个荣幸吃妳这一顿吗？」

这个冷若冰山的学妹——当然是外表上看起来，其实是个很随和的小好人，首次有了不好意思的神情。

「学长，我的手艺目前还见不得光。」嘴角上扬。「如果你不介意吃一顿实验性质浓厚的午餐，你得再等三十分钟。」

他做了个没问题的手势，懒洋洋地看着她拍肉的身姿。她的力道很够，菜刀在她手里不显突兀，反而有意外的视觉效果。

她的神色十分认真，全神贯注地研究食谱。他一时看入迷，想起校庆那天她毫无所惧的上台表演。

他对武术一点了解也没有，也从来没有兴趣想学。来到这所学校，纯粹是他大哥看中这里山明水秀，典型的养病场所，于是顺道完成他延了一年的学业。

其实，当天他建议由她上场，并不是讨厌她，也不是要看她出糗，而是、而是——

「学长，」她头也没抬，像在聊天似地说：「这几天，副会长一直问我为什么要继承家业，明明有手足的。我告诉她，因为

当厨师是我的志愿。她还追问为什么为什么。都已经有结论了，
还管什么原因呢？」

垂下的眼眸在微笑。那是妳懒，他在心里这么想。

随即，他又对自己竟然对她有几分了解而感到诧异。他可以
体会其他人在看了她的表演后，对她的未来志向感到惋惜不已。
老实说，他也有点这种情绪，他从来没看过有人能够这么的……
令人着迷。

阿四杰没有察觉他复杂的心思，继续说道：

「学长，你也别管你哥哥是不是因为你而成为人家的养子，
还是你父母想得到什么，不管是哪一样都已经是既定的事实了。
现在，你只要负责治好你的病，这才是最重要的结论，不是
吗？」

他猛然抬头盯着她。

忽然间，他起身，走到她身边。

「学长？」靠得太近，她不方便拿菜刀耶。

「柯四杰，下个月，我决定去美国了。」他倚着流理台，注
视着她。大哥早就安排妥当，是他不肯，宁愿把自己放逐在这种
地方「养补」。

那天校庆他拱她上台，绝不是讨厌她，而是——

他一直想知道，为什么明明她只是一个女生，却拥有这么潇洒自在的气质？

他想看，迫切地想要看见她不经意的帅气，又想看她出糗，想要看她的反应，莫名的情绪一直充塞在他心里。

她毫不考虑的上台表演，那样的大将之风，连他也微感错愕。后来，他才发现，那位尤老师曾说的「如果事先通知她，她就有时间准备并且回应」到底是什么意思——

很多人也都发现了吧？

那天校庆，许多人在看见大型萤幕里，那抹既认真又带点漫不经心的帅气表演后，顿时屏息静默了。

很多人确实看见她的帅气，他心里却因此而有点复杂了。

「学长，你要去美国治病吗？」她讶异地问。

「嗯。柯四杰，我想看看十年后的我，跟十年后的妳有没有交集。」

小脸疑惑。

「妳有男朋友吗？」

片刻停顿后，她低声说：

「好像没有耶。」

「柯四杰，妳想看十年后的我吗？」

「想埃」她毫不考虑。学长是个美人胚子，不，应该说，是一个略嫌消瘦、没有精神的男生，虽然被磨损了一些光华，但外表气质很棒，很像是电视里广告饮料的男模。

她的答案令他微笑。

「那十年后，如果我回来了，我们来恋爱吧。」

「啊？」小脸呈现数学难解的蠢样。

「还是，妳不期待十年后的我？」

「当然没有……」她很期待的。

「那我就当妳答应了，柯四杰。」

这是文字陷阱吧？一时之间她不敢再随便回答。这个学长想要十年后跟她恋爱……

「妳是个中规中矩的女孩子，虽然没有如柯三良的天分，但是，如果事先知会妳，让妳有所准备，妳不会输给任何人，这就是妳那位尤老师真正要说的话吧。柯四杰，妳的老师早就发现妳的特别之处，只要妳下定决心，花时间全神贯注在一件事上，妳的成就会比任何一个天才都好。」

她满脸错愕地看着他。良久，她垂下视线，轻声道：

「学长，你到美国后，我会写信给你的。」

连遥久闻一言，双眸略带惊喜地，然后绽出一个令人安心的微笑。

就是因为太安心了，所以当他俯下头时，她还没有察觉异样，直到他略凉的唇轻轻擦过她柔软的唇瓣时，她的心跳短暂停止——不对，她还没死，心跳当然不会停止，停止的是她的呼吸。

唇瓣凉凉的，带点麻感，随即，嘴角像烧起来，烫得令她不由自主地抿了抿嘴。

腮面发热，不像平常练武时汗流浹背的热气，而是另一种，她所迷惑、心动的感觉。

「柯四杰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妳为什么这么喜欢那些色彩缤纷、味道却差不多的饮料了。」学长的声音像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，她抬起眼，望着他那双近看很漂亮的俊眸。

他开口，唇畔还是带着慵懒的笑。

「如果十年后我还没有回来，那妳也不必再等我了。」

初恋的微风，在这一刻悄悄地吹啊吹的，虽然有点悲伤，不过学长已经乘坐在轻风上，送进她的心窝里，然后很理所当然地砍树盖房子，赖着不走……

十年来，由于这个学长一直没有付房租费，所以自行在她心里搬家，一直搬，一直搬，搬到她的内心很深处很深处的地方，像怕她这个房东讨房租费似的。

她是无所谓啦，反正住都住进来了，倒是没有兴起赶人的欲望；只是，平常躲在角落里惹人怜爱的小身影，突然冒出来变成了个成熟的大男人，让她一时之间很不能适应。

至少，花了一整天，她还有点回不过神来。

同样的重型机车，停在大楼前。

虽然拿下安全帽，但她还是发呆地坐在车上，直到听到噗噗声，才让她注意到陶家餐的小绵羊正停在她身边。

「嗨，柯姐，真巧。」陶秀秀费力地提起两大袋便当。

「嗨，陶小姐。」柯四杰应道，慢吞吞地下车。

「又来送便当埃」陶秀秀暗数了一下「敌方」的便当。六个。比昨天少了点。很好，不必进攻，敌方自动退阵。

「是啊，其中一个还是免费的呢。」柯四杰随口说道，终于跨下车。

免费？陶秀秀眯眼。原来「敌方」是打买五个送一个的主意，哼。「柯姐，今天还是教务处吗？」

柯四杰点头。

「那正好，今天教务处也有人订陶家餐。」陶秀秀笑道：「我们一块上去吧。」

柯四杰不甚介意，取出车钥匙，提着便当跟她一块上楼。

一进教务处，就听见陶秀秀先声夺人的喊道：

「各位老师，便当来了，要趁热吃喔！现在就好好休息，补补元气，下午才能精神百倍的工作。」

柯四杰闻言，暗自受教。

「这有还有，看，今天陶家餐特别熬了肉骨汤，老师们常订我们的便当，所以免费带了一锅，请各位老师享用，里头还有许多好料呢。」

香喷喷的陶锅立刻搬上柜台。

柯四杰一阵沉默，然后将柯家食馆的饭盒也搬上柜台，自言自语地低声说：

「虽然没有肉骨汤，但照规矩，一个便当配一杯味噌汤，保证喝了之后五味杂陈。」

离她最近的连成兰闻言，掩住嘴，很同情地看她一眼后，接过便当。

「柯学姐，社会真的很现实，对不？理事长在三楼，请自己上去吧。」

「我知道。学妹，食馆里的厨师吩咐，每个便当都要收钱，虽然妳也是同校，请体谅小本经营。」

「当然，当然……」连成兰连忙拿出便当钱。「学姐，妳不是食馆的老板兼厨师吗？」

「是啊，我是老板兼厨师，不过现在有新厨师，他也是风云毕业的。」

柯四杰拿着剩下的那个便当，正要离开教务处，又听见陶秀秀说：

「各位老师要是觉得好喝，明天还有海鲜汤喔。当然，只有订陶家餐的顾客才能享用我们家大厨的手艺……」她回头看了眼柯四杰，还是很热情洋溢地笑着。

真是杀人不眨眼……不，是不惜血本。明天要有人订柯家餐馆，那真是奇迹了。回去之后，她会被五帝骂到晚上都会作肉骨汤的恶梦。

「学姐，」连成兰低声叫住她。「明天、明天我再订两个便当。」

「两个？」

连成兰薄脸发晕，结结巴巴：

「我……我男朋友，在……在校外成宁书局打……打工，他……他不大会照顾自己，所以、所以……」

「我明白我明白了。」等这个害羞的学妹说完，她可能会被人误以为在罚站。她扬笑。「谢了，学妹。」到头来还是自家学妹卖她一点面子。

再观察敌情也只是浪费时间，她干脆直接走上三楼。

三楼的长廊依旧宁静。

廊道的尽头是理事长办公室，如今，她怎么觉得那扇门后是一个很陌生的男人呢？

轻轻敲了门，里头没有人应声，她只好推开门，探头往内看

「学长？」

空无一人。

传真机里的纸正在输出，都落地了。她走上前帮忙撕下，不小心瞄到上头风云校长龙飞凤舞的签名，还有几名与她同期或前后期毕业，如今正在从事武术一行的学生名字。

学长跟风云还有联络不意外。武术课程不是说开就开得成，老师人选就是个大问题，不过这是学长的事，与她无关啦。

办公室内还有一道半掩的内门，她迟疑了一会儿，才轻步移过去。

门后，是一间麻雀虽小，但五脏俱全的休息室。

休息室理所当然一定有床。老爱在她心里那间小房子挂门牌的学长，此刻正在床上休息。

连遥久。

这个门牌后的住户，如今变成这样……

走到床沿，凝视着他的睡容。

「还是老样子，了不起成熟点……」肤色虽白，但比她记忆中的模样健康了点，只是有些遗憾，当时美人胚子的柔美，如今已经随风而逝，现在的连遥久，男人味偏重，五官也深邃了些。

她想了会儿，就地坐在床边，再看他睡沉的脸庞一眼。

昨天见面，彼此还有点生疏，他问她近况，虽然她照实答，但内心总觉得有点隔阂。

也对，不知不觉都十年了嘛，又不是十个月。现在想想，她的初恋是不是有点可悲又可怜？

「学长，连学长，连遥久……」她低声念着，现在要把他定位在哪里呢？如果闹个天灾人祸，把心底那栋小房子给掀了，不知道她会不会感觉遗憾？

「四杰，妳的餐馆经营得还好吗？」床上的人开了口，带点懒洋洋的口吻。

她没有回头看他，只浅笑道：

「马马虎虎。学长，昨天你也吃过柯家餐馆的便当了，应该知道我的餐馆有几两重。」

「不算差。」只是也不算美食。他以为，只要她决定去做的事，十年够让她成为该行业的顶尖人物了。

「学长，你什么时候回国的？」

「快满三年了吧。」

她轻喔了一声，并没有追问。

「四杰，妳不问为什么我回国那一年，没有主动联系妳吗？」

「学长要怎么做，其实不关我的事。」他们会遇上，是巧合，不是吗？内心正在创造十年来最强烈的风暴，准备一举歼灭那栋挂着「连遥久」门牌的小房子。

消灭它消灭它！

她每年都寄卡片到美国去，他却说他回国快三年了……是她太看重十年前的承诺了吧……

四周一片安静，她回过神，直觉转身看向床——

「连学长？」不会吧？又倒地不起了？她身手敏捷，迅速上床撑起他虚弱的身躯，直觉摸向他口袋里的手机。

「学妹，别乱摸。」蓦地出声，按住她的手。

她停祝

俊秀的脸庞并没有面对她，仅轻抵着她的肩头，在她耳畔轻声问道：

「学妹，这十年里，妳有过喜欢的人吗？」

「……」她没有正面回应，反问道：「学长，你的身体，好了吗？」

「算好也不算好。虽然现在身体不是十分健康，但已降低了英年早逝的机会；至少，我不会再倒地不起，仰赖妳的求助。学妹，妳猜，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联络妳？」

是不是她的错觉，是学长的下巴在碰她的肩，还是他的嘴巴——

连遥久早知道她很容易闪神，不等她回答，他继续说：

「现在这样子，大概就是我最佳的状态，跟十年前我冀望的多少有出入，要我活蹦乱跳是不可能了。」

「学长现在快要三十了，再活蹦乱跳好像有点不象话。」

他闻言，笑出声，亲腻地窝进她的颈间。她身上带点饭香，不过有更多的、属于十年前在那间山上学校的味道。

「学长……」这种亲昵是不是太过火了点？现在半摊在她怀里的，是一个男人的身体，不是十年前的少年，她……完全可以感受得出来。

「学妹，妳的头发变长了。」

「是啊，我变长了，而且还高了三公分呢。」她答。

无论何时何地，她总是有问必答，这让他大感怀念。垂下的视线充满算计，再扬起时已经掩藏得宜，他轻轻撤离她的肩头，跟她面对面。

「学妹，这十年来我一直在想妳……」他浅笑。「妳不问我，这十年过得如何？」

「……」学长，我也很想你。这种配合的话她绝对说不出口，只好捡容易回答的。「学长是去治病养身的，我想，除非学长升级到特别开朗的个性，否则不管心灵或身体上，那段日子都不能算是愉快的吧。」

他意味深长地注视着她，不针对她刚才的答话接口，反而问道：

「妳呢？过得还好吗？」

她毫不迟疑地点头。「很好。」她如愿完成她的志愿，算是过得很好了。

他脸色没有变，依旧维持着温柔的浅笑。

「如果这十年来，妳还没有其他喜欢的人，我们就正式交往，好吗？」

可能是她面色流露迟疑，他又忽然补充：

「当然，妳也可以拒绝。我的身体状况并没有如当初想象的那样好，妳会拒绝，我不会意外，妳可以不必顾虑我的心情。」

学长又在设置让她前后两难的陷阱了吗？他是故意的吧？以前的学长，有点愤世嫉俗，但因为太懒散了，所以冲淡了浑身上下的刺，现在的学长……

「四杰？」

虚伪到令她毛毛的地步。

她的学长……她的学长……不知不觉已经等了十年的学长碍…

她注意到两人十分亲密，而这样的亲密，是连学长刻意营造的吧？

眼神慢吞吞地绕了一圈，最后定在他俊秀年轻的脸庞上。

他的神色就像千年不变的老妖.....不，不能在这时候耍冷。应该说，从一开始，学长的神态就很温柔，直到现在，温柔的浅笑还是不变，只是一双漂亮的黑眸里带抹复杂。

「连学长.....」她开口了。

说出她的答案。

「就是她！就是她！」躲在空桥上，目送柯四杰下楼的学生咬牙道。

「不就是个女生嘛。」娇滴滴的冷面美女耶。

「就是女生，才要教训她，叫她不要随便乱放话！」这两天理事长都订这个女人的便当，谁知道她会不会说出他勒索连成兰的事！

更何况，他刚相中连成兰那个肉咖当「长期借钱」对象，有这女人在，他会陷入经济困境耶。

「可是，你不是说，她就是那个制伏抢劫超商歹徒的女人吗？」有点迟疑。他曾看过新闻，电视台再怎么放慢动作，还是看不出她是怎么制住那抢匪的。

「哼，一定是那个抢匪没料到一个女人会K人，才会意外被制伏。相信我，当时我在场，虽然一开始被吓到，但仔细想想，

真的很莫名其妙耶。我们多招几个人、抄点家伙过去，稳赢的啦！」

「还要拿家伙？那太看得起她了吧。」

几名不良少年叽叽喳喳的，谋定计画准备去堵她。

第四章

周五的夜晚挟着冷意。从明天起，气温又要开始狂降了。

一过八点半，柯家食馆的铁门拉下，挂上今日营业结束的牌子。

再隔一个钟头，柯家姊弟以及一年多前来应征的染发厨师，一块走到巷口，观察不远处的百货大楼。

「真的下个月一号开幕埃」柯四杰发呆，不，是沉思。

「来买便当的顾客确实是这么说的。现在这间分店先试卖，我想应该会跟前阵子的甜甜圈一样大排长龙吧。」染发的厨师是名男性，大上柯四杰几岁，也是风云毕业的学生。

「这真的很无聊耶！」柯五帝好想抓狂。「动不动就崇拜外来食。对！是美食！从国外来的全是美食！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生机啊！」现在年轻人多，又爱贪新鲜，他们已经很努力改变了，却还是赶不上饮食时代的瞬息万变。

「五帝，你吃过没？」柯四杰忽然问。

「.....学妹跷课去排队，送上门的食物我必须感激接受，才不会遭天谴。」在学校里，他可是温和优雅的学生会会长呢。他迟疑一会儿，说：「如果要仿做，痞子哥也是可以的，我们用吐司夹热狗，或者吐司夹炒面，不一定要用到猪排.....」

「我拒绝。」染发厨师没好气地说。

柯五帝耸肩，反正这个答案他早就料到了。于是，他道：

「好吧，那周五的调薪大会开始了。」

每周五，就是痞子哥的调薪大会，而他当裁判已经好多年了。

两名厨师以十步为距离，面对面的。

他上前，站在两人中央说道：

「我先把规则说清楚。过招不能恶意攻击，今天以比试单棍为主，谁的棍子先落地就输了。如果痞子哥输了，调薪无望，下周继续负责食馆的菜色；如果姊输了，痞子哥一次可调涨三千元，下周换柯四杰掌厨。这样明白了没有？」

两人十分客气的互相行礼，痞子跃跃欲试地答道：

「完全明白。柯四杰，这次绝对要妳好看！」

当柯五帝喊完开始后，立刻退到路灯下，以免他这个没练过武的人被波及。

长棍极有力道的自男人手里击出，柯四杰意念沉腰，下盘未动，仅以上身轻易闪避，柔软的身骨令柯五帝暗自惊异；同时，

场中流畅俐落的互搏让他百看不厌。

他没有亲身学习过传统武术，但看过四姊练上好几回，每次都自主地观看。后来，他发现痞子哥也是风云毕业的，却没有四姊练武时给人一种干净俐落的美感。

他抓抓头发，回忆起四姊炒菜的样子.....并不如现在来得出色。为什么呢？

小巷静悄悄地，偶尔会有电视的罐头笑声，但当清脆的互击连续响起，巷内某些住屋门窗后，还是会响起小小的惊呼声。哼，他应该收观赏费的。

「柯四杰，这次我赢定了！」痞子棍击她的手背，迫使她抛弃手里的长棍。

他大喜，眼角才刚追逐到那抛在半空中的长棍，就见柯四杰就地翻滚过来——

糟！他心念一动，但rou体反应毕竟过慢，他手里的长棍被踢飞，才一眨眼，就看见她跃起，半空捡回自己的长棍，旋脚再一踢，让他的长棍飞得更远。

其间动作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

他在原地，连动也不动的，看傻了眼。

「痞子学长，不好意思，调薪无望，下周辛苦了。」她很有礼的拱手，结束。长棍丢给也在发呆的柯五帝，接着迅速跑回餐馆。

「柯四杰！妳要诈！」喷火龙追进去，气愤得想要杀人。「妳学的不是稳扎稳打的功夫吗？妳是故意让我击中的，是不是？！」妈的！妈的！他要泄恨！

柯五帝见状，连忙搬来红萝卜一桶，奉上小刀一把。

染发的痞子厨师咬牙切齿，开始猛削红萝卜。

柯四杰打开电视，按到某一台，聚精会神地注意着广告。

「痞子哥，你原谅她吧，今天……咳，三台新广告首播，不能错过的。」

「广告？」火山又爆发了。「你是说，她早就有计画在短短五分钟内打败我？」

柯五帝摸摸鼻子，偷看痞子哥在盛怒之下雕出来的小花、小草。咦！小狗？

他惊叹地偷过橘色的小狗。有没有搞错？原来痞子哥愈火大，技巧就愈好。

「那个……你也知道的，痞子哥，我姊一向喜欢看新品饮料的广告嘛。」

萝卜屑片片飞，成形之后——

哇！小老鼠？！

「哼，柯四杰看的广告，哪个不是男模在卖脸？说穿了，贪人美色而已。柯四杰，妳今天又有挂号！」

「喔……」足足一分钟的广告结束后，她将产品名称记下来，才意犹未尽地回答他：「学长，是母校寄来的吗？」

「除了风云外，妳认为还有谁会这么三天两头寄挂号？」顿了下，他抬起头，看向柯四杰。「妳决定如何？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回去当老师埃」妈的！真火！

「学长，你的老板是我耶，我回去当老师，你就失业了吧？」柯四杰不甚在意地笑道。

「呸！我又不是找不到工作！柯四杰，妳老实告诉我，我刚来做事的头两周是妳故意输给我的吧？」先假装她很没有用，诱骗他上当，以为之后可以周周调薪，于是很快乐地在这里栖息。啊啊，想到就要抓狂了！

「这个.....对了，痞子学长，你还记不记得在学校里有个连学长？」她面不改色地转移话题。

「连？跟我一样在学校是杂碎？没印象。」削削削！一桶红萝卜被削了大半。

「就是转来一个学期，中途赴美的连学长埃」她提醒。

他把脑子彻底翻过几回，才恍然大悟，脱口：

「那个拿钞票砸学校的土财主？他来学校的次数太少，我没见过本人。不过听说他被其他学校退学的原因是功课太差，只好收买风云那个臭老头，买个毕业证书，后来可能砸钱到哪间美国的学校，就一走了之啦。」他八卦功力一流。

柯四杰傻眼，过了一会儿，才慢吞吞地解释：

「痞子学长，你这种剧情是漫画书上才有的。连学长是身体不好，去美国治病的。现在他回来了，是五帝学校的理事长呢。」

柯五帝正在抚摸十二生肖萝卜，听见她提起学校的理事长，搭话道：

「姊，我们理事长是空降的耶。我几次听见老师们的闲话，说这个理事长是靠关系空降。我跟妳提过的，下学期他打算开一门武术课程，虽然每周五播放武术录影带，但——」传统终究是老了，年轻的学生们还是宁愿把时间花在对进入社会有助益的课程上。

他看向柯四杰若有所思的神色，问道：

「姊，学校还有人订便当吗？」

「有，二个。」而且还是人情便当。

明明窗户是关着的，大门也是关着的，但一阵冷风还是无情地吹过柯家餐馆的下周主厨，以及平常为餐馆精打细算的柯五帝。

「柯老板.....对方是用什么打败我们的？」痞子哑声问。
「高效能味精？还是超大鸡腿排？或者，我们打出错误的年老美女牌？」

「.....我想，就跟刚才我们比试的结果一样，痞子学长是味噌汤，我是海鲜汤，你觉得谁是必赢的那个？」

柯五帝瞄到痞子哥的脸又开始爆炸了，连忙叫道：

「姊，别再耍冷了，快点，把明天的菜单订一订吧。」

广告之后，接着播放连续剧，连续剧里的女主角令柯五帝拢聚眉心，他迅速地拿过遥控器关上，面色不改地走回来。

「姊，以后看完广告，不要故意让电视凉在那里。」语气重重，瞪她一眼。

柯四杰当然知道自家弟弟化身为爆炸面人的威力，只能点头表示配合，并随意拿过一只小兔子。

「痞子学长，你的功力进步了耶。」她惊奇道，然后一口咬掉兔子头，再仔细观察半天，对着脸色发绿的痞子说道：「学长，它头不见了，这样会吓到订便当的顾客吧。」

「……」现场一片死寂。

小巷外，几个拿棍子的少年面面相觑，豆大的汗珠滑落颊面，冷风直吹，即使穿着外套也能感受到方才出自内心的寒意。

「刚才……你们都看见了吧？」

「好像看见了……」

「他们在干嘛？」

「应该是打架吧，我想。」

「打架？那也叫打架！阿悠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确定你要我们揍那个女人？是揍人还是被揍？！」

「这这这……」那个女人是外星人吧？

「刚才是一怎样？棍子这样打她也能挡，那样打她还能弹回来，你以为我们四个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？」

「好痛好痛！别打我！」阿悠连忙拿棍子来挡，怎么挡都慢一拍。怎么回事？从小他就是运动小子，难道是这两年老打线上游戏才会体力差这么多？

「现在是一怎样？要我们上门送死，是不？」

「这个.....我请你们喝杯饮料再回去吧。」阿悠陪笑。「让我想个更周全的办法.....」没道理对付不了一个女人的。

忽然间，食馆里的灯光闪烁，一阵匡啷声，里头起了激烈的争斗。会不会打死人啊？这实在不是他这种小孩子能对付的角色吧？不不，黑道不惹，小流氓也不惹，其他的都可以惹.....

阿悠吞了吞口水，喃喃自语：

「我绝对会想到办法的。」

灰蒙蒙的云层，为北部的山区带来大量雨水。

这一次，机车停在警卫室前，她徒步进校园送便当。

「好可爱喔。」连成兰打开便当，无视香味四溢的油炸排骨，夹起水煮调味过的狗形萝卜。

「因为厨师不小心雕过量。」柯四杰答道，看见学妹打开另一个便当，把猫形萝卜偷到自己的便当里。「学妹.....真有这么可爱吗？」可爱到把男友的菜色抢到自己的便当里，这个实在是.....

连成兰害羞地点头。「我喜欢这种很可爱的东西。学姐，如果下次食馆有美少女战士，请一定要通知我。」

「.....」美少女战士？她无法想象把头咬掉，对着没头的少女战士还能叫可爱？现在的年轻人果然偏爱新奇，并不会在乎东西好不好吃吧？

「老师？老师？」

叫了好几声，她才回神，发现身边有男学生在叫她。

「我不是老师。」她有礼的微笑。

「耶？不是老师吗？」男学生一脸失望。「我们觉得妳很眼熟耶，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妳。」

「有事吗？」她面不改色地笑问。

「也没有啦.....」男学生推来推去，最后推派一个代表发言。「要不要一块吃午饭？前面有家餐馆便宜又好吃喔。」

柯四杰微地一愣，嘴角上扬——

「我跟人有约了，谢了。」

走到警卫室，她换上雨衣，一路骑向离学校不到二分钟车程的地方。

约会的地点是一间中式餐馆，本来价位中上，但后来为了配合学生消费、吸引更多人群，改采平价套餐。

之前柯家食馆曾来这里明为办便宜的尾牙，暗地参考菜色跟经营方式；而她最满意的，莫过于这家店贩售琳琅满目的饮料。

机车停在人行道上，隔着店面的落地窗，她看见连学长就坐在靠窗的位子。他没有戴眼镜，轻暖的淡色毛衣，同色的西装裤，让他看起来很年轻——当然，撇开他深沉算计的脸色不谈，确实有让她回到学生时代的错觉。

她走进餐厅，跟老板打了声招呼，迅速落座。

「连学长，你等很久了吧？」

连遥久嘴角微勾，笑容满档，道：

「我直接从家里来。早知道雨这么大，我就顺道去载妳了。」

「学长自己开车吗？」她连眼都不眨，只是暗自惊叹他变脸的功夫好快埃

「不，台北路况我还不熟，让司机载的。」他柔声道。

「是司机大叔吗？那晚点我跟他打声招呼吧。」

他保持笑容，取过面纸，越过桌面轻拭她略湿的脸颊，漫不经心地说：

「我去美国之后，他就回南部为我大哥做事去了。」接过菜单，正要点菜，却被柯四杰一把抢了去。

「学长，我来。」猛使眼色。

连遥久瞪着自己空空如也的双手，面不改色地点头。「好埃」不忘保持笑容。

柯四杰点了几道柯家食馆也做得出来的菜色，外加饮料。等服务生离去之后，她微倾向前，压低声音道：

「学长，这一餐是报公帐的。」

「公帐？」

「是啊，我奉命来调查这家餐馆的新菜色，学长是陪客，请尽量放轻松吃。」

这其中出了什么差错？连遥久内心微讶。明明开始交往了，不是吗？约会地点她订，订在这种很没有情调的餐馆，他当她节俭，OK！那谁来解释什么时候约会报公帐，而他沦为勘察陪客？无论如何，他还是维持着脸皮上的优雅笑容。

等菜色一一上来后，她才继续发问：「学长，听说你决定开一门武术课程？」开始动筷尝食。嗯，肉有点硬，青菜是当季蔬菜，尝起来跟一间便当店差不了多少，为什么这家店生意不错呢？

「妳消息真灵通。成宁下学期确实要先开一门实验性质的武术课程。」

「找到老师了吗？」她随口问。

「还没。四杰，妳想毛遂自荐？」

「不想耶，学长，我现在有正当职业。唔，就是如你所看到的，是自助餐的老板兼厨师。我要是回头当老师，那岂不是得关门大吉。」

「母校没有找过妳吗？」他试探地问。

「有。」她坦白道：「我拒绝了。」

那个校长老头不是容易被拒绝的人。连遥久思量片刻，忽地有人握住他的手，他眼眸一抬，心里微动。

「学长，你很冷耶。」

「还好。我还不习惯台湾的气温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」他盯着她的手，然后不动声色，翻手与她十指交握，她也没有拒绝。

「你出门应该多穿一点的。」

「妳要我穿得像企鹅一样跟妳约会？那太丢我面子了。」垂下的视线又在微笑了，这次是出自真心的。

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连你倒地不起的时候都遇过——」顿时住口。

这间店面虽然高朋满堂，但每个座位都以盆栽相隔，有足够的隐私，学长后面的那一桌有个很眼熟的发型，眼熟到令她半夜都会梦到海鲜汤——

「四杰？」他轻讶，任她挤到他身边。

「学长，这是商业必须的行为。」她很不愿意，但她必须这样做。

连遥久很快明白了她的举动，后面那一桌显然跟柯四杰出自同行。

「肉有点老，青菜是当季的，我们陶家餐也不输他们，不用太担心。」陶秀秀吁了口气。「根据密报，这家店下学期要推出六十元特价便当，以便当形式走进校园，我们不可不防。」

柯四杰暗自吃了一惊，连忙抓了把卫生纸，接过身旁递上的原子笔，迅速抄写下来。

原来这家店也要推外卖便当了。这种店家保密的消息，陶家餐怎么会知道？

「陶姐，妳之前提到的柯家食馆，生意怎么样了？有没有成为我们竞争对手的可能？」

陶秀秀发出轻浅短促的骄傲笑声。

「不用担心啦，一锅海鲜汤就打垮他们了。我看柯家食馆的女老板很精明的样子，但她没有门路，也没有折扣，到今天为止，只剩下教务处的一名职员订她的便当，实在很可笑……不过，记下来，他们有网路可以下单，这一点我们也要学习，看看工读小弟哪个懂网页，也来弄一个……」

「……」有没有必要这么鞠躬尽瘁？柯四杰暗自叹息。生存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如果怠惰一天，真的可以关门大吉了。

「门路是非常重要的。当初要不是靠着教职员里有远亲，今天陶家餐也会跟柯家食馆一样的下常接着，我们下一个目标是：成宁学生价。根据密报，下学期成宁要推出武术课程，同时，福利社也会开始方便学生跟外头固定厂商进便当，这也是个好机会。」

「陶姐，福利社不用比价吗？」

「不用。再根据密报，成宁的教职员不采正规制，新任理事长本身就有问题，他也允许人走后门，如果有机会认识他，随便拜托他订一条规定，中午只准吃学校订的便当，那我们不就发了！」

虽然只是陶秀秀的玩笑话，但由此可以知道成宁走后门的陋习有多严重。

柯四杰看资讯收集得差不多了，转身面对连遥久，低声问：

「学长，你会下这个决策吗？」

俊秀的脸庞掠过一丝迟疑，他若无其事的反问：

「妳想要吗？」

「唔……给我的食馆一个机会吧，连理事长。」

他微地一愣，迅速将她定在「开玩笑」，遂答道：

「这不大可能，任何事都有一个底限，现在的学生懂得反弹的。」

「我想也是。」她不甚在意地说，把碗筷移过来继续埋头吃饭。

连遥久暗自观察她，确定她真的不在意刚才的「后门说」，沉吟道：

「现在任何饮食，不经宣传是不会大排长龙的。电视广告、报章杂志、美食评论……」

「学长，柯家食馆没有额外的经费，它只是卖自助餐的。」

「那就利用免费的网路好了。」

「有啊，学长不就是从柯家食馆的网页上下单的？」

「那种简单的网页……」实在小儿科。他正要含蓄地指出她食馆问题所在，忽然听见一阵轻呼。

陶秀秀结账时经过窗边这一桌，正好瞥见柯四杰正在用餐。

「柯姐，好巧呢，妳也来这里吃饭，这里的排骨餐不错……」本来揣测柯四杰听见了多少密报，但眼角一瞥，瞧见——「连理事长！」花容失色。

成宁是陶家餐团购的金主之一，少了它，一天就少了几十个便当的收入。柯四杰认识理事长……陶秀秀的视线落在两人交握的双手，内心惊疑不定。

但她不失精明，立刻展笑，递上随身携带的名片。

「理事长，我是陶家餐的老板陶秀秀，请您多多照顾。」

连遥久看柯四杰一眼，微笑地接过，十分客套地说：

「有机会，我一定光顾贵店。」

陶秀秀稍微安心，又哈啦了几句。擒贼先擒王，这个成宁之王看起来很好说话，她要力挽狂澜也许不是难事。

等陶秀秀跟员工离开后，柯四杰想了下，双手合十笑道：

「遥久学长，拜托，下次你要订便当，请分几次给我们柯家食馆，我们现在除一般便当外，还有现炒的铁板面，保证冬天吃了可以温暖你的身、心。」

连遥久笑了。「好啊，以后我的便当妳包了就是。」

几分钟之后，他去厕所，柯四杰等着绿豆汤上来的同时，忽然看见他的外套垂在地上。

她微笑地帮忙拾起，却见小小的记事本掉了出来。

不能偷看不能偷看，里头绝对不会有学长妖魔化的秘密。

其实她很想问，学长明明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真心想笑，却老在她面前保持笑容，他根本还是把她当外人看待吧？

她顺手把他借她的原子笔放到笔记本里，本来真的要视若无睹的，但摊开的那一页上面写着——

约会——一、吃饭；二、看电影；三、逛街……

笔记本上很有规律地写着一些偏老式的约会模式，在第六次的看电影后面注明爱情片，接着又写个可以吻了。

「……」她不记得学长是这么一个中规中矩的人，更别谈老式了。依据他的行程表，第六次看电影大概是在一个月后，那时候才能接吻埃

她眯眼看着那个「吻」后面写着密密小小的——浅尝即止。

天！即使她个性较为大方无所谓，但也忍不住双颊微热。

学长是怎么了？这么精明的在计算……如果她再翻过一页，是不是可以看见步入礼堂是几年后了？

她迅速合上本子，放进外套的口袋里，随即拚命吸着送上的冰饮。集中精神，集中精神。

学长他在想什么啊？光是她看见的，密密麻麻的，全是约会的步骤。为了今天，他设想了很久吧？

她是不是太不尊重他的约会了？

「四杰，」连遥久回座，看她猛喝着饮料，不由得失笑。
「这饮料有这么好喝吗？」

「唔，很好喝啊，学长要试吗？」

「好埃」他拿过她的饮料，小喝一口。

柯四杰力持镇定，心跳却不受控制地加快。

店外的雨停了，但冷风依旧，她先去结帐，回头看穿上那件长外套，外套里是他的笔记本。下一页是什么？

十年前的学长，有点懒散有点愤世嫉俗，对未来没抱什么希望，那是无可厚非的。但这十年来呢？他的身体不是大致都好了吗？为什么更加妖魔化了，而且非常像是一个没有约会过的男人。

虽然她也不曾跟男人约会过啦，但学长真是让她.....

心里发软起来。

「四杰？」轻叩她的额间，让她回神，年轻俊秀的脸庞在噙笑。

「遥久学长，急着回去吗？我们散个步，消化一下吧。」她脱口，直觉握住他冰凉的掌心。下午食馆的清洁工作就交给痞子学长吧。

他轻诧地看她一眼，笑道：

「好埃」

两人并站在门口，她想了下，又回头买了一罐热饮，放进他的口袋里，然后右手一伸，滑进他的口袋继续握住他的手。

她仰头，过肩的长发随意一扬，笑道：

「学长，这是取暖的好方法吧？」

他目不转睛地看她一会儿，而后点头，两人悠闲地漫步在红砖道上。

他摊在床上，连动也没有动。

天色逐渐昏暗，窗外的雨势又大了起来，台北的天气愈来愈阴晴不定，房内虽然有暖气，但还是能感受到一股凉意。

他可以随遇而安，但他的身体不能。

床头的电话铃声持续响着，响完了改响手机，始终不肯间断。

就算是死人，也会从坟墓里爬出来，他忖道。终于起身接起电话。

「我在.....大哥，我很好，没事。」嘴角嘲弄地掀起。「武术课程会如期开课，老师方面我还在寻找.....你这个前任理事长收到不少民怨吧？好吧，你可以建议我人选，但不表示我一定要录用。」又聊了几句，他嫌累，就主动挂断了。

再亲的兄弟，遇上了时间跟空间的隔开，照样会变得无话可聊。何况自家兄长早在他年幼时，就已经过继给人。

连遥久微抬眸，对上方形镜中的自己。

已经快要三十的人了，眉宇间凝着冷漠的痕迹，黑发略长，衣物些微凌乱，如果没有这么深刻的愤世嫉俗，他跟十九岁的连遥久并没有什么两样。

也对。几年来，他几乎在治病养身，跟社会接触有限，等于是跟整个世界脱节了.....没错，在他治病的同时，连家请来专业的教授指导他，继续完成他的学业。虽然兄长早是另一连姓的家人，但始终都期许他这个有血缘的弟弟能够正常的走入社会，快步建立起属于自身的事业，而他确实不曾让任何人失望过，直到最后.....

他才发现自己身体最佳的状态就是如同现在，外表看似正常，却不能操劳费神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空有脑子，rou体却无法配

合。

到头来，他也只能耻辱的走进后门，当个可有可无的理事长。

外套挂在椅上，他随手拿过，取出口袋里的笔记本，跟着掉出来的是一张十分可爱的名片。

「陶家餐？」他想了下，哼笑一声，将名片撕了。

摊开笔记本，他划掉「吃饭一次」，露出淡淡的笑意。

这顿饭，他不是很满意，不过也算不错了。这几年的空白，让他搞不清现今约会的方式，既然柯四杰没有说什么，那就表示他的步骤没有出错。

下一次，是看电影。

他略感疲惫，倒向柔软的床上，沉淀思绪。

这十年来，他时常看着她的照片——从校庆那一卷录影带里翻拍下来的。即使记忆愈来愈遥远，他还是无法忘记当时看见她舞剑时的震撼。

那样的帅气，那样的潇洒，那样的……光采夺目。

那个姓尤的老师说得没错，给柯四杰时间，让她认定目标，就算她的天分不是最佳，她也会以最完美的身姿完成它。

这样的人才，比不用心的天才更教人钦佩。

他是第一个察觉这个暗号的人。

所以，他比谁都早在她身上设了一个卑鄙无耻的局。

让她准备十年，让她接受十年，即使现在他们两人这么淡的相处，她也能完成这样的交往而不会变心。

这么淡的相处碍...竟然已经是他的所有梦想了。微不可见的满足柔和了他的脸庞，冲淡了他妖魔般的心肠。

照片里的女孩，十年后走出来跟他的生命有所交集，他已经非常满足了。这几年，他一直想着，她会如何在她所属的领域里发光发热，这让他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所寄托，但是——

黑色浓长的睫毛半垂，若有所思。

是哪里出了错？她的风采依旧，当年的小柯四杰，立志撑起自家的餐饮，理当会有惊人的成功，但如今柯家食馆只是一间图温饱的店面而已。是他错看她了吗？

还是，真有不适合四杰的行业？

「学生会长，柯影帝！嘿嘿嘿嘿！」

僻静的走廊上，优雅的身影停步，任着校园里的不良国中生迅速接近自己。

「学弟，有事？」柯五帝很有礼貌地询问，内心些微不耐。

「学长，我最近缺钱用碍...五百块，五百块就可以收买我喔！」

柯五帝看着这名国中部的学弟，很想呼他一巴掌，叫他别抖来抖去的。可恶！跟四姊这种从小习武的人相处久了，他实在很看不惯站没站姿的人。

他深吸口气，保持微笑——

「收买什么？学弟，你应该知道，跟我勒索，我会毫不留情地丢你进训导室，并且请你的爸妈来学校；再严重点，我会请老师带你去警局观光一阵。」

阿悠脸色一变，东张西望，确认没有什么学生经过，低声骂道：

「柯影帝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秘密！」

「秘密？」

「就是你跟那个卖便当的女人同居的秘密！」

「.....卖便当的女人？」

「废话！就是那个头发长长，差不多到肩后，长得很漂亮、会耍棍K人就自以为很酷的那个妖女！我知道你跟她住在一块，也看见她每天载你上课，还帮你买早餐呢！学长，你满有福气的嘛！」抖抖脚，五百元就要手到擒来了。

「学弟，你跟踪我？」首次遇到这种事。

阿悠见他不否认，嘿笑了两声。「其实我是跟踪那个女人——」

「你跟踪她做什么？」四姊什么时候惹上这种不良少年了？

「就是.....要你管！如果你不给，我就报告训导处，要你退学！」

柯五帝摸了摸脸颊，然后从口袋里拿出小镜子。

「柯影帝，你拿错了！你应该拿钱包，拿镜子做什么？」

「我在看我跟我姊长得像不像。」是很不像，柯家五个人都长得不像，如果哪天有人告诉他，其实他们五个根本没有血缘关系他也不意外。

「你姊？干你姊屁事？」

「学弟，你没有姊姊吧？」

「啊？」

「那个头发长长，差不多到肩后，长得很漂亮、会耍棍K人还自以为很帅的那个妖女，就是我的姊姊，今年二十六岁，未婚。我没有恋姊情结，对血缘之恋也没有憧憬。很抱歉，我恐怕无法被你勒索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跟我走一趟训导处吧。」话才说完，刚才跩得二五八万的国中生已经一溜烟地消失了。

柯五帝沉默地看着空无一人的走廊，半晌，才再缓缓补充：

「还有，我没要进演艺圈拿金马奖，我叫柯五帝，下次别再叫错了。」

第五章

其实，恋爱的滋味是什么，她还不清楚，只是——

根据气象报告，今天是最后的暖冬，接下来就要真正迈进寒冬。而明天，是连学长赴美的日子。

自习课时，她习惯性地走到图书馆后那片草坪，直觉搜寻那个纤弱的身影。

果不其然。

应该不会出现在校园里的学长，还是在这里出现了。

她投了两罐饮料，步入草坪时，怕布鞋又飞了出去，索性拎着布鞋，蹑手蹑脚走到学长身边。

他等她等到睡着了。这项认知令她的心情飞扬起来。她轻轻掰开拉环，小口喝着甜甜的饮料。

连学长说，这种饮料只是没营养的甜，她觉得还OK。她喜欢看广告男模介绍各式的饮料，并且信赖每一句广告词，这是她的乐趣。而学长呢？

视线落到他摊在膝上的原文书。偶尔，她会看见他在看一些非教科书的书籍，但，她想那并不是他的乐趣。

不知不觉里，她由发呆转而密切注视他的睡颜。

浓密的睫毛形成淡淡的阴影，在他苍白几近透明的脸庞显得十分明显，而且惹人怜爱。她吞了吞口水，实在想不起在学校里有哪个男学长像连学长一样.....这么像一罐新品饮料。

在她眼里，这罐饮料，包装十分出众，但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宣传也不够力，所以它一直是仓库里的库存。如果这样告诉连学长，他可能会以为她在嫌弃他吧？

可是，她很想尝耶。

这是首次没有男模当代言人，她就很想喝喝看的新品饮料。

视线一直停在他的脸庞，等到她发现时，她已经很厚颜地在他颊面轻印一下。

学长的肌肤比她粗一点，触感凉凉的，好像一直有人在她的心头搔痒，让她不住的吞口水。

这跟那天学长轻轻的吻，好像不大一样呢.....

她瞄到他淡而美的唇形，正要策动一个邪恶的想法，忽然间，学长的睫毛抖动上扬，一双黑色的眼眸对上她的。

两人对望。

他终于开口，声音带丝低哑：

「学妹，刚才……」这样子亲他，傻瓜才不会发现。

「连学长，你的兴趣是什么？」

他本来以为她是转移话题，后来发现她根本不介意自己的「偷袭」。「我的兴趣？怎么突然问起这个了？」她都不介意了，他若追究的话，好像太小家子气了点。

「学长，你没有兴趣吗？」

「……以前没有，但最近有了。」他神色复杂地注视着她。「我想，我的乐趣就是想着这十年，妳会如何的发光发热吧。」

发光发热？学长用错词了吧。正这么想时，忽然听见有人在找她，她搔搔头发，实在不想跟学长独处时还要应付学姐们，遂说道：

「学长，等你到美国后，我会常写信给你的……晚点我再来，别说看见我。」

她拎着布鞋就往图书馆跑去。声音愈来愈近，她来不及跑过转角，索性一脚踩上护栏，借力跃上二楼，翻身过了二楼的栏杆，裙子整个掀起，她暗叫声糟，学长要是抬头，岂不看见了她的内裤！早知道她今天就换全新超可爱的内裤了。

她轻推开窗户，跨进图书馆，小脚才一落地——

「柯四杰？」负责图书馆的老师正提前吃饭，错愕地看见她从二楼的窗子翻进来。

「老师。」她低声问好。

「连学长，你看见四杰了吗？」窗下的草坪飘来阵阵热情的搜寻。

图书馆里的老师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

自从校庆之后，柯四杰就成了学校师生追逐的目标，本来不得人缘的她，在一日之间，成了全校注目的焦点。

「柯同学，妳跟连同学的交往还好吗？」老师压低声音，以免突然杀进大批人马。

她讶异地看向这名老师。

「我天天都在这里做事，当然知道谁在外头。妳以为，每周四妳自习课时为什么没有老师上凉亭泡茶？」这功劳都归她埃

「谢谢老师。」她小声说道。

「是谁先提交往的？」老师实在很好奇，索性跟她一块蹲在角落。

「是连学长。」她也觉得有什么好害臊的。

「果然是他碍...听说他就要去美国了，不是吗？他去了美国，妳跟他.....」

她不以为意，低声道：

「老师，我跟连学长十年后才会真正交往啦。」

「他要妳等十年？」老师错愕。校庆之后，她跟尤老师聊到柯四杰，才明白这个女孩子一旦决定目标，就一定会去达成。

这一点，连遥久知道吗？如果知道，未免太过分了点。这等于是扼杀她十年的青春埃

「柯四杰，妳的背景较单纯，不像连同学他.....他家稍微复杂了点。妳也知道他身体不好，去美国是治病，那个.....这种人的心态，多半不大健康.....」

黑亮的美眸直勾勾地望着她，等着下文。

「我是说，有这个可能啦。」老师很委婉地说：「一个长期生病的人，是有可能找一个人当寄托的，他会把他自己投射在妳身上，妳去发光发热，就等于是他在发光发热。这十年之约.....妳还是不要当真的好。」

柯四杰抿着小嘴，沉思。

「柯同学，妳也不能太怪他。他的背景复杂，加上长年生病，这种算计虽然自私了点，但也是无可厚非的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，谢谢老师的提醒。」她有礼貌的一鞠躬，穿上布鞋，头也不回地走出图书馆。

柯家食馆跟一般自助餐馆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小小不起眼的食馆，十张桌椅，一名染发的男人拨过切好的鸡丁打蛋、放面，两只小锅铲迅速在铁板上舞动，刹那间，袅袅白烟自铁板窜开，香味弥漫在冷冽的空气里。

在冬天里，现炒便当确实很容易吸引顾客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小小的自助餐店很快就高朋满座了。

穿梭其中忙着送饭的，是权充员工的柯四杰。她照样一身轻便毛衣牛仔裤，忙里忙外。

在这十年间，她就屈就在这种小店里？

「这里不方便停车，你先回去吧。」对司机说完后，连遥久自行下车。

「柯四杰！柯四杰！天，是妳！果然是妳！是我啊，我就是那个校庆帮妳化妆的首席化妆师啊！」一抹旋风与他擦身而过，

不顾众目睽睽，一把抱住心爱学妹的腰身。

「李学姐，好久不见了。」

「学姐！妳叫我学姐！好久没人叫我学姐了。这年头，尊师重道的人就跟绝种的珍禽同等数。天！天！柯四杰，妳怎么还是这么帅得让我心痛，我投降了！快告诉我妳的电话号码，家里住址，三围，晚上我们一块吃饭吧！」

在风云里，她早就习惯这个学姐的人来疯，不动声色地引她出店面，才问：

「李学姐，妳来食馆做什么？」

「对厚，老板，十份铁板面，菜色你搭，带走！」短发的李学姐对着臭脸厨师说完后，双眸亮晶晶地投向柯四杰。「妳在这里打工吗？我以为妳会回校当老师，每年我都打电话回校问安，老师们以为他们教育成功。才不呢，我是探他们口风，看看妳回去了没有。」

「学姐，我是这家食馆的老板。」托盘的重心移到左手，很有技巧地阻止这名学姐再次扑抱上来。

「妳妳妳.....妳真的来当厨师了？太不值得了，妳根本就不——」很想说不适合，但上下打量柯四杰，忍不住擦擦口水，拿出手机，对着她就是一阵猛拍。

柯四杰很有耐心地等她拍过瘾，才主动问她：

「李学姐，妳到这附近办事吗？」不引出重点，她怕得跟这个疯狂学姐耗在这里一下午。

「对对对！我差点忘了。我们就在那栋百货大楼前拍戏，我奉命来买便当，柯三良也在，妳要不要去探班？」

「好啊，我送便当过去时，顺便……连学长！」她看见对面的连遥久，惊喜道：「你怎么来了？」

连遥久微微浅笑，道：「我只是来看看……」

「柯四杰，妳男朋友？」

连遥久只是垂下眸，微笑，直到柯四杰说了一句：「嗯，学长是我男朋友」，他的神色才柔软起来。

「学长？」李学姐不住打量他。

「学姐，妳认不出来吗？他是连学长埃」

「连？」没有印象。风云里有这种文弱俊秀纤美的书生学长吗？

他并不意外，也不生气，只温声道：

「我是连遥久，转到风云只有一个学期，学期还没有结束，就出国了。妳可能没什么印象，不过我跟柯三良同班，连德大楼的『连』字，是风云对连家巨额捐款的感恩之心。」

「啊，是你啊！」李学姐难掩惊讶，不住来回看着二人。「你就是柯四杰的男友？你你你——」看他一表人材，品性温和，跟遥远记忆里的连某人有点重迭了，只是，不该是这样的。现在的连遥久应该是——

「学姐，妳不用马上回去吗？反正百货公司不远，我待会送过去吧。」柯四杰打断她内心的惊涛骇浪。

「好啊好啊，我等妳！说好了，晚上别跑喔。」顿了下，她觑他一眼，强调：「就妳跟我。连先生，不好意思，纯是女人间的聊天，男人勿跟。」

「我明白。」他客气地回应。

「遥久学长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。」柯四杰笑道。

他点头。

她绕到那名染发厨师旁，捞过小锅铲，拨下十人份的青菜，轻洒调味酱，接着就快炒起来。

可能是这两名厨师都有点底子，炒菜的过程里，没有多余累赘的动作，甚至举手投足间，俐落得赏心悦目。

「学长？」她迎面走来，提着两大袋便当。

他回神，发现方才自己再度着迷了。他不动声色地接过其中一袋便当，多看了那名厨师一眼，便默默跟她走在人行道上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才问：

「当初揍妳的人，怎么会在这里工作？」

她先是一愣，随即恍然大悟，笑道：

「学长，你还记得痞子学长啊？一年多前我正好遇见他，他刚失业，我就雇用他了。」重点是，虽然包吃包住，但薪资低到她很满意。

「我记得，他在风云声名狼藉，妳不怕吗？」当年那一拳击在她脸颊上，根本没有留情。

她不甚介怀地答道：

「还好啦。我遇见痞子学长时，他刚失业。既然是失业，那表示他曾经想认真完成一份工作，而不是继续维持十年前的杂碎身分，是他给他自己机会的。现在的痞子学长，一手好厨艺都可以嫁人了呢。」重点还是，至今没有调薪，她太太太满意这个作牛作马的厨师了。

她抬眼，发现身边的人停步了。「学长？」

「四杰……母校的校长不会放过妳的。」那奸诈老头，怎会放弃她这种人才，尤其她能为风云招揽多少学子。

「遥久学长，你把校长说得太邪恶了。」她笑道。「老师不缺我一个，可是，柯家餐馆必须要有我。」

「如果柯家有其他人要接手餐馆呢？妳下一个目标又是什么？」

她摇头笑。「柯家不会有人接手餐馆的，至少，在五帝还没有念完大学前是不可能的。」语毕，她看见这个妖魔化的学长短暂卸下面具，露出些微的恼怒。

他在恼怒什么？连他也认定她该当老师吗？她并不觉得自己有教导学子的渴望，而柯家餐馆是她必须要维护的。

「学长，你看见了没？那是我三姊。」她勾住他的手臂，一同看向正在拍戏的剧组，其中一抹大红艳丽的身影十分眼熟。

「当然记得。」他记得任何人，但每个人总会忘记他，除了柯四杰。

她接过他的袋子，笑道：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去去就回。小本经营，务必使顾客满意。」正要过马路时，她突然回头，跟他说道：

「遥久学长，你有近视眼吧？」

「一点。怎么了？」他充满防备。

「下次你可以戴眼镜，我并不是一个对眼镜过敏的人埃」

迟疑掠过他的俊容，随即他绽笑。「好。」

她又看了他一眼，快步奔过马路。

他的视线始终追随着她，看见那姓李的学姐跟她亲热的说话，然后她走到柯三良那里，两人看似不甚热络，但还是交谈了几句。

「理事长？」

连遥久回神，看见教务处的职员周美怡。

「理事长，真的是你！」周美怡赶快解释：「今天我休假，不是翘班。对了，他是我男友。理事长，他也是学武术的，我听说学校下学期要开武术基础课程，不知道理事长要怎么——」话还没有说完，就看见这名极少公开露面的理事长带着不遮掩的嫌恶。

「周小姐，妳不必期待。下学期的武术课程确实由我一手安排，而人选早已内定。我很忙，妳可以走了。」

周美怡顿觉难堪，不知道如何下台。正好对街有人喊道：

「学长！这里有好东西喔！」

他连看周美怡一眼都没有，直接过了马路。

「学长，那是教务处的职员吧？真巧。」她笑道，同时对观望的周美怡点了个头。

「嗯。」他含糊应着。

「刚才李学姐给我两张礼券，我们去地下街吃饭吧。」语毕，看见他有些懊恼。

啊，她想起那个笔记本。

咳，得按照规矩来。「学长……你另有安排？」

「也不算有……」

「这样我很麻烦呢，吃完饭该去哪里才好呢？」她偷觑他。

「对了，我今早看报纸——」

她面不改色。「报纸？」

「正好看见电影那一栏……」

电影一次，她记得。

吃饭一次，电影一次，接下来是逛街一次，不能重复。

「四杰？」

老实说，其实十年前，恋爱的滋味，她并不是很清楚，只是发现自己很喜欢贪看这个学长，只要他在视线内，一定会特别注意他，而现在.....

「学长，等我们吃完美食，就去看电影，上次报公帐，这次才算很正式的约会。」她一点也不害羞地对他鞠躬，眉开眼笑。「学长，请您多多照顾了。」

他嘴角噙笑，自然地拉过她。「四杰，我的名字叫连遥久，妳老叫我学长，我会很沮丧的。」

「我会尽量修正的。」自动自发地抱住他的腰，引来他的微讶跟轻霞。「遥久学长，你看，我双臂就能环住你的腰耶。」

「.....」公众场合，商店的玻璃窗上，两副身躯相偎，她矮了点，但还满契合的。

她仰头，正要朝他笑着说话，忽然发现他有些僵硬。哎啊，在公众场合她是无所谓啦，不过她好像又忘记笔记本上的顺序了。

这样的相拥要再几次约会才有，而且要再热情一点。

她乖乖松手，乖乖勾住他的手臂。

「遥久学长，我们别吃太多，等看电影的时候，就能带一堆零食了。」

「零食？」

几乎是拖着他走向电扶梯，她笑道：「遥久学长，你没看过电影吗？」

「以前我身体不好，没进过电影院。」他微笑，不必隐瞒这种小事。

「那我一定要好好打点一下了。」她连眼皮也不眨地说。

她等了十年的学长，跟她想象中不一样呢。

在国外，他到底是抱着什么心态度过漫长而空虚的岁月呢？

「遥久学长……」

「嗯？」

「没什么。」

恋爱的滋味，她好像尝到了。甜甜的，一点也不涩，只是有股冲动，想要一直抱住眼前这个男人，来抑制她心脏部位的微疼。

十年前，他说，他回来后来恋爱吧。

现在，她想她真的恋爱了。

这一天她过得多采多姿。

下午跟连遥久在电影院里，因为买错票，最后两人在恐怖片的尖叫声中双双睡着。学长还极力掩饰恼怒的神情，似乎很火大明明应该是甜蜜的爱情片，为什么最后两人却得在血溅五步的萤幕前吃着爆米花。

看完电影后，他已有些疲态。她送他上车之后，赶赴学姐的约会。那真是一场可怕的灾难，李学姐竟然招来当年的副会长，她最怕的就是这两个热情十足的学姐了。晚间的聚会简直是同学会兼八卦闲聊集散地了。

她漫步在夜街上，想起李学姐说的——

「当年连遥久出国，的确是治病，我记得他家庭背景复杂，上头有一个哥哥，但过继给人。连遥久出国治病靠的不是自家财产，而是他哥哥动用另一户连姓的家产。对不？副会长。」

「是啊，学妹，当年我是学生会的干事，多少知道一点连家背景；再加上我目前的工作环境就在连家企业名下——当然是另一个连家，八卦来源多少精准了点。连遥久的父母在国外陪了他一年多就回台了。妳也知道，久病面前无孝子，连家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卖给别人，小儿子长年多病，后来收养大儿子的老人去世了，遗嘱里说明全数的家产归给亲生女儿，连遥久的哥哥一毛也分不到；但当时老人一走，连家群龙无首，就只能靠着连遥久的哥哥处理一切。直到现在，他依旧是连家的龙头，并且还当亲生父母是爸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学妹，如果妳是他俩的父母，妳也会偏向其中一方吧？」

李学姐扮个鬼脸，接着八卦道：

「柯四杰，副会长跟我说这个八卦时，我还当是假的呢。接下来的妳听听就算。听说当年连遥久的哥哥被迫去结扎，以防外人儿孙抢连家财产。妳了吧？这等于是，连遥久的父母想抱孙，还是得回头来找连遥久。只是，柯四杰，我很不高兴喔，妳到底是什么时候跟连遥久暗通款曲的，妳给我说清楚埃」

到最后，两名学姐已经醉倒，硬被她给拖上计程车，才终于松口气。

这就是遥久学长妖魔化的原因？

如果说，她不是很在意他复杂的背景，不知道学长信不信？

「老妖女……别走，柯影帝的姊姊，对，我在叫妳！」

一名学生跑到她面前拦阻，她才回神停步。

「原来是你。同学，我弟弟还没有当影帝，如果你很希望他投身演艺界，你可以直接鼓励他，不用透过我。」

「妳在胡说八道什么！谁要柯影帝去当影帝！」靠！他在绕口令吗？阿悠立即流露出惊恐的表情。「柯大姐，妳帮个忙，有人在追我！他们要打死我！」

柯四杰转身，一群少年持棍大老远的追过来。

「同学，你做了什么坏事？又勒索人？」

「没有没有！我没有！其实、其实我会勒索，都是因为他们啊！他们逼我的，不然我也想正正当当做个好人嘛！」嘿嘿，这次看妳怎么逃！他特地掏空他的财务，请兄弟们大吃一顿，来场逼真的戏。

他悄悄地从口袋里拿出小刀来。

这就叫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……好像不对，管他去死，反正前后夹攻，就是要她好看！

「柯大姐，妳不是有外星人武功吗？快施展出来保护我吧。」阿悠屏息期待。

等她一出招，跟兄弟们打起来，他就在后面找机会偷袭她，这次绝无任何纰漏。哼，周星驰算什么，如来神掌算什么，很快，他在兄弟们面前就有面子了……

突地，他看着她从口袋里掏出某样东西，顿时心头一惊，以为她也藏了刀子。

「老妖女，拿刀子是不公平不合情理的好不好！请公平决斗.....咦！手机？妳拿手机做什么？」

「报警埃」举起手机，面对着那帮兄弟。

「报警？」他呆掉。

「是啊，」柯四杰看他一眼，理所当然地说：「同学，你以为这是什么年代了，不报警我还能做什么？」

「妳可以施展妳毁天灭地的功夫啊，就像周星驰那样，不，最起码应该也会有包租婆那样吧？」

「.....」柯四杰同情地看他一眼，然后在那帮赫然停步的兄弟面前，按下一一〇。「各位兄弟，现在这位同学已经叫我报警了，你们还要继续打吗？」

「不要啊！」拔尖的叫声响彻夜街。他只是要整这个妖女，顺便再勒索点小钱，并没有意思要送他这帮好兄弟进警察局啊！

当他扑向前试着抢下手机时，她竟然一个旋身，躲过他的攻击，改擒住他的手腕。

他以为她发现他手里的小刀了，吓得要逃命，哪里知道她拉着他就跑——他回头一看，曾经最亲近的兄弟们竟然持棍追上来了！

追谁？追她……还是他？

想到这里，他浑身发抖，几乎软了下来，只能仰赖她的救助，跟着她拚命逃命。

四周的建筑物迅速倒退，她健步如飞，他气喘如牛，耳边仿佛响起六指琴魔的追魂魔音，花盆裂了，猫身分尸了，接下来就是他的头了——

「不要啊！柯姐！柯影帝的姊，别放手！别放手！」被追到了，他会被乱棒打死的。

「同学，你体能这么差啊？」她头也不回地搭腔。

不是我体能差，是妳太可怕了！哪有人在逃命时还能说话说得这么大气不喘？如果不是他确实目击，他会以为她靠滑板逃命，真的！

拉着他的手指细长结实，她的长发飞扬，几乎盖住他的视线。她跑得这么的自在，好像……风一样，不会停止似的。

思及此，他暗骂自己是傻瓜，都这关头了，还在胡思乱想什么！

他们跑过转角，突然间她松了手，他吓得差点脱口大叫，随即，她拐进防火巷内，手臂一捞，勾住他的腰间，旋身一转，两人同时避进阴影陉。

因为他从头到尾惊吓过度，只会用两颗眼珠不停地转，所以不巧目击了她刚才行云流水、潇洒自若的身手。

其实……妳是包租婆失散多年的女儿吧？这个想法很愚蠢地自动浮现在脑海里，却死也不敢说出口。

太离谱了，太离谱了，这年头怎么会有这种人！

「同学，这附近有警察局，他们都散光了。」

「我完蛋了我完蛋了！」迟早会被堵上的。都是她都是她！如果她像连成兰那样乖乖被勒索不就没事了吗！

现在他还有机会，只要她把钱包交出来，他就能回到好兄弟们面前请罪，罪不致死。想到这里，他握紧手里的小刀。

「对了，同学，你有十五元吗？借我搭公车，明天叫五帝还你。」不小心跑太远，懒得走回家了。

阿悠傻眼。「妳妳妳身上没半毛钱？！」

「没有。平常我都以机车代步，很少带钱的。」

「妳都以机车代步？那妳还跑得这么快？！」果然是天赋异禀，高人之后。

「因为我每天早上慢跑半小时，加上神奇的火灾现场力量。同学，你脸色惨白，弱不禁风，一定是长久坐在电脑前玩电动。加油，多增加点体力，下次逃命可以逃快点。」

「还有下次？」他恼羞成怒，好好的计画全被她给毁了！有功夫就有功夫嘛，拿什么科技产品出来！

「当然有下次。」在他的惊呼里，她毫无困难地取过他手里的小刀。「你老是随身带这种东西，迟早会出事。这样吧，先扣在我这里。」啪的一声，刀鞘合一。满锋利的，拿回去削马铃薯物尽其用，最近痞子学长的十二生肖很受小孩子欢迎，再叫他多削点吧。

「我、我得防身啊！」阿悠满脸通红。「都是妳报什么警，我完蛋了！」

柯四杰轻讶一声，拿出手机。

「你放心。上次超商抢劫时我拿去打人之后，一直忘了拿去修，刚才是唬人的。」不能再这样散仙个性了，晚点见到五帝，叫他拿去修才好。

阿悠目瞪口呆，难以控制地抚上胸口，头晕晕脑胀胀，脚步虚浮地连退数步，虚软的身子靠上了巷墙。

「同学，你的脸好红，需要我帮忙吗？」

他脸红是因为气血全数往上冲。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啊？到底是为了什么啊？

他今年才十五岁，此时此刻中风是不是太早了点？

「老妖女，难道、难道妳都没有弱点的吗？」他气若游丝地问。现在只希望当他被抬上救护车时，媒体记者不要拍到他的脸。

「弱点……只要给我时间，我想，这种东西应该不会存在于我的身上吧。」

台北的天空很污浊，真的。不管什么时候，天空总是灰蒙蒙的，好像所有的灰尘都集中在台北的天空，以致星光无法照到每个角落，可是刚才当她在说这句话时，他好像看见她浑身发光耶。

柯四杰走出巷子，回过头，嘴角微扬——

「要一块走吗？」

「什……什么？」不知为何，他开始结巴。

「一块走，免得你被好兄弟给逮到。」

「妳在讽刺我？」

「没，我没有，我也被好兄弟给揍过。」痞子学长那一拳有多重，其实她早就忘了，痞子学长也封口不提，像要将他自认杂碎般的过往彻底封樱

「妳功夫那么好，没有打回来吗？」

「有啊，十年后我打回来了。」还获得低薪工人一名，永久性质，保证永不调薪，压榨到老死也绝不放过。

「.....」靠夭！是不是他错觉？竟然觉得、竟然觉得.....

眼前这个包租婆好帅！

第六章

「看，那是陶家餐的正妹耶，我吃过她家的便当，还不错。」

十一点多，几名高年级的学生在二楼的走廊上闲聊，柯五帝也在其中。

他的注意力被转移，瞥向对面大楼前的小绵羊。小绵羊的主人穿着夹克，背后印有陶家餐的字样。

她提着的便当一共有.....

五个！

柯五帝内心在窃喜。他就说嘛，柯家食馆迟早会出运，痞子哥的手艺不错，就是没有门路，现在教职员尝到他的手艺了，会多订是理所当然的啦。

淘家餐算什么！

昨天四姊接到教务处打来的电话，加订二十个便当，而且还颇有长期订购的暗示，乐得他跟痞子哥整夜睡不着，幻想未来团购的美景。

「那里也有个美女，不过老了点。」有男同学说道。

柯五帝看见四姊骑进校园，停在小绵羊旁边，身形俐落的下车提便当。帅啊！看来看去还是他家四姊帅。

「这家的便当我没吃过，不过我有听说，陶家餐现在危机重重，因为柯家食馆的老板，就是这个女的，跟理事长有奸——情，所以，就那个那个喽。」

柯五帝一愣，不快道：「什么奸情！你说得太难听了吧？」

「会长，这又不是我说的。」男同学不以为然。「我也是从老师们嘴里听来的，你上几趟办公室，竖起耳朵仔细听，那些八婆说得比我还难听呢。」

「对了，柯会长，听说你家也是开自助餐店的，这种手段你应该不陌生才对。」其中一名家世很不错的高年级生哼道。

顿时，现场一阵静默。谁都知道柯五帝在校颇有人气，但高年级的，总有几个看他不顺眼。谁敢吭声？

深吸口气世界会更美好，为了让世界双倍美好，柯五帝不惜连吸了两口气，差点把肺爆掉后，才仿着四姊那种不在意笑道：

「我家确实是做自助餐的，柯家食馆就是我四姊开的。不好意思，我有事先离开。」非常有教养地说完，然后转身，加快脚步，最后几乎是用跑的奔向敬宁大楼。

「妳是怎么认识成宁理事长的？」

一出教务处，就有人质问着。柯四杰一回头，看见陶秀秀早在外面等着。

「这个.....说来话长.....」十年点滴，不足为外人道吧。

「虽然少掉成宁教职员订购陶家餐，我们也不会因此垮掉，最多再想办法去拉其他生意。不过妳不觉得这种走后门的方式很低级吗？」陶秀秀一脸寒霜，十分不服。

「走后门？」柯四杰抿抿嘴，克制想要回答的冲动。其实，她很想说：今天她是从敬宁大楼的正门进来。那样一定会被归类为耍冷派的吧？

她也不是故意爱耍冷，她一直很想讲个正常的笑话，小小玩弄一下很正常的幽默，但不知为何，从小到大，她的幽默跟她的长相一样的冷。

「柯四杰，难道妳都没有注意到，刚才教务处的职员用什么眼神看着妳吗？」

「没有耶，请问.....是用什么眼神看着我？」她虚心求教，希望袖子上的自黏性贴纸有达到宣传的效果。因为订作专门的制服太贵了，所以五帝干脆用自黏性贴纸用力贴在她的袖子上，上头写着「柯家食馆」，然后逼她穿上四处宣传.....她是无所谓啦，真的真的无所谓.....待会上车后她要脱掉这件外套。

「妳以为那些职员真心想吃柯家食馆的便当吗？」陶秀秀忍不住气道：「那全是拍理事长马屁！如果妳没有跟成宁理事长来

往，今天妳不会有这么多生意！」

「原来是这样埃」柯四杰恍然大悟。

「妳不觉得羞愧吗？」

「这个……」还好耶。她不是很介意前门后门，柯家餐馆的饭菜绝对不难吃，只是没有门路，现在有人甘愿拍马屁，其实她不是很反对。

陶秀秀看她一脸无所谓，低声骂道：

「以前我们卖吃的，东西好吃最重要，现在不一样了，随便一点姿色就可以走后门，难怪现在饮食业愈来愈难做……妳有在听我说话吗？！」

「有埃陶小姐，外头的雨好像愈下愈大了，妳可不可以下次再说，我还得上市场买点东西呢。」刚才连成兰偷偷告诉她，今天遥久学长没来学校，好像是感冒了，她打算下午去他家探望。

「柯小姐，没有以后了，今天已经没有人订陶家餐了。以后我要来成宁送便当很难了。」虽然是各凭本事，自寻门路，但长期经营的内线就这么断了，真不甘心。

「没有关系，下次我到陶家餐拜访，妳上次给的名片我还留着。」她开始穿起雨衣。

「柯四杰，难道妳没有一点自尊吗？」她忍不住叫道。

原本还在观望雨势的柯四杰缓缓转身面对她。

陶秀秀见她一脸结冰拒人千里，气势实在有点吓人，但她还是鼓起勇气说：

「难道妳没有自尊吗？妳不想让妳的顾客真心觉得妳食馆的便当好吃吗？妳这样子简直是丢我们自助餐的脸！不要脸！」

经过的师生纷纷停住，甚至连教务处的职员都出来看个究竟。

尴尬的气氛在这一层楼里蔓延，柯五帝刚从空桥那里奔到敬宁大楼的二楼，就看见四姊成为众人指指点点的对象。

他正要上前，就看见她有了动作。

她开始把雨衣脱掉，走向陶秀秀，因为动作俐落又酷，所以在场的目击者惊惧地屏息——

「哇！小正妹VS. 老美女，要发生喋血事件了吧。」跟着柯五帝跑过来的学生低声喘道，期待接下来的暴力好戏。

「陶小姐？」柯四杰神色凝重。

「做、做什么？」陶秀秀个子矮，一时被她的气势压祝

「我没有想过好不好吃的问题耶……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妳还记不记得，我们小时候，总是有人骑着脚踏车卖山东大馒头？」

「……好像有……」她严阵以待，如果这女人敢打她，她就要报警。

「现在几乎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」

「大概吧……这关我们什么事？」

「就算再不情愿，最先被淘汰的，并不是难不难吃，而是无法跟着时代变迁。柯家食馆十年前曾经中断过，我的志愿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维持它，有门路就走，没有路也就算了，能图温饱就够了。」

楼梯转角的柯五帝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的姊姊。

「我、我不懂妳在说什么！总之，妳为了自家食馆，竟然搭上理事长这条线，简直是丢我们餐饮业的脸……妳妳抓着我做什么？」

「陶小姐，刚才我说，我跟连学长，也就是理事长，这件事说来话长……」

「既然话长，妳不说也可以！妳放开我！」赫然发现柯四杰扣住她的手腕，明明没有捏痛她半分，却也无法挣脱。

「这种私事，其实是用不着外人知道的。不过，有些事我可以长话短说，而且七步成诗。」

她拉着面色发白的陶秀秀，很认真地走了三步，第四步看着她开始轻念道：

「煮豆燃豆其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」
耍冷的七步，完结。

「……」

噗哧！不知道是谁先笑出声，接着笑声蔓延到每个角落，都以为这个冰山美人在耍宝。

「好怪的人，理事长怎么会跟这种人来往？有貌无脑嘛。」
教务处周美怡小声嘀咕。

虽然有人窃窃私语，但柯四杰充耳不闻，朝陶秀秀笑笑。

「陶小姐，妳卖自助餐，我也是。同行有缘不容易，下回有机会，我们可以一块研究其他餐馆。」

陶秀秀一言发。

她只好耸肩，十分有礼地说：「再见。」穿回雨衣，无视他人的目光，要走下楼的同时，发现自家小弟堵在转角。

「五帝。」

「姊.....」

她的视线落到他身后的男同学们，扬笑打招呼：

「都是你的同学吗？下次带回家，唔.....请吃便当吧。」

「那种油腻腻的便当谁要吃埃」那名家世很不错的男同学嘲笑道。

「不吃便当也无所谓，那就吃披萨或汉堡吧。」反正都从五帝零用钱里扣，她是没差啦。

「五帝同学，你姊.....好像怪怪的。」跟来的男学生们自动向二楼护栏拢近，目送那个走出大楼的身影。

大雨里，她戴上安全帽，发动重型机车。明明动作都很正常，就是令他们移不开视线。

柯五帝垂眼，低声说道：

「是啊，她一直是很怪的。」她爱耍冷幽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他常暗自叹息，为什么好好一个美女，竟然隐藏着一条耍冷神经，简直是老天在耍人。

他也时常偷偷呕她，为什么要有这么帅气的姊姊，让身为男生的他，很没面子。

可是，他以四姊为傲。

别人都以为她粗神经，其实，她只是不在意外面的闲言闲语。闲话可以杀死一个人，但那绝对不包括柯四杰。

柯五帝回头看了陶秀秀跟同学们一眼。他们不会了解四姊帅气的原因，可是总是会不知不觉的被吸引。

很多人对自身的事伪装得很云淡风轻，但就算再努力佯装，内心还是会有所介怀，无法拥有像四姊那样天然的洒脱。

只不过——

正因如此，四姊不适合柯家食馆。

很久以前他就发现到了，只是不愿承认。有四姊在，柯家食馆绝对不会倒，但也无法更进步了。

机车骑到一半出了点问题，手机也还没有修好，她只好一路拖着车——拖拖拖，拖上斜坡。

连学长的家在中宁附近的山上，一路走来，价位绝对不低的高级别墅排排站，出入全是高级轿车，想来这附近是没有机车行了。

依着连成兰给的地址，她来到一间红白相间的屋子。

之前，曾打过学长手机，无人接听，她只好提着刚从市场买来的食材，不请自来。

她按了三次门铃，没人应门，才想起连成兰提到可以翻墙进去，屋门钥匙在花盆里。

等等！连成兰是教务处的职员，为什么这么了解学长的家？虽然他俩也是学长学妹的关系，但按届数来说，这两人应该是不熟的吧？

病人疑似在家又无人应门，让她有点担心，索性按照连成兰的建议，背着食材轻松翻墙而入，钥匙果然在庭院里的花盆里。

开门进屋后，她站在玄关，试探地喊：「遥久学长，你在家吗？」迟疑地脱鞋，走进室内。

一楼无人。

连成兰也提过，学长不大爱外出，尤其身体不适时，绝对待在家里……好吧，她的内心起了邪念，开始怀疑她那个学妹其实是遥久学长的台佣，才会这么了解他的生活作息。

她无声息地上楼。二楼有一扇门半掩，她先双手合十，默念对不起，然后探头一看——

有个男人倒卧在双人大床上。

那样的身形只有一个人会有。

「遥久学长？」她上前，看见这男人压在暖被上，脸庞几乎被一头凌乱微卷的黑发覆盖。她轻轻撩起他柔软的发丝，露出他苍白又艳红的双颊。

岂止是感冒，根本是高烧了！

她皱起眉，脱下外套，然后上床，喊道：

「学长，你要盖被子吧？」这个人会不会照顾自己啊？

不知道他是昏迷了还是睡沉懒得理人，只是动了动睫毛，将整张脸埋进被窝里。

好吧，她也不是无法可施。重心移到床缘，只手移进学长的腰身，然后使了劲道微托，右手迅速抽被，旋身与他双双跌到床单上，暖被落在两人身上。

「四杰？」他突然翻身坐起，一脸茫然。

「学长，你还好吧？」她连忙跟着坐起。

「嗯……四杰？」

「学长，我在啊，你生病了，去看医生了没？」看他没有反应，她重复再问：「学长，你看过医生了没？」

「……好像有……四杰，柯四杰？」

显然在生病时，学长妖魔化的等级会自动下降，露出恼怒火大的真表情。

「我在，学长。药呢？你什么时候吃药的？」

「忘记了。」他合上眼，气若游丝。「妳在这里做什么？」

柯四杰下床，边找药包边回答他：

「我来探玻学长，你的小学妹非常非常关心你。我指的不是我，是连成兰。你还记得她吧？」语气好像有点酸。

「忘记了。」倒回床上睡觉。

她找到药袋，发现上头很贴心的写着几点吃一次药。看看时间，也该再吃一次了，于是她去倒杯开水.....

水壶空空，洁白如新。学长住的是样品屋吗？连杯水都没有。好吧，她去开冰箱——

「真是壮观埃」她让叹。内无一物，摆好看的。如果连浴室都找不到卫生纸，她就能确定学长是外星人了。

她从带来的食材袋里翻出还有点温度的饮料，走回卧房。

「学长，学长，吃药了。」她再度上床。

连遥久三番两次被她叫醒，脸色十分臭，压抑地斥道：

「妳让我睡一下，行不行？！」

「学长，我是谁？」她正色问。

他眯眼瞪着她。

一分钟之后，她诱哄：

「我是连成兰，所以你起床后可以找我算帐。乖，吃药。」

他恼怒着，但还是顺从地吞下药丸，接过她的饮料一口喝荆

她手好痒，一时忍不住揉揉他的头发，含笑——

「学长，你真乖，第一次喝光饮料呢。」

「四杰，妳在搞什么？」他疑惑，扫过房内。「成兰呢？」

成兰？叫得真亲热。「学长，我实在不想在你意识不清的时候套你口风，你要不要先睡一觉再说？」

「妳在这里做什么？」他瞪着她。

「唔……我是来探病的。」

「是谁找妳来的？妳这时候不是该在台湾吗？」

「学长……」烧过头了吧。

他皱眉。「妳叫谁？」

「遥久学长。」她迅速上床，哄他：「亲爱的遥久，请闭上眼睛，睡一觉就没事了。」看他还在瞪着她，她只好出手遮住这一双漂亮的眼眸。

他稍微被安抚了，乖顺地躺回床上，略微抱怨的：「妳应该在台湾的。」

「嗯.....我马上坐火箭回去。学长，你睡一觉，出个汗，就会好了。」忙着帮他盖被。别的男人生病了是何模样她不知道，但学长一生病，似乎有点幼童化的倾向，挺可爱的。

「遥久。」他忽然道。

「什么？」

「在这里不是叫我连先生就是叫连，很久没有人叫我的本名了。」

柯四杰轻讪，想起李学姐说的八卦。原来，是真的埃

「学.....」嘴角微噙笑意：「遥久学长，以后我来叫你。」

这一次，他不只被安抚，而且渐渐放松。她本来以为他终于乖巧的要睡了，突然问，他又沙哑的问：

「妳在台湾过得快乐吗？」

「嗯，快乐。」其实没有想过快不快乐，十年的日子就在成就柯家食馆中过完了。「这并不是你心目中柯四杰该过的日子，对不？」她还记得他说过的「发光发热」。虽然她不认为所谓的「发光发热」就一定得成为该行的顶尖人物，但他显然并不这么认为。

她在某方面是有点粗线条，但也注意到他得知柯家餐馆不如他想象中那样声名大噪时，眼里的疑惑与惋惜。

她轻轻移开手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睡颜。

现在这种情况，好像回到学生时代，他坐在树下打盹，而她总是忍不住盯着他发呆；那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现在她可是很清楚内心蠢蠢欲动的感觉叫「邪念」。

她眨了眨眼，东张西望一阵，确定不会半途跳出程咬金，然后扮了个鬼脸，自言自语地低语：

「亲爱的遥久，邪念变残念是很可惜的一件事，所以……」俯头，轻轻偷吻他发烫的唇瓣。

如果照他记事本里的步骤，还有得等呢。那个本来懒散的学长，十年的孤独让他妖魔化，掩饰他的真心真意，那样的空白岁月也让他的内心里住着那个十几岁的少年，让她有点心疼有点恼。

她在旁守着他一阵后，连连打呵欠。为了避免学长临时又要孩子脾气踢棉被滚下床什么的，索性躺平，抱住男性的纤腰，睡觉。

对了，被子也要记得盖好，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

周五，四点十分。

学生陆续放学，三五成群离开校园。

「快点快点！再晚点就赶不上电影了。」有学生叫道。

「你等一下，我还有报告要交给老师啦，刚才我看见老师走进礼堂了，你等我一下！」赶紧追进礼堂。

男学生等了又等，十分钟后开始破口大骂：

「搞什么？！老师请吃大餐了是不？」愤愤地跟进礼堂要骂人。

然后，就再也没有人出来了。

本来阿悠是不会注意到的，但他最近在躲他的那票「好兄弟」，所以下了课，他就躲在礼堂对面的走廊里抽烟，打算等五点一到，跟着大部分的学生混出去。

但，一个、二个、三个……十个……全都消失在礼堂里，再也不出来后，他开始觉得诡异了。

「宇宙黑洞？」忍不住好奇心，他熄了烟蒂，悄悄地靠近礼堂。果然一个人也没有出来……自超商被抢之后，他诸事不顺，现在搞得他像小老鼠一样，说来说去都是柯影帝的姊姊害的！

如果他没有记错，周五这个时候是固定放什么片子去了，但不管哪部电影，总不可能造成万人空巷的地步吧？

礼堂内传出若有似无的国乐，他不记得最近有哪部3级片有这种乐声，就算有，学校也不可能放映啦。

他小心翼翼地走进礼堂，先是看见黑压压的头一致地朝向同一个地方。

「靠天，真是看电影！」白烂，就他是傻瓜被骗！还以为礼堂里有什么神秘事件咧！

他随便抬头，看向大萤幕——

目瞪口呆！

五点之前，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走出礼堂。

第七章

先是手机铃声，随即他听见浴室门被关上的声音。连遥久勉强起身，摸索到床头的手机。

是他那个过继给人、又爱回头管事的兄长。「是，我在家，电话线我拔了。」他闭着眼答道。「家庭医生？看过了。是他打电话给你的？你用不着管这么多吧……嗯嗯，有人在，你放心，我确定有人在！」很不爽地挂掉电话，终于睁开眼眸。

淡淡的肉粥香气弥漫整间屋子，他不由得骂了一声，下床摸过香烟包，直接点了猛抽。

会来这间屋子的，就是三餐定时送饭来的欧巴桑，跟周六日固定打扫的清洁工，偶尔，连成兰会被迫过来维持「友好关系」。

现在已经是晚上，加上粥香味，他可以确定在这屋子里的是送饭的欧巴桑。

他有点洁癖，有外人在，行，只准停在一楼；二楼，别说是厕所了，连卧房都不大愿意让人进来。这个欧巴桑跑进二楼的厕所，让他觉得很恼怒。

他看见桌上的空杯跟药袋，纳闷自己是什么时候起来吃药的。难怪身体状况好了点，不像以往三两天还没有力气下床。

他随意抓了抓微卷的头发，决定先下楼去，晚点等欧巴桑出来，再跟她好好谈谈。

一楼的粥还在文火熬着，他瞄了眼，直接关火，自行盛了一碗，就在厨房吃了起来。

真难得他的胃口不错，再吃半碗。欧巴桑以前是直接作饭送来，不曾在他厨房开过伙，这一次是怪了点.....

内心微疑，但他没有深想，一碗半的粥让他出了薄汗，精神更好些，于是他又点了根烟，走到窗边观望夜色，顺道等着欧巴桑下楼。

欧巴桑是便秘，是不？

十分钟俊，他开始不耐。

「要不要我买通便药啊！」他的脾气一向就不是很好，在柯四杰面前他极力扮演温柔的学长，那已经是极限了，要他对着外人给好脸色，他做不到。

思及柯四杰，他看向墙上大钟。这时候柯家食馆刚开始营业，人还不多，打个电话给她，她应该还有余力接。

依他的计画，下周才有约会，而电话连系是必须的。他走到电话旁，宁屋主话筒，又放下。

他猛抽着烟，思考着要讲什么话题才有利于彼此的交往。真混蛋，想要让一个女人爱他也这么麻烦，早知如此，在养病那几年无论如何也不跟社会脱节，连谈个恋爱也要步步为营！

那个混蛋欧巴桑是掉进马桶里去了，是不！？

就算她煮的粥再好吃，他也非常非常的不爽了。

深吸口气，他拿起话筒，按下熟悉的电话号码。来接电话的，是那个染发的厨师，话筒的彼端似乎一阵喧哗。

二楼的浴室被打开了，他头也不抬，听着脚步声走下楼梯。

「我找四杰……她不在？」那一头的吵闹声让对方必须大吼大叫，他才听得清楚。

「……我在埃」

「四杰？」他还没回过神来，直觉道：「妳那里出了什么事？」

「没什么事，只是我煮稀饭的时候，不小心弄脏了毛衣，你不介意借我运动服吧？遥久学长，我在你衣柜里发现当年你借我那套运动服还在耶。」

「……」他瞪着话筒。

「奇怪？明明我进浴室的时候还有粥香，怎么现在一屋子烟味。」

指间一松，烟蒂立刻落地，穿着拖鞋的大脚丫一踩，毁尸灭迹，顺道踢进角落里，然后抬头面露三分惊讶七分微笑。

「四杰，妳怎么在这？」

柯四杰看他变脸变得好快，也不忍戳破。「我听说你生病了，所以就过来……遥久学长，抽烟不大好吧。」烟味真重。

满室烟味是证据，连遥久不能否认，只好微笑——

「我久久抽一根而已。」

久久吗？完全不像。学长的抽烟姿势，真像老烟枪，她逐渐明白学长的身体差有一半他自己要负责。

「妳怎么进来的？」他疑惑。

「唔……」站定在他面前，先摸摸他的额面，注意到他有些发窘跟不自然，她轻笑。「是连小姐告诉我怎么闯空门的。」

「连小姐？」终于忍不住，拉下她的小手，想要放手，最后又装作自然的握祝

「连成兰埃你别说你不记得她。」

「我知道她是成宁的职员。」他语带保留。

「就这样？遥久学长，我以为她跟你的关系很密切。」

他听出她语气的异样，不由得拢眉扫过她的脸。

「我跟她……算了，妳迟早会知道。四杰，妳还记得以前我眼妳提过我大哥曾过继给另一户连家？」

何四杰点头，微讶道：「她也姓连，那就是……另一户连家的女儿？你大哥的妹妹？」这样能不能算遥久学长的妹妹？好像有点乱耶。

他撇了撇唇，但立即察觉自己不该在她面前做这个举动，又笑——

「妳猜错了。成兰是我大哥的妹妹的女儿。我大哥长我十二岁，成兰也是收养的女儿，在台北的连家人只有我们俩，互相照顾是理所当然。」

这真是复杂的家庭关系，难怪他会妖魔化……柯四杰扬笑着。

「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小学妹是你的……嗯……」这种不小心吃点小醋的事还是不要说出来好了。「遥久学长，今天食馆托你的福，订了不少便当呢。」她随口说，拉着他走进厨房，本来要让他喝粥，这才发现瓦斯关了，一锅粥也被喝了大半。

这锅粥还没有熬得很道地就关火.....又多知道学长一件事了——他不挑食，绝对不挑。

她只好推他到客厅坐着，然后去拿药、倒水。

「学长，你家真像样品屋，你都买矿泉水？」

他应了一声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。过了会儿，发现她完全没有异样，才迟疑地问：「四杰，妳不在意？」

她一屁股坐到他身边，问道：

「在意什么？」

「有人因为我的地位而去讨好柯家餐馆，这并不是柯家餐馆的实力.....」就如同他空降到成宁来，这种走后门的方式，她一点也不会看轻他？

她看他一眼，很爽朗地笑了。

「遥久学长，今天才有个同行说同样的话呢。我觉得还好耶，正所谓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今天有机会能让人尝到柯家的便当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努力延续他订便当的次数。如果这个机会让别人得到，那也无所谓，就当无缘吧，只要别倒闭就好。」她扮了个鬼脸。「我弟弟时常骂我没冲劲，不过我的志愿本来就是这样，维持柯家餐馆，因它财源广进那倒不必。」

连遥久闻言，终于明白她没有成为顶尖人才的原因了。

原来，她的志愿，只是维持柯家餐馆，用不着让人惊艳的才能。

「四杰，现在妳的志愿完成了，妳下一步呢？」他追问。

她平静笑道：

「还没完成呢。柯家人都各有志愿，能继承家业的只有我，只要我在，柯家餐馆一定不会倒。」

「妳要让一间小餐馆拖累妳？」

她耸肩。「这没什么拖不拖累的，我想做就去做了。」顿了一下，看着他轻声问：「遥久学长，现在的我，在你眼里，黯淡无光吗？」

他一愣。不，她依旧光芒四射，至少在他眼里，现在的柯四杰，与那卷录影带里的少女是同等的魅力，他很明白这样的魅力并非来自她的才华，而是她的个性所致。

只是，他始终为她惋惜。现在的柯家餐馆，随便谁也能维持的，有没有她，其实都无所谓。

她拿过遥控器打开电视，随口说道：

「遥久学长，方便给我备用钥匙吗？」

「什么？」

她朝他笑道：「我到今天才发现，你很不会照顾自己。我想以后每天早上五、六点我来找你散步。」

「散步？」

「是啊，早上我有慢跑的习惯，但一人跑，不如两个人一块散步，学长练练身体也好。」

「我身体没那么差。」不愿在她面前示弱。

「是是。遥久学长明明在抗议，还能面带微笑，这种功力我得好好学习。」

连遥久立刻深吸口气，保持平和的语气。「好啊，明天我打副钥匙……今天妳什么时候来的？」晚点记得修正记事本上的追求计画。

「中午吧，我想。」现在电视没什么节目好看，她随便转着台。

「一整个下午妳都在……」

「看你睡觉埃」顺道占据床位休息。如果诚实告知，学长可能又要改动笔记本上的计画吧？现在想想，当她起床时，其实是

有点舍不得的。学长的腰真细，睡容真好看，让人很哈耶……她盯着某个新品饮料的广告。

连遥久顺着她的视线看广告。其实广告平凡得可以，唯一惹人注目的是——

「这男模真不错。」

「是啊，他代言一系列饮料，很帅呢。」重点是，看起来真是书生型的帅哥，跟学长某个角度挺像的。

「……」他内心微哼，不予置评。

广告之后，她正要换台，忽然瞄到紧跟着播报的新闻——

当红女星急流勇退？

她愣了愣，看着SNG连线直播，这个画面里的街道跟店面真眼熟。

「这是柯家餐馆啊！」她猛然起身。

一群记者涌进柯家餐馆，镜头不住的晃动。

「是三姊！」怎么搞的？急流勇退？三姊没说过要息影啊，这台记者抢新闻的功夫显然太差，挤在最后面，画面怎么也无法更贴近柯三良。

柯四杰立刻转台。

为情为爱息影？宁作老板娘！

耸动的字眼打在萤幕上。

「三姊什么时候谈恋爱了？」管它是真是假，她立刻转身。
「遥久学长，我先回去了。不对，我车坏了，能不能——」定眼一看，学长已经打电话叫司机来接人了。

「你怎么知道我车坏了？」她讶道。学长真神。

「妳车坏了吗？我不知道。这么晚了，柯三良又惹麻烦，我送妳回去吧。」

「四杰，四杰，柯四杰，在这里！」压抑过的叫声，从角落里传了出来，娇小的个头扑上去，抱住了想要进餐馆的柯四杰。

「李学姐。」她记得李学姐是三姊的专属化妆师，那三姊果然在柯家餐馆里了。

「妳别进去妳别进去，里头乱得很呢！」李学姐拉着她要找地方好说话，却看见对面轿车旁有抹高瘦的身影在等着。

「妳真的还跟连遥久来往？」

「是啊，李学姐，我三姊是怎么了？」柯四杰看见挤不进餐馆的记者，正对着摄影机做着夸张的肢体动作。

等等！她有没有听错？疑似怀孕所以息影？

「听她在臭盖。」李学姐拉着她走过对街，来到轿车旁。
「嗨，连同学。」

「嗨。」连遥久微笑。

「车子借我躲一躲吧。」

连遥久耸肩，打开车门，同时吩咐司机去买饮料，然后任由两名学姐妹坐进后座；他本来要在车外等着的，柯四杰探出车窗，跟他说：「遥久学长，外面风大，你病还没好，进来吧。」她不介意自家事让他听去。

他闻言，知她心意，没说什么，就自行绕到前座。

后视镜里，一个娇小的女人完全抱住柯四杰。他苍白俊美的脸皮微微抽动，很明白她在学校必是受人瞩目的，但没有想到连女人都对她这样热情。

她的高中生涯……很痛苦吧？他都还没有这样抱过她呢……

「李学姐，」柯四杰随便她抱，直接问道：「到底是出了什么事？」

「柯四杰，妳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媒体随便掰一掰，就能掰出一条精采的新闻。不管妳在电视上看到什么，那都是假的。」脸颊直蹭着柯四杰的运动衣，在后照镜里与一双视线对上，她绽出得意的笑，嘴里说道：「四杰，我没有想到妳还保存这件运动衣耶，我听说自从那年校庆后，很多女学生改买男运动衣穿，校方也不阻止。」因为穿起来太帅气了。

「学姐，妳忘啦？这是当年遥久学长借我的运动衣，这十年来一直放在他那里。」

李学姐立刻嫌恶地抬起脸。「妳不说我都忘记了……等等！四杰，妳刚才一直跟连遥久在一块？」

「是埃」

「还换了他的衣服？」

「是埃」还是不要解释换衣服的原因好了，就让学姐去误会算了。

李学姐再度对上后照镜里的视线。这一次，他的视线充满讥诮跟得意。

「李学姐？」

「算了。」回归正题。「柯四杰，妳三姊息影跟什么为爱为小孩完全没有关系，纯粹是整个环境变得太快，加上她不服输.....妳很少看电视吧？这几年电视圈大整顿，偶像剧蜂拥而出，不管演技，只要年轻、帅劲够，都能当上主角。妳三姊今年要二十八了，年龄卡在上不上、下不下，当不成偶像剧的主角，却也不能演主角们的妈；当然，她是绝不会演母字辈的人物。」

「三姊应该还很红埃」她虽然少看电视，但四周总有人谈论着。

「是很红。」李学姐面泛骄傲。「她很了不起的，不靠绯闻，照样打下她的天下。虽然她再红几年也没有问题，但妳知道三姊的个性，与其成为明日黄花，不如在盛开的时候急流勇退。电视圈的短视近利，只会抹杀硬底子的演员，所以三姊打算趁还有话题的时候息影，再开第二春。」

司机从窗口递进饮料，连遥久转递给后座，要司机四处逛逛，晚点再回来。

从后照镜里，他看见柯四杰挑了刚才广告里的饮料，慢吞吞的喝着。

他注意到当她需要集中精神时，才会喝得又快又猛。

「三姊要走哪一行？」柯四杰问道，并没有打算干预三姊的事。柯家人的个人特色一向浓厚，虽然是姊妹，却从不管对方；而依三姊的个性，确实不会等没没无闻时才转行。她要，就会在最引人注目的时候做。

李学姐看她一眼，低声说：

「她想接手柯家食馆。」

喝饮料的动作停了，柯四杰惊讶地抬起头。「妳说什么？」

李学姐耸肩。「演艺圈她玩够了，现在她回来接棒了，她是这么说的。」

虽然强龙不压地头蛇，但由于她个性偏淡泊，所以在五帝的沉默、痞子学长也沉默的情况下，她被三振出局了。

恍若隔世碍...

上周出现在成宁，她还是小有积蓄的柯家食馆老板。

这周出现在成宁，她变成小有积蓄但开始领薪水的小员工。

她是不会哭天抢地啦，反正三姊要当老大就去当，只是——

重型机车照样停在大楼前，头一遭学生们的目光让她感到些微尴尬。

她身上穿着长外套，两只袖子再也不是五帝的自黏贴纸，背后是三姊模仿玛丽莲梦露飞吻的诱人大头照，上头写着柯家食馆以及地址。

这件外套，据说早就做好了，痞子学长也有一件。当他拿到时当场毁尸灭迹，而她穿上了.....穿上了.....穿上了.....

她深吸口气，下车，脱安全帽，提便当，快速奔上教务处，彻底无视愈来愈多围观的学生。

「学姐.....」连成兰看见柯四杰，正要露出微笑，忽然瞪着她外套前的图样——「学姐，这拿饭盒的庞德女郎很像是昨天息影新闻里的柯三良.....咦！柯三良？柯四杰？学姐，那女演员是妳的姊姊？」

「是埃如何？这宣传外套做得还不错吧？」她很想苦笑。正面有庞德女郎，背后有三姊的大头特写，一想到以后天天得穿这一套，头一次，她想辞职了。

连成兰脸微红，低声说：「还、还不错，如果柯小姐打扮成美少女战士，可能会更有宣传效果。」很炫，但如果她是她，她绝对不会有胆子穿上的。

「妳跟柯三良一定很合得来。」将便当放上柜台，柯四杰注意到教务处没有几个人。「你们开会吗？」

「是埃成宁一向有个惯例，年底学生考完试的当天，学校会以流水席的方式来慰劳辛苦一年的老师职员们，也顺便拉拢师生关系，所以高二生以上免费参加。现在教职员上三楼开会，待会才下来.....学姐，名单有柯家食馆的柯四杰耶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这种流水席一向由连家相关企业包下，今年初步估计参加的人至少近千名师生以及家属，所以厨师一定不够，不足的人手就由外雇方式解决。理事长还没有开口，你的名字就已经出现在外雇人手的名单上了。妳认识成宁饭店里总经理级的人物吗？」

「不.....啊，是副会长。」她看连成兰一脸茫然，遂微笑解释：「是学生时代的学姐。可能是她肥水不流外人田，突然想到我了吧。」

「原来是这样。学姐，妳、妳的朋友真不错。」连成兰十分羡慕地说。「虽然每年一次聚餐，但外雇厨师可以在流水席上广告自家餐饮的。」

「那真要谢谢学姐她了。只是，要广告的话.....我希望能换件衣服。」她微掀了掀外套，让连成兰瞄一眼内侧。「为了预防万一，这件外套还可以反穿。妳看见了吗？里头一模一样。」

连成兰掩嘴偷笑。虽然胆小，但还是忍不住好奇地问：

「学姐，昨天新闻说，柯三良要接手她家的自助餐，那就是接手柯家餐馆了。妳呢？要当老师了吗？」

真奇怪，为什么人人都要她当老师？就算她不做餐饮，也有其他工作可以做吧？

连成兰看出她的疑惑，不由得脱口：

「妳没看电视吗？就接着柯三良访问那一段结束后的广告埃」

「广告？」她错过了什么饮料新品吗？

「我们以前的学校——风云，把妳那年校庆的带子剪接成招生广告，在第四台重复播放埃」

「遥久学长，上次我在你家看见还有一间客房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们可以提前过同居生活喔。」

这样说似乎太露骨了，虽然她无所谓，但学长可能会被吓跑。换一句换一句！

「遥久学长，你真是太不会照顾自己了，所以，从今天开始，就分一间房给我，让我来照顾你的身体吧.....这好像有点色情耶。」

她把脸埋在机车龙头上，虽然在哀叹，但心情还好。谁也没有想到母校竟然砸重金买下时段做广告，由此可见风云真的很缺学生吧？在她眼里，传统武术就跟自助餐一样，随着时代进步得太快，而逐渐式微。

她个人是不介意校方拿她当广告，但是如果影响到她的生活，那就很令人烦恼了。

一回到柯家食馆，她看见痞子学长一直拿锅铲在半空中耍帅，看起来像是在给媒体记者拍照。但学长学妹的关系岂是作假的？戴着安全帽的她，视若无睹地骑过柯家食馆，绕了一条巷子回到后门，然后，她就被迫打包行李，暂时离家出走。

因为，有记者循线发现风云招生广告的模式儿是柯三良的妹妹。

「因为柯三良容不得别人抢她锋头，妳了吧？」痞子学长深深看她一眼。「柯四杰，我想，妳也最好别上镜头，免得老师当不成，去当演员了。」

所以，她要去投奔学长，祈求学长收留她。

「喂，老妖女。」

叫了两次，柯四杰才回神，抬起眼，看见一名眼熟的成宁学生走过来。

「嗨，同学。」

阿悠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白色的衬衫外翻，看起来还是一副很不良少年的模样。

他注视她一会儿，慢吞吞地说：

「喂，我是来警告妳的。」

「警告我？好啊，我洗耳恭听。」

「我那些好兄弟，妳知道的，就是那天妳耍的那些人，听说要找机会堵妳。当然，我要先声明，我是准备看好戏的啦……」

「谢了，同学。」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这一阵子发生的事比十年来总结的还多。她发动车子，又看了他一眼，笑道：「同学，现在还是上课时间，你快回成宁吧。」

看她要骑车走了，阿悠脱口喊道：「喂，老妖女，我认出妳了喔！妳就是每周五那卷带子里的女学生吧？妳到底是要回电视上那个学校，还是到成宁当老师啊？」

柯四杰愣了一下，本想笑着说：都不可能，后来，看他蹉跎的表情里有着一抹认真，她沉默片刻，也回报同样的认真。

「我要好好想想。」真的需要好好想想。

发动车子，骑了一小段又停下，回头叫道：

「同学，男生打架很平常，不过你这张脸已经鼻青脸肿了，最好去涂个药。」

二十分钟后，她将车子停在学长的屋前。

备份钥匙还没打好，她原要按门铃，后来发现铁门并没有关好，于是轻轻推开。屋内若有似无的声音飘了出来。

难得学长有访客，她满好奇的，但还是把行李放在屋外墙边，坐在外头等着。

只是，连红色的屋门都没有掩上，她隐约听见学长跟某个男人在对话

「风云校长的事我会处理。倒是你，遥久，老人家特地北上想跟你吃一顿饭，你理当空出时间来。」年长威严的声音响起。

「几年来不曾受过重视的儿子，也只有要传宗接代的时候才会想到我。这一次，是谁要跟我相亲啊？」讥讽的语气正是出自学长。

「你就多少尊重他们吧。」

「我当然尊重。只是想事先提醒，我这样的身体，不知道生出来的小孩是不是会跟我一样喔。」

「遥久！」

「好好，大哥，我累了，病还没好呢。对了，饭不用吃了，改天等我有空我会下去看你们的。还有，别费力找人跟我相亲了，我有女朋友了。」

「女朋友？你是指那个还没有丢弃的柯家女孩？她对你而言，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」

「大哥，我喜欢收垃圾，行不行？」他不耐烦道。

垃圾.....原来她是垃圾啊，柯四杰双臂环胸，索性听个过瘾算了。

「你赌气没有好处的。」

「我像吗？请吧，大哥。」

突然间，门被拉开——

一名年近四十、穿西装打领带的男子走出来的同时，注意到她的存在，凌厉的眼神状似不经意地扫过她，然后转身面对屋内的连遥久。

「我记得那个柯家女孩身体很好，你是打算废物回收，让她帮你生出健康的小孩吗？」

啊，她变成废物回收了啊，柯四杰想着，但没有开口说话的打算。

这人，就是遥久学长的大哥吧？既然人家当没看见她，她就自动隐形，也不必专门去打招呼了。

「是。那又如何？」冷漠的声音为这次谈话划下句点。

第八章

啪的一声，送客，关门。

连拖鞋也没穿，赤脚走进厨房，找出矿泉水，服下药丸。

台北的天气真糟，气温不定，上下温差剧烈得可怕；他回台湾两年多了，还是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多端的天气，一没注意就会落得像现在这样的下常

就像他跟家里的关系吧，他想。

而他跟四杰的关系，则是稳定中求成长，虽然老是从他计画里脱轨，但只要稍稍修正，就能确保最后的结局。

有些事情并不能再来一次，他不想出错，至少他跟四杰的恋爱结局，绝不容许有错。

手机铃声响起，他走回客厅，顺手拿起打火机，点烟抽一口后，打开手机。

「遥久学长？」

他猛呛一声，摀住手机咳了几声，再接回手机。

「遥久学长，你还好吧？」

「唔，很好。」只是吓了一跳。「四杰，我以为妳在忙。」现在才一点多，柯家餐馆的午餐营业应该还没有结束。

「餐馆有三姊在，现在我是标准的闲人。遥久学长，你现在在做什么？」

她的语气像闲聊，他心情顿时放松，抹笑回应：

「我在……想妳埃」绝对不会说他烟瘾犯了，正在吞云吐雾。

电话的彼端传来笑声。「遥久学长，你真肉麻。」

他微微一笑，上楼拿了她的记事本，再回到一楼，打算重新修正他的计画。这段时间内两人都没有说话，静静地享受有人陪伴的宁静——至少，他是这样的。即使身边没有人，但他却不感孤独。

「遥久学长？」

「嗯？」划掉逛街，用散步取代。水到渠成的亲吻最好是在早晨。一周后？还是半个月后？他步步为营，绝不容许失败。

「你是以结婚为前提跟我交往的吗？」

笔尖一路失控地划下散步，连带把后来的计画给一笔划掉。他流露错愕，瞪着记事本密密麻麻的招数。

「遥久学长？」

「是啊，当然是！」他又抽了两口烟，有点紧张地。

「那我可不能对你有秘密了，对不？」她笑着说：「遥久学长，我很喜欢喝饮料，尤其是新品。本来这只是我小小的乐趣，要戒掉也不是不可能，自从那一年你出国后，我看见广告里的男模真的好像你，从那时候开始……我好像就戒不掉了呢。」

语带暧昧的倾诉，让连遥久心跳微微加快。

「遥久学长，这十年来，我一直只寄贺卡，却没写过信给你，对不？」

「嗯。」虽然只有贺卡，但证明她一直没有忘记他，这就够了。

「所以，你也不是很清楚我这十年来的生活，正如我也不知道你这十年来是过着什么样的日子，对不？」

「……四杰，妳……」隐约听出她的认真。这通电话不是纯聊天，她想说什么？

「遥久学长，你出国之后，我在风云变热门了呢。」她笑。「高一到高三间，我几乎没有去过那片草坪了。一来你不在那里；二来，就算我去了，也总是有许多同学跟着我。」电话那头仿佛扮了个鬼脸。

「我可以想象。」他轻声说道，无意阻断她的话。

「虽然造成我很多不便，但我是无所谓啦，只是疑惑为什么校庆之后会有这么多的人追着我跑；一直到我高二那年校庆，李学姐回校来参加时，她给了我答案。她说，因为我很帅。遥久学长，你也这么认为吗？」

「.....嗯。」

她笑了两声。「学长，我要否决这个答案了。其实，李学姐她们追逐的，并不是什么帅气，她们一直在追的，是她们所没有的。我想，可能是我的不在意吧，我对很多事情都不是那么看重，所以可以忽略一些伤害；久而久之，我的举手投足、应对进退，就多了一些李学姐嘴里的潇洒，也成了她们嘴里刀枪不入的无敌铁金刚吧。」

「四杰，妳想说什么？」

电话彼端的声音忽地低沉下来。「学长，我不是无敌铁金刚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刀枪不入的无敌铁金刚。我可以对很多事都不在意，但，我还是会受伤的。」

「妳在哪里？」他拢聚眉心。

「唔.....遥久学长，我被三姊赶出来了，现在.....算是在外头吧。你要收留我几天吗？」

「我去接妳！妳在学校？还是在山下哪里？」拿起沙发上的外套，走到电话旁，准备打给司机。

「我在哪里碍...我手机好像有点问题，遥久学长，我先挂断你再打来。」

他内心微疑，但还是很快地回拨。

陌生的手机铃声蓦地响起，他一愣，直觉环视屋内，最后锁定屋外。

莫名地，心跳漏了一拍，他赤脚开门的同时，铃声中断，手机被接通了。

院子里并没有她的身影。

「.....四杰，妳在哪里？」他迟疑地问。

「遥久学长，我在这里，你的背后。」

手机还在耳边，他立即旋身，瞪着倚在屋墙上聊天的柯四杰。

「学长，天气很冷，你就穿这样吗？」她对着手机说道。

他惊疑不定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自然的神态，缓缓放下手机。

「四杰，妳来多久了？」

「我没有计时。」她也关掉手机，看着他赤脚走到她面前。她微笑。「不过，我想，刚才出去的男人应该是你的大哥吧。」

噗通一声，心跳猛力地撞上他的胸腔。他扫过她的脸庞，试着捕捉她细微的表情。

她听到多少？

他极力扯动脸皮，绽笑道：「妳来这么久，怎么不早点说？我帮妳把行李拿进去吧。」弯身要提她的行李，她却快一步地拉住提袋。

她依旧保持微笑。「遥久学长，你还在生病，我来就好。」

「.....好。」

「还有，你是老烟枪吧？从门打开的那一刹那，我就一直闻到烟味。你真的有在照顾自己吗？」

「那烟.....我心烦时偶尔会抽几根，我尽力戒掉。」他心不在焉地说，直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。

她笑。「遥久学长，我借个厕所？」

「好。」目送她走上楼梯，直到门被关上，他才用力抹了抹脸。

她听见多少？

这里隔音设备不差，她能听见多少？没听见的可能性居多。如果听见了，她应该会质问、会伤心，会头也不回的走吧.....

忽地，他看见玻璃窗上的投影。

他还在微笑。

明明他并没有那么开心，甚至现在的他，被自己搞得神经紧张，这样的笑容是给她看的，却不知不觉一直挂在脸上。

如同她刚才回报的笑靥。

「我不是无敌铁金刚，也是会受伤的.....」

他垂下视线，终于在混乱的感情里挖出一丝理智，坦白着：她听见了。

「遥久学长，」她从二楼下来，神色自若地说：「我想了想，还是回去好了。副会长，就是我高一时那个副会长在饭店里做事，可以员工价，我很久没住饭店享受一下了。你穿这样太单薄了，别送我出门啦。」

拉起提袋时，连遥久扣住她的手腕，她面露诧异地抬眸。
「学长？」

「四杰，妳都听见了是不？」首次，没有再刻意装出温暖的
笑容来。

「学长要我听见什么？」她反问。

他烦躁地抓了抓他微卷的黑发，面带恼怒地说：

「听见我利用妳，听见妳只是废物回收！混蛋！柯四杰，妳
非要我当着妳的面说出口吗？都是十年前的事了，妳一定要追根
究底吗？」

「如果你不说，那也是无所谓。」她耸肩。

他瞪着她，脱口：

「别对我无所谓！妳可以对任何事无所谓，就是不准对我视
而不见！妳在乎了我十年，不是吗？妳喜欢我，不是吗？既然如
此，妳就该继续在乎我下去！」

「学长，我很想继续在乎你，也非常想你在乎我，但是如果
我只是废物回收……」

「废物回收个狗屁！」没有注意到她被自己的粗鲁用词给微
吓到，他直觉摸向口袋里的烟包，才要拿出来，又想到她在场，

只得按捺住发泄的冲动，深吸口气道：「那不是我真心想说的，只是随口敷衍他的话。」

「敷衍？我以为你跟你大哥的感情很好。」

他瞪她一眼，勉强解释：

「一年没见几次面的兄弟，感情能有多好……好，是很好，但不表示我一定得在他面前吐露所有的心事。他跟老人家是一国的……」

「谁？」

他停顿一会儿，不情愿地答道：

「我父母。我叫习惯了。在国外那几年，一开始，我也是叫爸妈的，后来，会来看我的，只有一个人。他过继给人，被迫叫自己父母老人家，几十年来他习惯这样叫了，我也习惯了。」顿了下，看她没有反抗，于是暗松口气，放开她的手。「我没告诉过妳，我在国外那几年……非常的孤独，孤独到最后有点……」

「妖魔化？」她提供形容词。

他瞪着她。

她耸肩。「那改成心灵扭曲好了。遥久学长，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你的笑容真的很假。」

他还是瞪着她。

她只好继续回答：「每个人的笑容都有其意义在，哪怕是一个含蓄的笑、不在意的笑，但你真的很刻意，刻意到让我浑身发毛。学长，难道你在我面前也需要伪装吗？」

「妳会喜欢上一个卑鄙无耻、个性扭曲的男人吗？」他讥笑道。「妳不是我，不会明白我卑鄙到什么地步。妳注意到了没？一切如我当年预料，到底谁还记住我了？我卑鄙，希冀有人能记住我，就算我不幸走了，还有人惦记着这个名字十年，那也就够了。四杰，妳明白了吗？那一年我赴美的前一天，妳依依不舍送我上车，我在车上想什么呢？我从后照镜中看着妳，心里想着无论结果如何，总是会有个人记住世上还有个叫连遥久的人。我够卑鄙了吧！利用妳认真的个性来完成我的愿望！」他火大地说道，一激动，头微晕，他抹了抹脸，半坐在椅背上，稳住身体。

眼前的女人突然移动脚步，一路走出屋外。

他眼抬也没抬，恨恨地瞪着地板。

他的自私自利让他得到报应。父母没有多久就回到台湾，期待着另一个儿子的荣耀，而他孤独的度日。他卑鄙、他无耻、他个性扭曲，这都是他，但他希望她永远都不要看到他这一面。

现在的他非常非常喜欢她，这十年来他一直都.....

「我没有依依不舍。」

他猛地抬头，看见她不知何时又走了回来。

她扬笑。「遥久学长，我刚忘了拿东西进来。」

「东西？」语气有点空茫，视线移向她提着的环保袋。

「本来我想拜托学长留我住几天，讨好的贡品当然要带，这都是煮晚饭的食材。还有，当年我还谈不上依依不舍。学长，你利用我的事我都知道。」

「什么？」他有点回不过神来。

「学长不知道吗？其实我智商过一六〇喔。」

「……妳在开玩笑吗？」他试探地问。这时候开玩笑，是不是太不看时机了？

她笑了两声，放下环保袋。

「我是在开玩笑。学长，以后如果继续来往，就得请你包容一下我要冷的个性。」神色微敛，她直视他道：

「就如同学长是个卑鄙无耻、个性扭曲的男人，我也希望你能用你真实的那一面来对待我。我想我要爱的，就是学长真实的那一面。」虽然这一面，拥有男人的小脾气、暴躁、自卑、自负，甚至所有恶劣的个性，但她都想接受，因为这是十年岁月所造就的连遥久。

「遥久学长，十年前，我喜欢你的美色，你微卷的黑发，你的慵懒，你的平静，如果利用我是你能活下来的动力，我是一点也不会介意的。很遗憾这十年来我不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发光发热，不过我可以老实告诉你，这十年来我没有虚度过。」

「那就够了。」他哑声道，注视着她的目光几乎要燃出火焰来了。「妳现在就很好了，真的。」

她嘴角微翘，眼里充满笑意。「所以？」

「……」是他太笨了，以致追不上她的思考吗？还是她的智商真超过一六〇？

「需要我说『原谅你吗』？」有点自卑又自负的学长，是会死要面子呢？还是真的跟她道歉？

他默不作声，轻轻抚过她的眼窝。「四杰，妳说得对，这世界上没有无敌的人，妳也不是。妳并没有因为我利用妳而放弃我，我该感激了，是不？这十年来，我一直在想着妳，一直把妳视作浮木……」讥讽的神色略淡，有点自嘲的意味。「我不小心栽跟头了。二年多前我就回来了，我一直在害怕，害怕妳看见我这一面，害怕其实唯一记住我的人，只是为了完成她的承诺。直到今年我才下定决心，即使要掩饰我的本性，也要得到妳。对不起，四杰。」

「学长，要我原谅你的话也可以啦，不过你得先答应我条件。首先，请你戒烟？我知道戒烟很难，所以，你可以慢慢来。」

「没问题。」小事。

她看他一眼，笑道：「接着，请你收留我几天？」

「当然。」小事。

「今晚我下厨，吃义大利面？」

「OK。」还是小事。

「抱我？」

「好……」话出口，才意识到她在说什么。

她摊开双臂，灿烂的笑容带抹狡黠跟隐约的不好意思。他……追求的动作太慢了吗？上前舒臂环住她柔软又结实的身躯。

纤腰被回抱住，他微微一震，加重力道地抱住他渴望的女人。

「学长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」她轻声说道。

他垂下眸，明白她的意有所指。她希望他忘掉不愉快的过去；她不是无敌铁金刚，只是选择了用另一种方式来面对这些迎面而来的刀枪。轻轻蹭着她的发旋，鼻间是她身上诱人的香气。

每次接触她，总令他着迷。不管是她的人、她的个性、她的举手投足，他都会心猿意马，难以调开视线。正因如此，他才要步步为营，务必以得到她的后半辈子为目标。

柯四杰被抱得死紧，先是耳朵微痒让她忍不住，后来才发现是学长在偷吻她的耳尖。她微诧，但欣然承受。只是她很想知道学长的笔记本里是不是修改了进度，她还以为这样的吻，至少要几周后才会发生。

他的气息逐渐靠拢，蜻蜓点水似的吻由耳尖到脸颊，吻到她嘴角时，她心跳些微加快。好吧，她今年二十六岁，十年前让学长轻轻「碰」了一下嘴，那不算是接吻；上回学长生病，她偷吻，那也只是嘴唇相触而已，现在真正的初吻总算要来了。

心跳加速，连演一套拳都没这么夸张，搁在他背腰的十指不禁使力

等了又等，他的气息明明在她面前，这个吻却始终没有落下。她动了动睫毛，张开眼，对上他近在咫尺的眼眸。

他的眼眸很漂亮，也布满了情不自禁，但她看见他深吸口气，突然弯身提起她的行李，逼得她不得不松开环抱。

「四杰，我帮你提行李上去吧。」他哑声道，没等她回答，赤脚走上楼梯。

「……」其实无敌铁金刚是学长吧？她总不能说：吻我吧，学长，管你什么进度表！她还没这么厚脸皮，只好摸摸鼻子，慢吞吞地跟上楼。

等到心跳稍微平静了点，她才问道：

「我要睡哪间？」语气很勉强地挤出一点点暗示。

他回头扬眉笑道：「二楼客房只有一间。」

「……」笨蛋学长！

「学长，遥久学长，我可以进来吗？」

进来就进来，吵死人了！

「那我就进去了。遥久学长，你的睡姿不是很好，这样子很容易着凉呢。」

他的睡姿干她屁事？一大早的，存心要吵醒他是不？

「对了，刚才做三餐的欧巴桑送饭来了，今天早上吃的是饭团，我请她这几天不必送饭来。她的手艺如何？」

欧巴桑的手艺不就是那样！是人吃的就好。搞什么！是谁一直在吵他？

「只有一人份，我先吃掉喽？等学长你梳洗好，我们散步下山，再找一间早餐店吃早餐。」

他猛然坐起，骂道：

「随便妳好不好……」赫然住口，意识到平常冷清的屋子多了一个食客。他缓缓抬起眼，看见门旁倚着昨晚暂住的女友……

「早安埃」她微笑。

「……早。」

「遥久学长，我真的可以进来吗？」

「……可以埃」

她笑着走到床边，帮他拿起床头的眼镜。「学长，你不裸睡吗？」

「我没有裸睡的习惯。」是他错觉吗？总觉得她笑得很惋惜似的。

「我可以摸摸你的头发吗？」她兴致勃勃。

相较于她的精神十足，他反而还处在半睡半醒又要强硬保护自我形象。他暗自疑惑，点头。「可以。」

她笑得很开心，轻轻「蹂躏」他超卷的发顶。「学长，我今天才知道你睡醒时，头发会乱翘成好可爱的样子呢。」

「.....」

「你清醒了吗？需不需要我吻醒睡美人呢？」她还是保持笑容。

「不用，我完全醒来了。」

她抚着胸口，松了口气，笑说：

「幸好。学长还没刷牙，我怕我吻不下去。我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散步了。」

他瞪着她的背影，怀疑她是在报复。是他多想了吧？他打了个呵欠，下床脱掉睡衣的同时，她突然探头进来。

「对了，学长.....」她住嘴，慢吞吞地扫过他曝光的上半身，神态十分自然地说：「我只是想说，今天你不用请司机来载你，等散步回来后，我骑车载你下山。嗯，就这样了。」又多看了两眼，然后自动消失。

连遥久停在那里半晌，才缓缓垂下视线，沉默地看着自己苍白偏瘦的裸体。他用力抹了抹脸，暗自咒骂连连。

山间的空气虽然偏冷，但十分清新，身边的同伴穿着粉色的运动服，精神奕奕，一看就知道是长期运动的女孩，咳，反观他——

她快走几步，突然回头看他，他深吸口气，加快脚步跟上她。

「学长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」她笑道。

十五分钟的路程，他已经全身疲累，顾不得丢脸，坐在花坛的砖石上，暗暗再喘口气，才环住她的腰，埋进她怀里闭眼休息，不让她看见他此刻的表情。

柯四杰任他抱着休息，柔声说道：

「学长，我们折回去好了，明天再来散步吧。」

「不，我还能走，再给我两分钟。」

「好啊，反正我现在上午也没什么事，慢慢来，不急。」轻轻玩着他柔软的发丝。

「我记得妳说过，早上是妳采购食材的时间。」他起身，准备再走。

「是埃」她不动声色，勾住他的手臂，放缓速度，故意分散他的心神，闲聊道：「自从三姊回来后，我就成为废物一个，早

上的采买交给痞子学长，三姊这几天忙着上通告宣传食馆。学长，我想，我差不多已经失业了。」说归说，却一点也没有烦恼的表情。

「妳不会觉得惋惜吗？」

「不会。」她笑道。「昨天我跟我家小弟聊了很久，我只想维持柯家食馆的现状，现在换成三姊，那表示柯家食馆要往前动了，我的使命已经完成，也尽力过了，没有什么好惋惜的。」

「那么……妳想回风云当老师吗？」他试探地问。

「不会。」她毫不考虑。「学长，其实我躲到你家里，不只是因为电视上的广告，还有……其实校长跟老师们都试着联络过我许多次了。一来，风云找我当老师，纯粹是噱头。拿我当招生工具我是无所谓啦，但那并不是看中我的能力，是不？」她看他一眼，笑道：「何况，我并不希望远距离恋爱。」

镜片后的黑眸微暖，有些泛白的嘴角上扬。「四杰，今天晚上有空吗？」

「有埃」她期待学长要约她上哪去？她记得记事本上写的是逛街、吃饭、看电影，还能上哪去呢？

「老人家……我爸妈，难得北上，今晚妳跟我一块去吃顿饭吧。」顿了下，强调：「只是吃顿饭而已，省得啰嗦。」

柯四杰闻言，并没有非常吃惊，只是微笑点头。学长内心的结，只有他自己可以打开，她只能在旁陪着。唔，说起来他的身

体真的很糟，但她想有部分原因是他没有好好照顾自己，才走十五分钟就累成这样，她还是做个计画表，尽快培养他的体力才好。

「想来成宁当老师吗？」他忽然问。

她认真想着，答道：「我还在想。学长，为什么成宁要开武术课程？为了我吗？」

「不，不是。虽然我在风云没有多久，却能感受风云以武为基的校风。四杰，妳还记不记得练武的目的？」

「记得。强壮身体，唔，引导我们的心走向正确的方向。」换句话说，就是习武的孩子不会变坏。这是当年每堂课开始前，老师们最爱的唠叨，学长才待了一学期，也背起来了吗？

思及此，忽然看向身边的男人。

原来，学长想在讲究升学率的社会里，打造一个以教育身心为根本的校园，让学生们将来出了社会也不会被现今乱象所迷惑吗？

这样的理想，几年后多半成空想，要成功真是太难了。她抿着嘴沉思，低语：「遥久学长，你会很辛苦。」

「不，辛苦的不是我，而会是老师们。四杰，我想要的老师只需学识上的基础资格就够，我看重的是——打个比方，如果妳会成为一名武术老师，那么我一定想尽办法网罗妳入成宁，因为……」

两人当时是走走停停的，眼看就要到山下的转角了，因为她正在听他说话，所以是倒退着走的，正因如此，当他看见她背后冒出好几名手持棍棒的少年时，先是一愣，而后大惊。

「学长？」

「小心——」

他想起当年姓尤的老师说过，如果有人偷袭她必输无疑。她只是个常年练武的女人，并不是武侠书里那种飘忽无影的高手，脑中才闪过这个念头，一名少年的棍子已使力朝她背后挥来。

他想也不想地，用力将她搂进怀里，同时以背护住她。

门铃急促地响着。

响着响着，柯五帝终于抓狂了！他拿着牙刷，嘴里还有泡泡，奔下楼去开门。

「谁啊？这么早来……学弟？」他十分吃惊地。

「柯影帝，那个老妖女、包租婆，你姊在哪？！」阿悠急问道。

对街柯家食馆的铁门拉开，痞子正好出门运动，看向这一头有人，他缓步走过来。

「你找我四姊有事吗？」柯五帝保持礼貌的问，内心有点烦。在学校遇到这人勒索，在家里也要被纠缠。

「今天他们找到机会去堵她了！你快想办法帮忙吧！」

柯五帝皱起眉头，并没有任何的举动。

「喂！柯影帝，好歹她是你姊姊耶！」

「柯四杰怎么了？」痞子听到了最后几个字。

「痞子哥，我想.....应该是小事吧。我学弟可能很无聊，来捉弄我吧。」柯五帝朝阿悠露出优雅的微笑。「学弟，我叫柯五帝，不是柯影帝，你上回想要勒索我，我没通知校方，这一次你玩得太过火了，不能再这样喔。」优秀完美的学生会会长兼学长，是要留给每个学生面子的。

阿悠注意到他掩饰的神色，气得用力推他一把！

「假心假意！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人了！表面装好人，内心讨厌我们这种人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！哼，你姊比你好多了！」

痞子闻言，皱眉，拉过阿悠的背领。「柯四杰到底怎么了？」

「上回她惹到我那一票兄弟，他们找机会去堵她——」阿悠咬牙切齿。「虽然她陷害我很多次，但……喂！柯影帝，你做什么你？」

「我打个电话确定，OK？你以为我要报警啊？」等了又等，柯五帝看向痞子，摇头。「没人接。四姊早上有慢跑的习惯，她不带手机的。」

「对对！他们说要上什么山去堵她的！」阿悠很良心不安地说：「我已经通风报信了喔，如果出了什么事别怪我，真的别怪我——」

「你那票好兄弟有多少人？」痞子问道。

「有十来个……喂，你干什么？」

柯五帝直接答道：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我就报警。如果你骗人，那也简单，到时把你交给警察就好了。」

阿悠立刻冲上前压住电话，急声道：「不行！我也讲义气的！」

柯五帝本来要顶开他，看见痞子往外走，他大喊：「痞子哥！」

「别报警，还搞不清楚状况。」痞子头也不回地回去拿了安全帽。「我上山看看！」

「我也去！」柯五帝连忙道，丢了牙刷，随便穿上外套，跨上后座。「我知道在哪里……」他缓缓回头，瞪着硬挤上来的第三人。「学弟，你挤上来做什么？」

「我也要去！」

「三贴耶！这样子会被罚……痞子哥，等等、等等——」柯五帝叫道，绝对超过时速八十的速度，让他赶紧抱住痞子哥的腰，后头那个学弟在尖叫，差点掉下车，也狼狈地抱住他。

搞什么啊，妈的！要是假的，他就要不顾形象扁死他后头那只猪！

在清晨的街道上，一辆重型机车呼啸而过。远远看去，上头的骑士，很像是一组三贴趴趴熊。

第九章

当机车刚过转角，痞子就看见眼前一场人数悬殊的大战。

他连车都还没熄火，立即跳车咆哮：

「别动手！柯四杰！」奔上前加入战局，拉开柯四杰，一名少年持棍打来，他闷哼一声，技巧地抢过长棍，然后狠狠踹了对方一脚。

「妈的，老子当不良少年时，你还在上小学咧！」

「痞子学长，你来得好巧埃」柯四杰微微一笑，趁机调整呼吸。

「妳下去！这场仗我来打！」快速地敲敲敲，当在游乐场敲玩具。看见不学好的小孩他就有气——眼角觑到柯四杰，她还在场，本来要对她破口大骂的，忽然看见她根本是在借力使力，只击来人的手背跟小腿，不造成任何伤害。

地上的长棍已经有七八根之多，每根棍子都是她借力逼对方松手的，一旦松了手，谁也无法再从她身边取回棍子。

她棍头轻甩，击中某名少年的手背，他哀叫一声，棍子不由自主地掉下，她足光一踢，棍身飞到她身后。

动作流畅，也未汗流浹背，即使好几名少年蜂拥而上，她也游刃有余，借力打那力，那力轻击向另一个人。

痞子瞪了好半晌，直到挨了一棍，他才踹回去。

「痞子学长，别打太过火，打到他们累了就没事了。」她提醒。

这句话应该是他说的吧？他赶来，只是不想让柯四杰莫名其妙背上殴打少年的罪名，她将来是要当老师的，身家一定要清白，但现在他觉得他好像是多余的……

「柯四杰！看招！」他终于忍不了了，放话五秒钟让她有所准备后，一棍击向她。

劈哩啪啦，清脆声连击响起，两人速度快得惊人，竟然无视他人的存在，起了内讧。

阿悠一时傻眼，直到柯五帝叹了口气，他才回神。

「痞子哥也太不会看场合了。」他下车，迟疑一会儿，走向那个在旁观战的男子。要叫他连大哥？理事长？四姊夫？

「……连大哥，你没一块遭殃吧？」柯五帝有点不好意思地问。

连遥久暂时移开注意力，看向这名少年。「你是？」

「我是柯四杰的弟弟，在成宁念书。」

连遥久目不转睛注视他，道：「你们长得一点都不像。」

「是碍...」柯五帝跟着他一块观望，确定那些少年也被眼前的打斗吓傻了，他才稍微安心。废话！等级根本不一样好不好。「连大哥，你别误会，痞子哥只是受不了每次都打不赢我四姊，才突然窝里反的。那个.....学校一直在播放四姊的校庆录影带，是你作的主吗？」

「是我作的主。」

何五帝应了一声，突然道：「我常接到四姊母校的电话，他们希望四姊能补齐资格回校任教。连大哥，你也希望她到成宁任教吧？为什么你想要她当老师？老实说，她的武术绝不是最顶尖的。」

连遥久看他一眼，不答反问：

「你知道你嘴里的痞子哥曾是四杰的学长吗？」

柯五帝点头。「知道。」

「他也曾经是风云里的杂碎，你四姊在录用他时，有过先入为主的偏见吗？」

「不，完全没有.....」柯五帝讶了一声，似乎有点明白了。

场中的人交手连连，柯四杰为了避开他的攻击，往后一退，踢到长棍，脚底一滑，在好几声的惊呼声中，她勉强翻了个身，同时顺势将地上数根长棍踢向他。

这些棍子并没有任何攻击的力道，只是声东击西之策，痞子当然明白，但还是受到影响，连退数步，直觉挥开这些阻碍物。

「痞子学长，你输了喔。」她微喘，长棍直逼他的喉口，然后停祝

「.....」

连遥久低声问道：「你有带手机吗？」

「有有！」柯五帝拿出外套里的手机。

「四杰！」声量放大，连遥久比比手机。「别打了，我要报警了。」

少年们还有些回不过神来，但被「报警」两个字吓到，立即一哄而散。

她若有所思地目送。过了一会儿，她丢下棍上前，关切地问：

「遥久学长，那一棍有没有伤到你？」

「我还好，没事的。」最多痛个几天而已。

「什么棍？」痞子不爽的走来。

「遥久学长替我挨了一棍。」她的掌心悄悄移到连遥久的背轻压，看见学长没有疼痛的表情，她才暗松了口气。

「才挨一棍而已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柯四杰，从很久以前我就觉得妳很奇怪了，妳看上的男人都很娘娘腔耶。」

「都？」连遥久挑出语玻

「是啊，只要电视上的广告有跟你差不多的男模，她都会着迷。兄弟，我劝你，这种女人会殴夫，以后家暴时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一棍子下去你就得送医急救了。」

「我没这么弱。」他冷声说道。

「遥久学长，你说得好像一定会被我揍一样。」她笑道，多瞥他几眼传送讯息。

他估量自身的状况，并无大碍，遂暗示的点头。

收到！她开口：「你们吃早餐了没有？一块去吃吧。」打了一场，肚子饿了。眼角瞥到站在柯五帝身后的阿悠。「嗨，同学，你也在？」

阿悠尴尬地撇唇。「我在，怎样？」

「那就.....一块去吃早餐吧。」

阿悠愣了下。他也去？想了想，悄悄地跟上，然后装作很跼地问：

「包租婆，妳运气很好嘛，竟然还有帮手，刚才妳那一招是怎么耍出来的.....」叽叽喳喳、叽叽喳喳。

走在最后的是痞子跟柯五帝。

柯五帝沉默着，然后低声说：

「痞子哥，你第一次遇见四姊时，她把你当不良少年看吗？」

「没有。她在耍宝。」痞子正经答道。

「啊？」

「我以前啊，虽然是个不良少年，但也是很注意学校发生的事情，那可是我的母校；有时候也满想回到正常的道路上，当个不好不坏的学生，不过.....」他耸耸肩。「算了，过去的事还回忆什么。你是要问，柯四杰适不适合当老师吧？她想不想当老师我是不知道，但我希望她是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他扬眉，颇为惋惜地笑道：

「因为，当年的我，很希望遇见一个不管我曾做过什么，她在面对我时都不会有任何偏见，能把我当普通学生看待的老师。」

十二月末，成宁学生大考结束的那一天，下午二、三点钟起，广场就清理得干干净净，一辆接着一辆的卡车开进校园，圆桌椅子一一被置放在广场上。

快五点时——

一辆小型卡车停在对街超商巷内，柯四杰俐落地跳下车，东张西望，确认小巷内没有人，才迅速脱下有柯三良当宣传的外套，换上仅写着柯家餐馆四个字的普级版夹克。

「柯四杰，所谓的宣传，就是愈夸张愈能惹人注目，在妳离职的最后一天，我实在不想去告密扣妳薪水。」驾驶座的痞子懒洋洋道。

「痞子学长，你要穿吗？」

「不要！」他立即答道。死也不穿这种花枝招展、有辱他人格的衣报。

既然如此，二人有共识当共犯，默默把外套塞回车上。

痞子拿下推车，咕哝道：「真搞不懂这些人的心态，没事费力搞这些做什么！」

「这就是传统吧，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传统，也能凝聚向心力，将来出了校门还是津津乐道，以此为荣。唔，就像痞子学长每年还是会透过管道，拿到每年校庆的录影带，自己躲起来偷看。」

「柯四杰！」颊骨略红，他咬牙切齿。

「痞子学长，我不是故意发现的，是五帝以为你在看A片，所以这个那个，我就不小心知道了，下次也借我看吧。」

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妳甬想！」深吸口气，以免狂扁这个有时候很脱线的学妹。她当他的老板时，加薪之日遥遥无期，现在换人当了，虽然薪资提高，柯家食馆也会很有未来，但是.....终究还是舍不得的。她有她的路要走，现在该是柯家食馆成全她的路的时候了.....妈的！他这么悲秋伤春，还是不是男人啊！

「痞子学长，我走喽？」她回头笑道。

「去去去.....等等，柯四杰，我问妳一件事！」这件事悬在他心上很久了。

「好埃」

「那个.....当年妳是不是机智地故意挨我一拳，解决当时的危机？」

柯四杰努力回忆。「痞子学长，你在说哪一次啊？」

「还有哪一次！我揍过妳几次？一次而已好不好！」他青筋爆裂。

「原来是那一次碍...我想起来了，痞子学长，那一次我绝对不是故意挨你一拳。」

「不是故意？果然，我就说妳哪来的心眼.....嘿，柯四杰，妳年轻时候也曾败在我手下，我也算消气了.....妳那什么表情.....」

「真的要我说吗？」冰颜上流露出很浓很浓，浓到有点故意的迟疑。

「说！」

「我鞋带松了。」见他迷惑，她非常详细解释：「痞子学长，因为当时我的布鞋滑落，所以不小心被你痛打一拳。你看，我没有脸斜嘴歪，还有牙齿，看见了没有？一个都没被打掉，你看起来虽然很高大，可惜拳头太弱了。」语毕，当作没听见他的咆哮，赶紧拉着推车过马路。

今天柯家食馆照常营业，由她代表柯家食馆出马。据说，今年报名的师生家属共计一千多人，也就是等于百来桌流水席。她

收到的传真是佛跳墙，每盅瓮上以保鲜膜密封着保温，瓮上面还贴着柯家食馆的标志，以达到宣传的目的。

「不好意思，借过借过。」

校门口有不少挂着名牌、验明正身的工作人员跟好奇围观的学生，也已有老师家属陆续抵达。

她从中挤了进去，小心着推车上的佛跳墙。

「学妹！」穿着套装、指挥搬运的女人，一看见自家学妹，叩叩叩地快步走来。「今天晚上结束后，一块过年吧，我有员工优待喔。」顺道把台北未婚的学妹们全找来。

「副会长，」柯四杰还是习惯这样称呼她。「我跟人有约了。」现在学长的身体由她照顾，虽然他不会恶意凌虐自己的身体，但总是懒了点。她上周太忙，没有陪他夜间散步，竟然发现他连晚餐都没有吃，电视开着，他就躺在沙发睡着。

穿着上班族必备盔甲的副会长悄悄将她拉到一边，低声问：

「妳真的跟那个连遥久同居了？」

「现在我借住他家。」真的只是借住而已。学长是个依着计画进行的人，下次她偷偷窜改他的记事本好了。

「学妹，哪天要是分手了，记得通知我，我名单上有很多猛男可供使用喔。」

「我偏爱稍微斯文型的。」如果她没记错，副会长跟李学姐都已经订婚了耶。

「难怪妳会喜欢连遥久。不怕不怕，我说过我们会是一生一世的好姐妹，妳喜欢抱起来都是骨硬肉薄的，我也有名单，保证合用。」

「唔，我记下了，谢了，学姐。」盛情难却。

「对了，前几天我在电视上看见柯三良回去接手柯家食馆的新闻。妳呢？李学妹说妳要失业了。」

「是啊，今天是离职前最后一天。」是不是她多疑了，为什么老是有学生对她指指点点？明明她的夹克并不招摇埃

「那.....我也看见风云的招生广告，妳打算回去当老师？」

「我不回去风云，副会长。」

「真的不回去？薪水好谈，寒暑假绝不排课，供住宿，下山可由校车专送。」

柯四杰笑出声。「我拒绝。学姐，妳的任务可以结束了。」

「别怪我。」副会长委屈地说：「校长安排好几名老师当打手，天天打来拜托我说服妳。好了，我已经尽力了。现在是私下

聊天，妳告诉我，妳对妳下个工作有底了吗？」

「有。」柯四杰毫不考虑地回答。

副会长痴痴看着她，低声说：「四杰，妳现在的眼神，跟当年校庆时一模一样呢。」就是这样认真的眼神让人着迷。突然间，很想找齐北部风云的学生，来个无利益输送的纯同乐会。「四杰，下次妳有空，一定要联络我。」

「好埃」柯四杰笑着，正要推着佛跳墙往规画好的路线走，忽然听见副会长又叫了她一声——

「学妹，我很久没有想起学校的事了，但我一直以风云为傲。」

柯四杰笑容满面的点头，然后走进广场，将推车交给工作人员。

天色已暗，广场上的灯火通明，师生几乎已经入座，一片闹烘烘的。她走到角落，混进工作人员里。

饭店出炉的菜色直接由专车送抵，所以饭店厨师只有二、三个来成宁随机应变，留在成宁的泰半是亲自送菜来的外雇厨师；后者都是有私心的，想要趁机广告宣传，刺探敌情，当然她也不例外。离职前最后一份工作就是负责广告广告再广告。

「厨师们是这两桌喔，别坐错了。」工作人员指着偏远点的圆桌。

柯四杰跟着其他厨师们走，相互交换名片，挑了一桌坐下。

「柯家餐馆.....不就是那个女明星的店吗？」拿过名片的某间餐饮厨师讶道。

「是啊是啊，欢迎来柯家餐馆用餐。」还是三良厉害。

「女明星的店碍...」语气有点嗯哼啊哈的。「八卦杂志上说她怀孕了，只是找个借口生子，十个月后就会复出呢。」

「柯三良会不会又回演艺界我是不清楚，不过她没怀孕。」柯四杰不疾不徐地澄清，并没有任何对骂的意思。

「柯小姐。」

柯四杰转身看向她的右手边，微讶地笑道：「陶家餐的陶小姐，好久不见。」

「想不到吧？我也找到门路，成为这次外雇厨师。正好呢，妳跟我都是负责佛跳墙的吧，我们可以看看师生们最爱谁做的，谁剩下的最多。」

「.....这个，妳带塑胶袋了吗？」

「什么？」

柯四杰压低声音：「我容易肚子饿，要吃消夜的。我带了干净的塑胶袋准备打包。不管谁剩得多，都可以打包。妳需要吗？我多带了一些。」

「……」吸吸吸！双肩拚命抖，胸口差点喘不过气来。过了一会儿，陶秀秀恢复平静，对着她说：「好吧，麻烦给我塑胶袋。」

柯四杰微笑，从背包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袋子给她。

菜一上，同桌的厨师纷纷举筷尝味道，她也不例外。回头还等着作报告呢。

「炒得有点老。」陶秀秀低声评论。

「嗯……这道菜好像是饭店送来的。」小口小口品尝，确定尝到滋味，可以回食馆作报告了，才开始狼吞虎咽。

「当然。主要菜色他们作，头几道他们包，等轮到我们上场，不是有点凉了，就是大家都吃得差不多了。不过这里不会有人在乎，这些同行都是来拉关系的。妳信不信？待会吃到一半各自鸟兽散，妳可以打包个过瘾。」

她当然信。因为等会她也要厚着脸皮去拉关系。不管是哪一行，装清高是没有用的，早知如此，她就带三良的签名照来拉关系。

「柯小姐，我们合作如何？」陶秀秀兴致勃勃。

「合作？」

「我是指陶家餐跟柯家食馆。一间自助餐要吃下外包团购，毕竟数量有限，如果两家合作，就可以尝试更多可能性。」

「这个……我要离职了，恐怕不大方便允诺妳什么。」

「我知道。我也有看电视，妳家换老板了嘛。没有关系，妳帮我引荐，剩下的我来跟柯三良谈。」

柯四杰眯眼，笑着看她。「陶小姐，原来妳是看中柯三良的名气埃」

陶秀秀耸肩。「这是一个原因，另一个嘛……要找一个不会算计的合作对象太难了，既然妳把七步诗背得这么熟，我想，柯家食馆不会在背后捅人才对。」

柯四杰闻言，浅笑地接受她的意见，只负责引荐工作。

才七点多钟，她这一桌的人就各自去拜访老师职员们；她贪吃，多吃了几口后，正要拿塑胶袋先装好再去推荐自家食馆，突然听见有人在叫她——

「柯四杰？」

「是，」本能地抬头，绽笑。「我是。呃……老师？老师的家属？有事吗？」

一名短发、穿着轻便的女人拉着小孩走过来。在看见柯四杰的长相时，脱口：「妳就是风云招生的那个模特儿？」

柯四杰不以为意，微笑。「应该是吧。这位女士有事？」

「我先生姓郑，是本校主任，本来打算推荐我为下学期的武术教师，但他的权力大不过理事长，妳已经被内定了，妳知道吗？」

柯四杰微愣了下。原来学长在她考虑时就已经先霸住这个位子。她只能这样说。

「我也是风云的学生。真失败，不是吗？我指的是我们两个，都得靠走后门，才能有一份工作。听说妳跟成宁理事长同居，才获得这份工作吧。」她说得很平静，但话里带刺，一目了然。

柯四杰没有被触怒，只是神色稍敛，说道：

「学……」这是学姐还学妹？管它的。「郑太太，我非常非常喜欢连遥久，这是我培育十年的感情，我希望能继续下去，就算是开花结果了，我也会继续珍惜下去。所以，唔，请不要污辱我跟他的感情。」

「但妳靠着 he 走后门，不是吗？我自认在校成绩一流，却抵不过一个走后门的，那以后何必在乎成绩？」

如果这个时候要冷，可能不止这位学姐或学妹会当场爆炸，连在后头观望情势的周美怡也会抓狂吧。她听连成兰提过，那位周小姐也想力荐自家男友当武术老师，可惜也被打了回票。

看来，这次不认真对待，这位郑太太是不会气消的。柯四杰答道：

「那妳想怎么办呢？」

「我能怎么办呢？我只是以风云有妳这样的学生为耻而已。」

「学妹，学妹！」高跟鞋叩叩叩地又响起。「这位是？」

「她也是风云毕业的校友。」柯四杰回答。

「原来妳也是风云毕业的，改天再聊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跟四杰有点私事要聊。」副会长使了个眼色，拉着柯四杰走人。

「等等、等等，学姐！我话还没说完呢。」柯四杰低声抗议。

「妳打算被人骂是不？」她可是赶来救驾的耶。

「没没，再等一下。郑太.....妳到底是第几届的？」不管了。「寒假妳要不要带着小孩一块回风云？」

「回去干嘛？」副会长抢先问。

「我得回去补齐资格埃郑太太，我们一块回去，由风云来评鉴吧。如果我资格不如妳，那我就退出。」柯四杰边被拖着走，边轻喊道。

「四杰！」副会长抗议叫道。

柯四杰边笑着跟郑太太挥手，补了一句：「妳可以考虑看看。难得回风云一趟，要一块去的话可以到柯家食馆找我……」啊啊啊！不能再说了，已经有人跳上她的背了。

「柯四杰，妳管她做什么！」副会长碎碎念：「她年纪也不小了，应该知道这个社会就是这样。实力至上？狗屁！何况今天不管妳有没有靠关系，妳都有实力得到这个位置。好吧，我帮妳跟连遥久分手，另外找猛男，来证实妳的清白。」

柯四杰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。「学姐，为什么妳老是要我跟连学长分手？」

副会长沉默了一会儿，不再跟她打闹，才道：

「这次风云打电话托我说服妳，老师主任们连番上阵，逼得我不得不答应，包括当年管理图书馆的老师，她有提到……连遥久跟妳订下十年之约。他可有利了，但妳却浪费了十年的青春，这么卑鄙无耻的男人绝对适合生存在这个社会上，但我不认为他配得上妳。」

她俩站立的地方正好被阴影所笼罩。往广场上看，可以看见非常热闹的场面，学生们吃喝玩乐互相敬杯；再更远一点，是成宁职员们，当然也包括必须到场的遥久学长。

她知道他偏静，不是很喜欢热闹场合，但也能够配合周遭的变化。这种扭曲的社会他适应得很好，这就是标准的社会人士，这种人通常会站在金字塔的顶端，如果不是他身体的关系，今天学长的发挥空间绝不止于此。

「四杰？」

他正起身接受职员们的敬酒，跟着，几名男士走到路灯下闲聊，有人递给他香烟，他也毫不拒绝地抽了两口，然后那根烟就一直夹在他的指腹间，没再动过。

她拉回视线，微诧地看着副会长正拿出记事本写字。

「学姐，妳在抄什么？」

副会长头也不抬。「南部十日游。」

「.....不好吧。」她去风云不是玩耍耶。

「虽然连家的人都满卑鄙的，但看妳的眼神也知道妳在恋爱。算了。学妹，当初妳被列为失联人口，有多少学姐学长学妹学弟找妳，妳知道吗？正好过年，放假.....唔，五到十天不等好了，我去联络看看谁想回母校一游，伴游柯四杰，这个团应该满大的。」

「学姐.....」

副会长眨眨眼。「学妹，我们出来混也好几年了，早就该回去深深呼吸一下母校的空气，还一身纯净后再战江湖，妳不会阻止我们吧？」

「学姐，妳尽量开团吧。」柯四杰苦笑。

等副会长离开后，她站在原地，继续以目光追寻着她的学长。

她的学长，曾经有很多人忘记他，只有她记住他，十年之久。

在她记住他的同时，他也同样的牵挂她，不是吗？正因为在意对方，才会希冀着对方记住他。

嗯.....搞了半天，原来学长这么早就对她有好感了埃如果这样问学长，他一定会恼恼成怒吧？

思及此，她闷笑不已，打算回头也为自己的恋爱之路做个规画。因为学长实在太小心翼翼了，她非常怀疑那本笔记本里写着五年后再结婚之类的。

他以为他们的恋爱从今年年尾才开始。

她却认定，这分恋情已经延续了十年。

「好长的一条路喔……」可是，她还是会快乐的走下去，乐此不疲。

第十章

远方的鞭炮声劈哩啪啦响起，为宁静的社区带来新年的气氛。

漫步在斜坡的柯四杰，双手合十，对身边的男人笑道：

「过十二点了，新年快乐，遥久学长。」

「新年快乐，四杰。」他柔声回答。往年的新年，都是他一个人过，回台湾后他也宁愿独自一人过年，这是十多年来第一次跟人跨年。

「学长，会冷吗？」她挡在他面前。

「还好。」就算微冷，也绝不在自己的女人面前承认。

她微笑着扯下自己的围巾，不顾他拢起眉心，改围在他的颈间。

「我有点热，学长，你帮我围着嘛。」

他不置一词，略凉的指腹轻触她的脸颊，让她开始期待。唔，新年新希望，有点期待是不过分的，当她这么想的时候，他却改牵她的手，继续散步回家。

她摸了摸脸颊，暗自扮了个鬼脸，虽然有些失望，但也不是很介意。

「学长，为什么会内定我呢？」边定边闲聊，简短地将郑太太的事说了出来。

「妳不认为是因为我们的交往而内定妳吗？」

「我想过。不过学长既然是这么卑鄙又好强自私个性扭曲的人，你想对成宁有所作为又得讨好我这个刚失业的女友，你应该会安插一个不这么重要、但不致没有用处的职位给我。当老师，不是谁都能当的。」

他瞪她一眼。然后耸肩。「我要的，是有教无类的老师，尤其习武者更该注重这一点。妳不必跟她一块回风云，在成宁我说了算。」

「无所谓啦，如果公平竞争，能让一名好老师出线，那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」顿了下，她朝他微笑。「不过你放心，我也会尽我能力的。」

来到连宅前，两人双双停步。

她身上还穿着宣传的夹克，提着打包的塑胶袋，很平民化。而他，穿着质地上好的保暖外套，内有厚毛衣，虽然帮忙提着好几袋的食物，但看起来就是很浑然天成的贵气。

她慢吞吞地扫过他依旧偏白的肤色，咕哝几句，看见他扬眉，于是说道：

「学长，你也要准备喔。」

「准备？」

她咳了声，从他口袋里掏出钥匙，假装借着开门，将手里的塑胶袋一并交给他。很好，他两手都有东西，第一步成功。

「学长，以前食馆营业时间固定，所以这十年来我无法去任何地方，以后寒暑假你愿意陪我四处走走吗？嗯，今年暑假，我们先来环岛旅行，好不好？」

他眼眸抹上温柔，笑道：「好啊，我也不常外出，正好趁这个机会四处走走。」她到底是为她自己还是为了他呢？有时候真觉得两人像老夫老妻一样，最常的约会不是他记事本上的规画，而是早晚的散步。

她又咳了一声，还是没有推门进入的打算。

「学长……刚过十二点，新年快乐。」她堆满笑。

他眼皮也不眨，回应她重复的恭喜。「新年快乐。」

夜色里，她的笑颜夹杂着些微的腼腆，这是十分难得的。她一向大方随和，唯有在面对他时才有这样的神情，他是不是可以很贪心的假设，在这样平静的交往下，他在她心里已经占有非常重要的比例？

她从口袋里掏出全新的记事本，笑道：

「学长，这是我送你的新年礼物。我看见你用的那本笔记本快写完了，所以买了一本全新的给你。」帮他放进他的口袋里，希望这份新年礼物能够让他心想事成，够他写到结婚那一段了。

「我忘记买礼物了。」他的声音略微沙哑。

她耸肩，上前一步，装作很自然地环住他的腰。

「无所谓啦，学长，你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谢意埃」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她迷上了抱住他的感觉，加油加油。

「四杰……」声音更为沙哑。

「学长，虽然你很擅长掩饰，不过现在你看我的眼神，很像头饥渴的黄鼠狼。现在你不能动弹，让你选，你是要让我做个小小的侵犯呢，还是你要送我一份新年礼物？」

连遥久被她的话逗笑了，瞳眸逸笑却掩不住他炽热的光芒。他任她舒臂环抱，然后俯下头轻轻吻住她的唇瓣。

空气清冷，她的嘴唇却十分温暖，带点甜味，很像是她平常爱喝的饮料；他记得饮料单上以罐装饮料为主，她喝了几罐啊？

今天晚上，她忙着宣传她的食馆，两人最多打个照面，她顺手递给他一罐饮料，代替他过量的饮酒。

她一直在注意他。不管什么时候，她心里一直有他这个人，有着连遥久这个名字，甚至只要他小心翼翼细心维系住这份感情，二十年后、三十年后，她的内心依旧有着连遥久这个名字。

他慢慢地加深这个吻，唇舌交缠的当下，不知不觉环抱住她的娇躯。她的体温比他高，也一向不吝于与他分享，他情不自禁地吻着她的嘴角、她的眼、她的鼻尖，最后贪恋地流连在她的唇舌间，深深吻着。

彼此的气息交错，他腰身后的十指紧紧扣住，两副身躯紧密接触着，即使隔着厚重的外套，也能感受到对方呼吸的急促。

额面轻轻相抵，他微掀眼眸，与她对视。她的眼眸迷蒙，双颊微晕，嘴角抿着，却带着淡淡的笑意。

「学长……」她的声音也沙哑了。「这好像是……我们第一次真正接吻耶。」

「嗯。」他又吻着她的嘴角。

她心满意足地再任他恣意吻着，这一次他的吻带点压抑，不停地吻着她的脸、她的嘴，学长他……真的压抑很久了吧？她可以任他吻到天荒地老，吻到他补足这十年份为止，不过——

趁他微喘口气的同时，她轻轻松开他的环抱，有点不好意思地扬笑。

「学长，我们先进屋，再待下去，你会感冒的。」

帮忙拾起他之前放掉的塑胶袋，忽然间，学长从身后抱住她。

「遥久学长？」她暗讶。

「先别进去。」他粗哑道，补了一句：「我需要.....冷静一下。」至少现在还不能进屋去。

柯四杰明白他话里的意思。屋内孤男寡女，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摧毁他的理智.....呃，她是没差啦，不过学长果然是防备能力很强悍的人呢。

还好他是从后面抱住她的，不然她忍笑的表情一定会被发现。

背靠着屋外的长墙，他轻轻搂着她，戴着眼镜的脸庞轻埋在她的肩窝。

「遥久学长，如果你冷了，就一定要进屋。」她听见他含糊地说很热之类的，她只好很无辜地仰头看着黑漆漆的天空。

新年的第一天，远方的天空不时有绚丽的烟花，好像在宣告她的第一波计画成功。她轻轻抚了抚被吻得有些疼痛的唇，学长他.....还真是很压抑呢。

「学长，我错了。」她突然说道。

「什么？」

「你不会着凉，因为你把我抓来挡在你前面嘛。」

「.....」虽然知道她有杀风景的功力，但亲身面对时还是一阵无言。

「还有，学长，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，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吗？」

「心理准备？」

「我很喜欢学长，喜欢到.....我有无限延长这份感情的准备了。」她十分含蓄地说，顿时感觉身后的男人欣喜若狂。

只要她有准备，她就会细心的完成它，换句话说，她的感情世界亦然。

他不由得搂紧怀里的娇躯。这摆明是在快熄的火苗里再洒上一桶汽油。

他咬咬牙，正要开口，突然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。

「学长，你要不要吃寿司？」她边吃着，边把花寿司递到后头。「我觉得还不错耶。」

他瞪着那寿司，沉默许久。

「学长，你不吃我吃喽……」身后的动作令她一时无言，良久她才沙哑说道：「学长，那是我的手指头，你好像吃错了耶。」

二个月后——

一辆重型机车在早上九点钟骑到校门口，让警卫室看过职员名牌后，牵着车子停放到教师专用区。

校园的上课钟声刚过，学生们纷纷走进教室。

车主是一名女人，穿着不算正式的衬衫跟长裤，脚底是布鞋；她绑着马尾，肩上背着黑色包包，然后从车箱里取出资料袋。

再然后她听见——

「学姐！」

她抬眼，笑道：「学妹，好久不见了。」

连成兰一身毛衣跟长裙，有点害羞地笑道：「寒假妳回风云辛苦了。」

「还好啦。对了，听说以后妳改当武术课程的助教，要请妳多多协助了。」

连成兰赶紧点头，领着她走向综合大楼的职员办公室。

「学姐，郑学姐有刁难妳吗？」

「还好耶。下个礼拜妳要跟我去看她吗？」

连成兰讶异地停住脚步。「看她？」她以为这二人会处不好的。

「是啊，在风云除了争资格外，我想我们应该处得不错吧，她的小孩很可爱呢。」

「学姐，」连成兰有点迷惑地，「为、为什么妳可以无视其他人的闲话呢？」

「唔，因为我都用耳塞埃学妹，妳需要吗？我三姊从德国带回来的，这是她以前在片场的化妆间时必备的耳塞。」她笑着说，但看见连成兰一脸认真，通常这种认真度是无法让她耍冷的。要她怎么说呢，每个人个性不一样，别人的嘴巴她管不着，她只在乎最亲近的人，如果她真因此受到伤害，也是来自亲密的爱人；这种事说了也是白搭吧……

「学妹，」她很认真地回答：「这样好了，以后如果有人说妳闲话，妳就想：我今天改名字了，我不知道妳在说谁耶。妳觉

得这样有没有用处？」

「……学姐，我带妳去职员室吧。」连成兰有点沮丧，但还是提醒：「教职员里还是有人不满妳，因为、因为妳跟理事长他……是、是……妳知道的。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她微笑。

二月的天气还是有点冷，连成兰带她走近路，从全德大楼的二楼转进综合大楼。

全德大楼是国三班，教师已经在上课，她俩边走边压低声音说话。

「学姐，第一堂课是在第四堂，刚开始是基础课程……一定会有不少老师抽空去看的。」

「OK，我明白。」

「学姐，妳……想要教什么呢？我是说，练武之外，妳要传授什么呢？」她才能配合。第一次当助教，薪水减了不少，她还有点茫然抓不到头绪。

「当年风云怎么教我们的，我就怎么传递给下一代。即使有些东西已经被淘汰，我还是希望能传授下去。」柯四杰立定目标就毫不考虑。她笑道：「等这些学生长大了，到社会做事了，就算受到挫折，也会因为自身的坚强而再站起来；如果站不起来而回头，没有关系，这里的学校一直在。」

连成兰闻言，想要说什么，忽然间被教室里的吵闹吓到，她回头一看，倏地瞪大眼。

柯四杰看她惊慌失措的神情，也跟着往后一看——

「老妖女！」阿悠从某间教室奔出来，目瞪口呆地看着柯四杰。「妳妳妳真的来当老师啊！」

柯四杰帅气地点头，笑道：「是啊，同学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不过，现在在上课吧……」她讶异地看见学生自教室里纷纷探头出来。

「学姐，快走！有人泄露录影带的女学生就是妳！」连成兰赶紧快步离开。

柯四杰微微笑道：「我要先去报到了。同学，你不准跷课喔。」

吱吱喳喳、吱吱喳喳，加上老师的微斥声自身后传来，她也只能暂充耳聋。

「学姐，刚才的老师……」跟周美怡是很好的朋友，时常一块聊是非。「一定会打小报告的。」

「的确是我惊扰了她上课，下次我会注意点的。」柯四杰不放在心上。

停在教职员室前，柯四杰往蓝色的天空看去；虽然还是很冷，但灰厚的云层已经散去，有点初春的气息了，她深吸一口气，精神奕奕。

连成兰站在门口轻喊：

「负责武术的老师，柯四杰来报到了。」

她微笑，跟着上前一步，说道：

「我是柯四杰，我来报到了。」

尾声之求婚

亲爱的学长，展信悦。

首先，按照惯例，一定要先问，你在美国过得还好吗？身体状况有比当初好吗？日子过得真快，今年我就要毕业了。

偷偷告诉学长，其实现在校园里弥漫着离情依依的氛围，但我的感伤并不深刻。如果学长还在风云念书就知道了。自从你赴美后，我的「行情」一路看涨，不管我在哪里，总是有人在找我，每堂下课总是有同学会找我，甚至副会长拖我上学生会喝茶聊天兼赏帅男生（从学生会的第二扇窗往下看，对面二楼的三年级里有好货，副会长是这么说的。但遥久学长，我总觉得只要是猛男，副会长都很爱的）。

总之，你不能想象当我想上厕所时，有同学硬跟上来；当我在女子更衣室冲洗时，总是会有同学敲我的门，要比.....嗯，总之是令我非常发窘的。

我还是喜欢发呆的日子，在自习课时跟学长一块发呆.....再偷偷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学长可能以为我跟你相处时多半在发呆，其实才没有，我都是趁学长闭目睡着时，偷偷欣赏着学长。

我是欣赏，不是淫想喔。（^///^）

如果，这二年学长也在风云，那该有多好。

如果，这二年，每周四的自习课，能跟学长在那片草坪上看着蓝天发呆，该有多好。

最近我时常这么想呢。

对了，学长，跟你报告一件事。毕业之后，我准备搬家北上，让柯家食馆重新开张。

学长，我会加油的；所以，你也要努力喔。再八年，我们就可以来恋爱了。（o^_^o）

在毕业的前夕，我再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学长，我第一次看见你，是在三姊的教室里，那时，我一探头，就看见一个像饮料罐的男学长——你别误会，对我来说，我很喜欢去尝试不同的饮料，可是，虽然我很相信每一种饮料的广告词，也觉得喝起来很棒，但就是不想再喝第二次。当我看见你时，我一直在想：这个学长如果是饮料，不知道喝起来是什么滋味？（学长别想歪喔）

后来，你让我喝了几口，我想，八年后我会继续尝下去。

所以，学长，请你好好养病吧，我非常非常期待我们的恋情。

对了，三姊在毕业后直接北上，现在她是小有名气的明星，虽然不算一炮而红，但是她也在努力经营她的梦想。她离家的那天，跟我说了一句话——

她说：四杰，妳自身都没有任何前进的动力吗？妳这样永远只会留在原地。（我一字不漏的写出来，我想她是指我接手老旧的柯家食馆）

学长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始终留在原地，我只是跟三姊一样，去完成自己的目标吧。

我的目标，就是让柯家食馆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着，如果，我真如三姊说的，那么，我愿意留在原地。

我留在原地，等学长你回来。回来之后，我们再一块往前吧。

最后的最后，学长.....你别吓到喔，我先说「喜欢」。

我想，我是喜欢学长的。（^///^）

我知道为什么你跟我订下十年之约，我愿意等上这十年，无关任何同情。连遥久，连遥久，这三个字，我不会忘记的，会一直一直放在心里的，所以你要好好保重喔。

祝，身体健康，早日回国

四杰。

特地选了粉红色的信纸，洋洋洒洒写了一堆，写到最后，她都不好意思了。

这种信要是寄出去，别说她会害羞，搞不好学长也会尴尬吧？

「姊，妳不是要去邮局吗？」小小的柯五帝在前头叫着。

「来了。」她想了下，终于忍痛把写好的信收进抽屉里，换成一张风云毕业卡，迅速写了几行字，然后放进信封里。

要告白，还是面对面的好，这么肉麻的话她偷偷的写就好了。

美国。

「有人寄信给我？」连遥久从看护那里接过信，一看地址来自台湾，直觉想到是他大哥。

「不对，大哥上个月才回台湾，没事是不会写信的。」那就只剩一个人了……

思及此，他心跳略微加快，不自觉地期待起来，拆开一看——

学长，我毕业了，终于可以不用在每年校庆时上台表演了。你好吗？我即将为未来打拚，学长你也要好好为身体打拚喔。

四杰。

视线来回地在这几行字上打转。他沉默良久，突然之间，烦躁地撕了卡片。

现在的他，跟被遗弃的狗差不多了。今年除了大哥来过一趟外，谁还会记得他？朋友？没有。爸妈？早把注意力转向大哥。只剩这个傻瓜了。

只剩她记得他了！

到底他有什么值得她喜欢的？她被骗了她知不知道？！

她的前途无量，她的未来众人期待，她会发光发热，她理他这个形同消失的人做什么！

发光发热……有多少次，在静到无声的夜里，他幻想着她会如何发光发热，幻想自己就是柯四杰，幻想自己并不在这里……幻想到最后，他觉得自己愚蠢极了。柯四杰是柯四杰，连遥久是连遥久，她的未来永远不可能会是他的，除非……除非……

「连，检查身体的时间到了。」护士探头说道。

他还是沉默不语，死瞪着那张被撕成碎片的毕业卡。

「连先生？」看护小心地轻唤。

「嗯，走吧……对了，晚点妳有空，帮我出去买个小礼物好吗？我要送给一个朋友，毕业礼物。」

「没问题。」看护高兴地说。一向只有人写信来，却从来没见过他写信，她真怕这个东方来的年轻人愈来愈自闭。

总之，这算是个好事吧，她想。

破破烂烂、东凑西拼，用胶带黏起来的风云毕业卡放在抽屉里。

她不是故意要看的，真的不是。

她只是要拿剪刀，不小心偷瞄到一眼。

这张毕业卡很眼熟，熟到很像是她刚毕业那一年寄出去的。

她安静地关上抽屉，无声无息走进主卧房。

双人床上、薄毯覆盖住男人的身躯，他没有裸睡的习惯，所以她也不怕见到什么见光死的东西……虽然她是有点期待啦。

他是侧睡的，身上穿着单薄的衬衫跟西装裤，显然不是按照一般程序入睡的。

他不在他身边，他很容易搞坏身体吧？

她坐在床沿，观察他的睡颜半天，突然起了一个邪念。仗着手脚灵活，轻巧翻身上床，然后轻轻吻住他优美的唇形。

他的唇有些温热，本来只是想轻轻碰一下，不料对方开始深吻起来——

他的双手捧住她的后脑勺，逼她承受他火辣辣的吻……唔唔，学长，你自己找罪受，不干我的事埃

她整个身躯被他压住，摊软在床上，他吻着吻着，才不甘情愿地嘟囔：

「搞什么？这是什么味道？」他的女友很爱喝饮料，连带他也得尝这种味道。

「遥久学长，这是昨天广告的新产品。喝了……再上。」

他愣了愣，这才张眸瞪着她。「喝了……再上？」

「学长，请你不要胡思乱想，这广告绝对不是你现在脑海里想的那样。」她也很坦白。

他闻言，恶狠狠地瞪她一眼，勉为其难坐起来，抓了抓凌乱的黑发。

她见状，也跟着揉弄他柔软的发丝。

他眼角觑到她起身的姿态带点令人恼火的心动，他很想扑倒她——

不对，现在他刚起床，难怪克制力变差。

「我去洗个脸。」头也不回地奔进浴室。

她暗自扮了个鬼脸，笑着下楼。

等他梳洗过后，才走到楼梯口，就闻到阵阵的食物香味。

每天，她来他家作早饭，定时跟他到附近散步，最后她再回家、骑车去上课。

自从她成为老师以后，就搬离他家；即使过了三个月，他还是不能适应她搬离的事实，不过她是老师，理应先重身教。

如果这个时候求婚，会不会太早？

「学长，今天喝粥喔。」

「嗯，好。」他快步下楼，像个听话的老公一样，坐在饭桌前等着老婆赏饭吃。

现在是五月，依着他的计画，等她在学校完全上轨道再说，还太早还太早……

盯着她的背影，他想起一事，试探地问：

「四杰，昨天转来的老师叫什么去了？」

「吴吧，我记得。」

「真是一个年轻帅气的老师，教什么科去了？」

「国文吧，我记得。」

「妳记得的还真多……」可见姓吴的让她印象深刻。「这种帅气的年轻人，真不多见了吧？」

「是啊，帅气到可以去拍黑人牙膏了呢。」

「……」

她端来一锅温粥跟几样小菜，坐到他对面，笑道：

「学长，这个周日呢，我有事不能来了。」

「不能来？忙食馆的事吗？」尝了几口。她的手艺真的很不赖，如果当年她的目标是饭店厨师，绝对会有一番成就。

「不是。几个老师说要那个叫什么……拉拢老师们之间的感情而举办的聚会。」

正在喝粥的他差点喷了出来。

「什么聚会？」

「我记得全名好像叫成宁男女教职员感情增进周日联谊会。」她的记忆力真的挺不赖。

「有谁？」

「李老师，陈老师，张老师，吴老师……」她背出参加者名单。

不用再数下去，也知道这几名全是单身男女！这是什么意思？全校教职员哪个不知道她是他的女人，是谁邀的？

他对上她带笑的眼眸。「妳想去？」

她耸肩。「想不想去倒在其次，不过他们中午订的是柯家餐馆的便当，于情于理我都该去捧场」

高招！背后分明有高人动手脚！俊脸上的表情很正常的运作，但内心已经开始妖魔进化。

「在哪联谊？」他故作随口问。

「我记得是去爬山。上次我跟你去爬山，你的体力稍微不及格，所以这次我就没一块找你了。」

「没关系，我对爬山兴趣不大。」他还是微笑。

等他食不知味吃完早餐后，她收拾碗筷，背上背包，笑道：

「学长，准备散步了。」

他漫不经心地点头。现在他能走完斜坡都不必休息了。他换上运动服，走出门口。

她就站在屋墙那里等他。

不管他花多久的时间，她一直在等他。

「遥久学长，走了吗？」笑容里带着令人着迷的帅气。

他猛地拉她入怀，抑制自身的冲动，只允许自己轻轻吻上她的发。

如果这两天.....跟她求婚，会不会太早了点？

五月的天气带点阴晴不定，虽然各个学校逐一换季，但偶尔还是有像今天这样的阴雨绵绵。

他站在二楼的窗边，一身薄毛衣牛仔裤降低他的外貌年龄，手里不停地把玩一根没有点燃过的香烟，偶尔含在嘴里过过瘾，让在旁看见的柯五帝有点同情他。

「连大哥，你进来点，小心风大。」他好心提醒。

连遥久回神，走到他身后，看着十七吋电脑萤幕。

「网路反应好吗？」

「还不错。至少比我之前自制网页的成效来得好。从昨晚到现在，已经有十五笔订单了耶。」柯五帝真是又忧又喜。

自从柯三良抢走柯家餐馆的经营权后，时常有上媒体宣传的机会，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所以连大哥建议，以自助餐起家，多做不同的尝试，好比先以冷冻微波调理包为网上主打商品。

重新制网工程照做，先以拍卖网为主，再巧妙的移转顾客到专网上。虽然没有明说，但前置作业里，宣传是一定要的。连大哥动用了一点点点的方便，每隔一、二个月就有不同的美食杂志专访，同时尽量选择针对学生的杂志。

学生上网成趋势，只要有人上网，一传十、十传百，等于是免费的平民宣传。

呃，老实说柯家餐馆的口味还不到一流啦！每次一有平面媒体来，他跟痞子哥就拱柯三良出面，任她说得天花乱坠，而躲在

厨房的二名男性只能抱头痛哭。

连遥久拉过椅子，坐到柯五帝身边，看萤幕传输最新的食馆网页资料，同时，他直觉摸向口袋。

口袋里没有打火机。

柯五帝见状，下楼拿了一罐饮料。「连大哥，戒烟很辛苦吧？」

「也还好。」

「四姊知道你今天来吗？」

连遥久扬眉睨向他。「我只是来看网页进度，不必告诉她。」

才怪。只要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个未来姊夫的心不在焉，有事没事就站在窗口发呆。

其实，这个未来姊夫爱屋及乌，时常关照他们，有时也会来吃晚饭聊天什么的，一点架子也没有：再简单点形容，未来姊夫跟人混熟的功力深厚，有时真觉得姊夫是失散多年、刚认祖归宗的亲人。虽然柯三良说他心机太重，但如果这份心机是为四姊，那也没有什么不好。

只是，柯五帝忍不住好奇问：

「连大哥，你.....怎么还没有求婚呢？」

连遥久本来一边在等网页传输，一边在把玩香烟，听见他的问话，微诧地看向他。

他不答反问：「是四杰叫你问的？」

「不，我只是好奇。」他是不是看错了，未来姊夫好像有点紧张？

「时候还没到。」看了看表，才下午一点而已。他起身取过薄外套，问道：「网页还得一阵子才完成，一块去吃个午饭吧，听说附近又开了一家自助餐，去探探敌情也好。」

柯五帝应了一声，上楼拿了件外套，说道：

「对了，连大哥，四姊让你看过她写的信吗？」

「信？」

「以前写给你的信埃」

「有啊，她喜欢在卡片上画些小图。」烦躁因回忆而淡化，他跟着柯五帝下楼。

「卡片？」柯五帝的脸色有些古怪。「全是卡片？」

连遥久看他一眼。「怎么了？」

「我明明记得四姊以前写信时常傻笑，呃.....可能是我记错了吧。」柯五帝赶紧转移话题：「对了，四姊那条项链是你送的吧？」

连遥久停步，虽然脸色还是十分和气，但已经充满疑惑。「项链？」

「.....连大哥，你没有发现四姊一直戴着一条项链吗？已经好几年了耶，那、那.....」不是你送的吗？他好像又搞错了。正要赶紧为四姊圆谎时，忽然看见几辆电视台公务车拐进巷口。

想也知道是柯三良回来了。她已息影，但媒体依旧当她是话题，只要她一撩拨，柯家餐馆又多了一次宣传机会。

正要跟未来姊夫往后巷拐去，避开柯三良的锋头，突然间，某个记者不经意地往对面看来——

「这不是连家饭店的连二公子吗？」她有印象！她有印象啊！前几年专访那个过继给人的连家长子时，曾经看过他们的全家福照片，虽然照片里的二公子只有二十岁左右，也较为俊美，但一站在一块，谁都认得出是对兄弟。她认出来了认出来了！

「连大哥.....」柯五帝喃喃着，退了一步，赫然发现自己身上的外套就是柯家餐馆专有的夹克。

「该不会连二公子就是柯三良的男友吧？」记者脱口。

好几颗头一百八十度大扭转，纷纷投向对面的上好牛排，小巷子里记者如蝗虫般蜂拥过去。

柯五帝死瞪着柯三良不疾不徐地挤进蝗虫里，来到连遥久的身边，很亲热地挽起他的手臂，抛出迷人的笑靥。

「柯三良，连先生就是妳的男朋友，妳就是为他息影，准备嫁人了吗？」哇！晚间新闻标题已经成形，就写「连柯两家，婚期不远」等等。再耸动点，就写「有目击者看到柯三良与连二公子多次自家宅一块出门，喜讯不远了。」连二公子叫什么去了？管他，晚点再查！

闪光灯此起彼落，将中间的一对俊男美女团团围住，得不到答复势不罢休。

被挤到一旁的柯五帝傻眼地看着这一幕。

现在.....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？

因为自家男友不爱出门，所以大部分都是她来他家，盯着他的三餐、陪着他散步，直到晚上才骑车回家。

联谊过后，她直接提着名产到他家。

她如往常趴在他那张双人大号床上，排着下星期的统一课程，同时将班上落后的学生课程做个修正。她咬着笔想了半天，眼角瞥到男友坐在沙发上，把原子笔当香烟玩，心不在焉地，桌上的热可可只喝了两口——他有点感冒迹象，询问之下，才知道今天他在柯家餐馆等着网页传输。

她拍拍床沿，嘴角微扬——

「遥久学长，请过来坐一下。」叫了几次，他才回神。

他拿下眼镜，慢吞吞走了过来，视线并没有落在她脸上，而是上衣胸前的项链。

不值多少钱的项链嘛。

他坐在床沿，任她摸着他的额面。

「还好。学长，我今天晚上住下来好了。」免得他半夜发烧没人发现。

他默不作声，拉着她的手，然后顺势压在她身上，贪心地吻着她的唇。

她毫不抗拒，任他吻个过瘾。

两人呼吸愈来愈急促，柯四杰低声喊道：「学长！等等，我收一下资料。」

他瞪着她，一时之间神色迷惑，听不懂她在说什么。半晌后，他自她身上翻坐起来，抓抓头发，然后再转身时面露微笑——

「不用了，我有点感冒，怕传染给妳。」

吻都吻了，现在再说传染是不是晚了点……学长再这样吊她胃口，她也懂得妖魔化的。她摸摸鼻子认命，慢吞吞地要扣上衣领，却发现钮扣刚才被人很暴力的扯掉了。

她看了他有些尴尬的脸庞一眼，心里咕哝：再这样压抑下去，学长他迟早会化身狂魔，那时她的体力不知有没有办法跟他耗？

他在床上找到那钮扣，轻声说：「待会我拿针线过来。」

「好埃」她继续趴着看资料，反正学长这种卑鄙点火的插曲常见，迟早玩火自焚，她等着啦。

他坐在床沿，开始把玩钮扣，忽然问道：

「四杰，妳的项链挺漂亮的。哪儿买的？」

本来正在整理课程的柯四杰在听见他的话后，缓缓抬眼看向他无辜的表情。

「.....学长，你说错了，这条项链既便宜又老旧，怎么会漂亮呢？」

「我觉得很漂亮。会老旧是因为妳戴了很久吧？妳小时候爸妈送的？」

她没有回答，反而坐起来，越过他，拿过床头的名产跟饮料。

「学长，你不介意我在你床上吃消夜吧？」

「不，不会。」

她一把撕开饼干袋，开始吃吃吃、喝喝喝。五分钟之后，她才喘一口气，说：

「不，不是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「不是我爸妈给的。」

「哦.....」

「学长，你要我还给你吗？」开始做解项链的动作。

连遥久反应很快，连忙扣住她的双臂。「等等、等等！四杰，谁送的？」

「你送的埃学长，你根本就忘记了吧？我毕业那一年，国际包裹送来的，上头写的是你在美国的地址，虽然没有卡片，但这是你送我的毕业礼物吧？你从来没有挂在心上，对不？」

他顿时哑口无言。遥远的记忆里，似乎有那么一回事……见她流露出受伤的表情，他暗声诅咒，沉默地抱住她。

「算了，我无所谓啦……」

「不准妳对我的事无所谓！」凶恶地飙完后，他抓抓头发，深吸口气。「我不是故意忘记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」那时候他忙着迁怒，忙着懊恼，不肯承认自己其实很在乎她的。

额面轻轻抵着她的，他低声说：

「我知道妳的个性，所以，如果当我伤到妳时，妳一定要说出来，别无所谓的抛诸脑后。」迟疑一会儿，没有百分百把握，他总是不敢轻言论出那句话来，只好暂时放在心里，垂下眼改口：「四杰，这样的恋情……我是指我们之间的恋情，妳失望过吗？在妳等了十年之后？」

她看着他老半天，轻声说：

「学长，你在看哪里？」

他微愣一下，定睛一看，才发现自己的视线落在她的领口间，因为钮扣被扯掉，所以露出大半的美丽肌肤……他立即调开视线，恼怒地瞪她一眼。她在这种时候耍冷？

她笑出声，拉好衣领，轻轻吻上他的嘴唇，微笑道：

「学长，我从来没有预期我们会谈什么样的恋爱，我只是一直等着，等着一个叫连遥久的学长回来。老实说，我想你的次数并不多，但你已经先预定了这个位置，我每年只要有空就会写信给你，你一直没有收到过，对不？」

他讶异地看着她。

她眨眨眼。「信里都是写些很不为人知的秘密喔。学长，你想看吗？」

「……条件呢？」

「这个嘛，我常看见你在写笔记，如果你把记事本给我看，我可以把一盒信全交给你看过瘾。」

那种笔记怎能让她看见 8 ……我想想。」

「好啊，学长，你慢慢想。对了，刚才我吻你，你尝到什么味道？」

「没什么味道埃」他微笑。刚才似乎有点大蒜味加甜甜的饮料，老实说并不好闻，但他一点也不介意。

「是这样吗？」她又换个名产，打开吃吃吃、喝喝喝。过两分钟后，她说道：「学长，现在五月了，我计画七月暑假环岛走透透，好不好？」

「妳作主就好。」

「这算是我们第一次一块出游，是不？」她状似随意地说，又越过他拿过遥控器，简直把这里当她家。她打开房内的小电视，一台一台选，就这样趴在他的大腿上，任他吻着她的发梢。

「学长？」

「嗯？」如果收买五帝，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得知信的内容？

「我记得月底就是你三十岁生日，对吧？」

「恩。」他微笑。

「过了二十九就能结婚，那这次环岛旅行就当蜜月旅行，你觉得怎样？」

亲吻的动作顿时停祝

她翻身看向他，嘴角隐约有笑意。「学长，我不喜欢大肆宣传，公证结婚好不好？」以免学姐们杀过来。

他瞪着她良久，才恼火地骂道：「这种事，应该我先说！」

「好吧。学长，你要娶我吗？我今年八月二十七，明年二十八，接着就二十九喽。」她笑意盈盈。

他慢慢扫过她带笑的脸庞，与她十指紧扣，哑声道：

「我不离婚的。也许我永远也不如常人那样健康，也许妳还不够了解我的本性。」他一步一步小心的走来，尽力稳住两人的感情，就是不让她有任何后悔的余地。现在她先开口了，又跟他的计画有所不同了。

她伸出双臂搂住他的颈子，深深注视着他，微笑道：

「学长，现在你说了，我都知道了，那你愿意娶我吗？」毕生唯一一次求婚，老实说她没有预期会有否定答复。其实她一点也不介意跟他耗，只是偶尔会觉得他太过小心对待这份感情而不敢跨前一大步。

好吧，他不敢，就她来吧。

况且，每天骑车回家真的很累耶，她宁愿在这里抱着学长睡觉，他的腰一直让她很着迷；当然，她也很喜欢被他亲吻啦。

她敢打赌，他在他的记事本上随时修正方法，而她预估他很有可能等到她快二十九岁时才会求婚。

电视的吵杂吸引她的注意，她索性坐起来往电视看去，讶叫了一声。

「遥久学长，是你跟三姊。」

标题多耸动！

昔日同窗，埋下情种，民众目击二人多次同游。

转台再看——

柯三良为夫息影，隐藏老公终于现身。

再转台——

发福是怀孕？柯三良疑有身孕？

电视里的男女面带微笑，不过男人看起来有点僵硬，仔细看，女方笑容灿烂，很像是恋爱中人。

三姊是故意的吧，竟然用这种演技来搞绯闻，但连她的男友也利用，这是不是太物尽其用了？认真看，不管是哪一台，三姊一定巧妙地让身后的食馆进入画面。

啪的一声，连遥久赤脚下床关上电视。

她一言不发，看着他走到自己面前。

「四杰，嫁给我！」他发狠地说。

「.....」她偏着头，沉默了两分钟道：「学长，你什么时候跟三姊出游的？」

「谁跟她出游！」从头到尾他只说「没有」「不是」，还得卖柯三良个面子站在那里任人拍照，早知道渲染成这样，还管什么爱屋及乌！

「我是知道媒体有时候会这样啦，不过，学长，我也是会受伤的.....」她的嘴被暴力男人给堵住了。

真过分，男人就只会用这招吗？她是不介意他的粗暴，是他自己跳进来，真的不干她的事.....

仿佛怕她后悔似的，她被迫压在床上，任他为所欲为。

「四杰，答应我的求婚？」他嘎声道。

「这个.....」她微喘，忍着笑意。「我仔细想想，还是让我再考虑.....等等！学长，我答应啦！我答应啦！」

他闻言，惊喜到难以掩饰。

「我长年住在这里，又有一个姊姊待在演艺圈，当然明白其中的夸张度。学长，我很感谢你爱屋及乌，不过如果你不想做，千万不要勉强自己。」她捧起他的脸，很无辜地问他：「等你三十岁一到，公证结婚？」

回应她的，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吻。

这种点燃火苗的热吻，是预告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吧。嫁娶已定，学长就会化身为大野狼了吧.....嗯.....

「学长，我今天不用骑车回家了吗？」她气息不稳。

「不准回去。」

「不用再睡客房？」她心跳好快，虽然抱惯他的身体，但这次.....

「妳敢！」他含糊地应着。

「学长，结婚后一周年，我可以把.....可以把我写给你的信送给你，你也把你的记事本送给我当一周年礼物，好不好？」即使断断续续也要说完，她肖想偷看他的记事本很久了。

他充耳不闻，当她又要开口时，他索性再度吻住她的嘴。

肌肤轻触，他的体温有些微热，让她想起他有点感冒，应该不碍事吧.....学长的吻深入到她意乱情迷。学长果然升级到狂魔的地步了，希望她能有足够的体力配合.....

安静的主卧房内，只有不稳的气息跟浓浓的春意——

吻啊吻的……

「……」

男人终于忍不住，翻身坐起，乱抓凌乱的发丝。

「学长？」她几乎说不出话来。

「四杰，刚才妳到底吃了什么？！」他火大地问。不只是大蒜味，还有许多可怕的味道！

柯四杰猛眨眼，慢慢的回神，说道：

「学长……需要我去刷牙吗？」

他瞪着她，看着她一脸无辜，咬牙。「妳是故意整我的，是不？」

「……一点点。」她忍着笑。「好啦，学长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刷牙漱口。」然后就任学长蹂躏好了，她怕他再忍下去，最后壮烈成仁的会是她。

他用力拉住她，不要让她下床，随即他拉过名产袋，抓了一把塞进嘴里。他皱起眉头，这种东西她也爱吃？

「……学长，你不会以毒攻毒吧？这个气味很重耶。」柯四杰要闪躲，却被他吻祝

完蛋！这种有仇报仇的个性，她忘记算计了，亏她今天还特地买这种口味很重的名产回来谋策。

「学长，学长……刷牙，我们都刷牙吧！」她笑着连连躲避他的吻。

「柯四杰，妳别下床了！」他发狠道。

「唔……」好吧，她就委曲求全好了。他能忍受这种味道，她当然也可以。但下次她想直接喝饮料荼毒学长就好了，她一点也不介意从他的嘴里尝到这种甜甜的味道。

「……」真的很呛，但也不想避开他的吻。看来今天在承受他爱意的同时，要忍着这一点小小的缺憾了。

「……」狂魔肆虐。

「……」钮扣掉了好几颗。

「四杰？」他吻着她的嘴角。

「嗯？」

「我有没有说过我爱妳？」

她嘴角上扬，轻轻抱住他依旧纤细的腰身。「学长，这点我早知道了。」

「……所以？」他沙哑，又吻了一下她的额面，刻意避开她的嘴。

她张开迷蒙的眼，注视他俊眸好半晌，突然笑出声。

「好，我们先去刷牙再继续。」

【全书完】

后记

这是《花朵》相关系列，隔了一年才出来，幸好没跟当初想写的相差太多。（阿弥陀佛，双手合十）

这两本相关系列都是现代的，同时也都提及了「走后门」、「自私的嘴脸」，虽然都是不甚轻松的部分，但这也算是社会现象的一种吧。

小时候，总认为是非对错理当分明，邪不能胜正，人只要善良就有好的回报，买了彩券一定会中（错！大错特错！至今还没中过乐透的就是本书作者，请引以为鉴）。

言归正传。

真正投入社会了，才发现大多时候我们是站在灰色地带上，不管到哪工作、家住哪里，总会有几名人性化的邻居（同事，同学，朋友等，可用任何主词代入）在我们的背后充当活动道具，不当使用弓箭乱射；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成为他人背后的活动道具去说三道四。没有谁奸谁恶，纯粹就是人性问题。（当体会到这点时，是不是表示我老了呢？）

走后门亦然，同样也是一种社会现象。嗯.....用不着作者多解释，将来总是会遇见这种事，到那时再看看妳会选择成为谁。

在写这本书时，忽然怀念起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时常有老人推着脚踏车，在大街小巷里吆喝着「山东大馒头」；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脚踏车下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店面跟固定式的摊贩；再一眨眼，杂志上到处介绍无店面网拍高收入的经验。果然

是瞬息万变，追不上脚步的就只能被淘汰了。这真的有点感伤，是不？

对了，请不要将柯四杰耍冷的部分投射到作者身上，作者正在努力从冷笑话里升级为普级幽默。

其实，这一系列还没写完（泪），不过下一本我要去写别本啦！今年年初写了不少番外篇，有兴趣的可以上「飞田」的网页看看。

虽然很想为下本做预告，但一旦预告就有使命一定得完成，那种压力是很恐怖的，所以，请容我说——

希望很快再见啦。

注：成宁学校、风云学校皆为作者幻想下的产物，与现今学校大有出入，特此说明。